

1914

年

第

卷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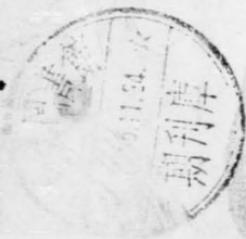
1

期

新劇 雜誌

第一期

瘦月堂



新劇雜誌徵文廣告

本雜誌係海上諸編劇家評劇家組織而成。惟創辦伊始倉卒出版內容。礙陋在所不免。此後自當益加研究。細爲討論。務求銅版精美。言論真確。材料豐富。印刷鮮明。設有缺點。尙希閱者隨時指導。糾正。若不吝珠玉。甘以鴻篇巨製投稿。本社尤爲歡迎。爰訂徵文規則及酬例如後。

- (一) 無論何種文字。要之須關於新劇者。
- (二) 投稿分三等。一等每千字酬洋三元。二等每千字酬洋二元。三等每千字酬洋一元。
- (三) 投稿紙張字跡。宜求清楚。合本雜誌之行數格式者尤佳。
- (四) 無論登與不登。原稿恕不檢還。
- (五) 不受酬者。以本雜誌相贈。即將所定之等數。投贈以相當之冊數。
- (六) 投稿須直接寄至本雜誌社編輯部。
- (七) 如以新劇名人照相。及各國著名劇場攝影。投贈本社。更爲歡迎。

R
854.05
656.1

字

祝

劇

學

革

命

新

劇

之

光

浙江模範新劇場祝

楊祖同祝

字

祝

一心文以救世

高劍華



沉 沉 好夢黃梁 熟 社會 誰先覺



生公說法 頑石化 新憲功效 神且速 有今 有古



有~~有~~笑有 哭 登場 一覽皆教育 察眼



無私曲 權把文章 束 匪 督

新 劇 雜 誌

新劇雜誌第一期總目次

圖 序 言 月 傳 商 紀 劇 小 脚 藝 雜
畫 言 論 且 記 權 事 史 說 本 府 俎

目
次



A950607

職
員
表

本
雜
誌
職
員
表

創
辦
人

經
營
三

發
行
人

杜
俊
初

撰
述
者

張
蝕
川

譽
名
撰
述

管
義
華

許
嘯
天

王
瘦
月

夏
秋
風

柳
亞
子

胡
寄
塵

蔣
箬
超

江
季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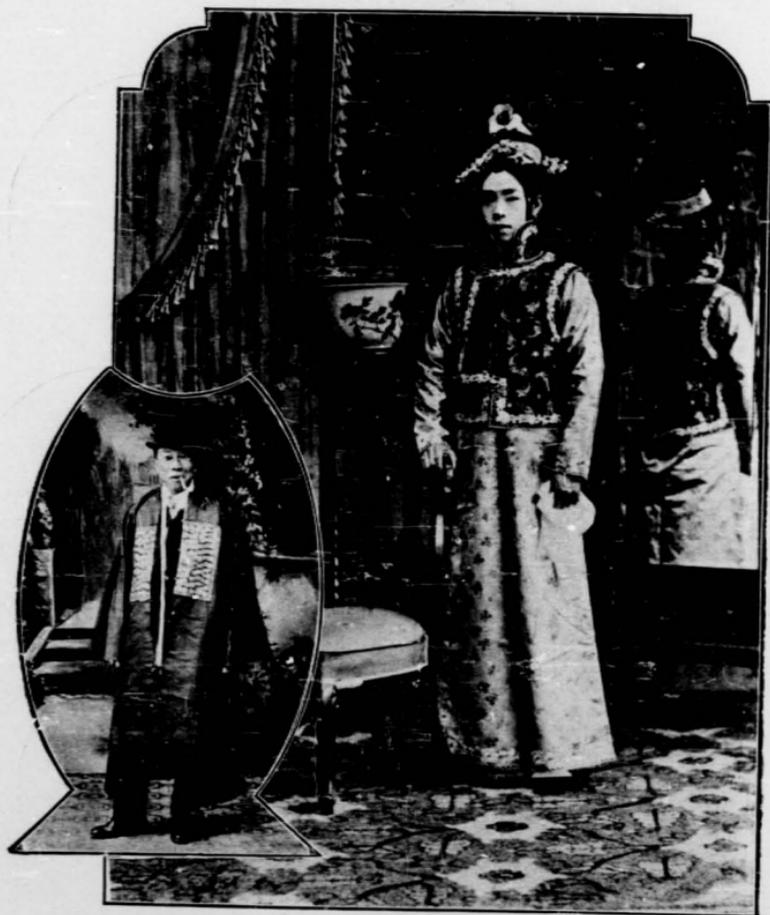
本 雜 誌 內 部 分 子

川 天 軒
 蝕 嘯 問
 張 許 范

華 三 風
 義 營 秋
 管 經 夏

初 月 演
 俊 瘦 天
 杜 王 陶

著名潑旦張雙宜飾旗婦



林孟鳴

新劇偉人王鐘聲遺像



余嘗謂人生無三萬六千日
苟不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
昧然長老於貨利之場間且
終於兒女子之掌上實大可
哀實大可惜然若此者奚止
恒河沙數又何責焉

余獨羨王君生爲新劇偉人
死作革命英鬼好男兒宜如
是身與家盡可棄惟此志不
可移可敬哉可敬哉仰瞻遺
像凜然猶生勃勃雄心若尙
未已可敬哉可敬哉

甲寅春三月醉紅院主
拜識

影攝 (天籟奴黑) 演扮員社體全社陽春



此為海
上新劇
發生之
鼻祖其
時人才
濟濟名
溢中國
今日我
新劇界
得有此
一大好
機緣者
未始非
基於是
社興念
及此應
起而崇
拜

川 他 張

翠 翠 張

裝 化 翁 老 呆 天



新劇老生楊潤身



化裝前清官吏

新劇名丑張利聲



化裝時下婦女

陳大 悲

錢林 一



青景 家
熊松 泉 肖 像



許瘦 梅

查天 影

陳國紳遺像



陳君國紳
一名墨花
亦春陽社
之一分子
也苟在今
日必可占
新劇家之
優勝地惜
哉

(塵 破)

(花 惜)

(宜 雙)

(風 清)



著名新劇(家庭恩怨)之圖

笑一 怡怡 馥詠 塵破 鶴楚 聲利 梅瘦 美子 濤湘 小客串



著名新劇(惡家庭)之一幕

新劇家錢化佛之六形

漢窮 (三)

相本 (一)

究學 (二)



紳劣 (六)

翁老 (四)

吏酷 (五)



錢君玉齋 一名蘇漢 化佛其別 署也有名 於新劇早 已有口皆 碑現隸民 鳴新劇社 丑角戲一 時艷稱尤 精化裝術 一經改扮 面目頓異 此為其最 近所攝六 形承其厚 意暇我雜 誌謹誌一 二以示不 朽

風清馬 雅小黃



梅瘦許

花惜王



新劇名旦李悲世小像



薛光明飾與師爺

七武巧義飾風樂藝



張雙宜與郭詠馥化妝合影



鶴楚

仙耕

風清

徐半梅之化粧



徐詠霞之化粧



王家氏之化粧



賓英汪 演天陶 濤偉張



是影右爲張君
偉濤商學界青
年中不可多得
之人才也日者
有青年新劇社
之發起別起其
名曰痴儂本黨
玉葬花之旨左
爲汪君英賓亦
青年新劇社之
一分子名爲英
英中則民鳴新
劇社交際員陶
君天演是也特
誌數語藉補餘
白云爾

經營三先生肖像



甲 睿春營三
先生攝此影
於海上囑余
書數言於次
余筆雖拙然
有不得不言
者在先生精
明強幹迥異
尋常人處世
接物深造夫
平健之徑組
織民鳴社之
一番辛苦尤
爲不可湮沒
如先生者誠
足多矣秋風
敬綴

序
樓
窗
亦
製
非
也
畢
進
而
其

歲癸丑新劇盛行於海上逾年
又組織一雜誌社將出版請一言
於余余於新劇非有研究者朕有
所知不敢不以告人也戲劇之盛人
知矣譚劉之腔眼楊李之工架梅

路之體態上自衣冠下至袒裼多有
能道之者以其人尚已然大敵有三
或涉於迷信或近於蠻野或流于
淫蕩可以娛人之耳目而不足以挽
救舊日之社會識者有隱憂焉
新割家有鑒於此羣起而任之其

熱心良可嘉尚然余有疑問其新
劇無唱工武技無簫管鑼鼓不足
以娛耳目以佈景論則多弊甚且
矜奇炫異也而營業發達若此意
者舊日之社會驟狀改化歟或諸
君不忍舉舊劇上之三蔽悉屏而

祛之而專以迎合社會為能事與
是則盲說淫詞環而聽者如堵余
不願為新劇之發達贅一祝詞焉
取而監督之是在雜誌社時

民國三年春三月古越蔣著起書

於春申旅次



序言

周浩題



序言

●序言一

(義華)

新劇雜誌何爲而作也不亦曰昌明新劇而爲之基礎者乎然欲昌明之而立基礎非遠攷從前近徵現在與利除弊產一純粹潔白之新劇不可義華不敏頗欲從諸君子之後謀新劇之進行也於是從事於新劇雜誌

吾國之有新劇也十餘載於茲矣其歷史義華不得而詳焉然聞人言則其托付之非人分子之龐雜以及組織之不完善頗有爲人詬病者其屢起屢蹶幾致不振者非無故也其後舊劇中人亦以新劇標示於人若黑籍冤魂明未遺恨等劇風行一時其始也仍不爲社會歡迎即至閉幕佈景之時亦羣起譁然蓋習慣使然也久之始能流行又久之乃大發光明然細攷其藝舊劇中人之演新劇非有所強於新劇中人也人格非較高也劇本非較善也推原其故實因社會心理偏於舊劇一方面舊劇中人之演新劇非純粹之新劇實新舊混合之戲劇故其入人也易旋而新劇中人樹一幟於上海以新劇相號召者數載之中蓋亦十有餘次然皆喪氣垂頭掩旗息鼓而去嗚呼豈戰之罪哉時不與之也

序言

迨去秋新劇之機會乃純熟而舊劇中人之演新劇不足鳴於時矣。惟細察現時流行之新劇尙不純正。其大病有二焉。試抉而出之。

一曰分子之龐雜也。新劇分子之龐雜夫人而知之矣。其投身新劇界者非於新劇有所研究也。其初登台不過逢場作戲及稍有經驗粉墨登場不致呆若木鷄羣遂譽之曰此新劇大家也。於是新劇中之腳頭立定大言向人曰我將以新劇爲社會教育也。我將以新劇改良風俗也。試問以社會教育改良風俗其學問將何如其人格將何如。新劇家必瞠目不能答矣。嗚呼以社會教育改良風俗責之若曹安能望其有效哉。故欲謀新劇之進行非嚴爲淘汰妥爲陶冶不足收其功。

一曰劇本之不良也。近時文人之從事於新劇編撰者頗不乏人。其間可分爲二種。一僅能爲文而不知劇學者。一盜竊他邦之唾餘而大言欺人者。不知劇學而編戲劇則關節不靈不適用於後。一種人所編戲劇則徒事鋪張而無實際。或者強以他國人之風俗習慣以饗我社會觀者必毫無趣味。至比較上稍可能免以上兩種疵病者亦僅從家庭一方面着極搜索枯腸東拚西湊絕少良善劇本。若欲藉以灌輸文明改良社會不啻南轅而北轍。故欲謀新劇之進行改良劇本亦爲一大關鍵。以上二說僅就顯而易見者言之耳。其他小疵更不勝枚舉。新劇雜誌之作具革除諸病之願尙希開明之士出而襄助新劇雜誌幸甚。新劇前途幸甚。

序言二

戲之由來尙矣。其原出於樂。樂有歌。有舞。歌以傳聲。舞以象容。古者列在學宮。爲儒者之所習。蓋陶性怡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誠重之也。世教旣衰。本意浸失。習者視爲俳優之事業。世人遂以俳優目之。此戲所以不足動人。得士君子之一哂也。或曰。樂與戲。截然兩事。樂者古帝王紀功而作。戲者市井小人悅耳目之具。是特未之深考耳。三代以前。樂分雅俗。夏書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是爲淫風。恆舞。酣歌。樂之徒悅耳目者也。自是以後。以養性情者。謂之古樂。士君子習之。悅耳目者。謂之俗樂。俳優習之。俗樂與戲相近。齊王所謂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是也。然孟子云。今之樂猶古之樂。誠以不失樂之本意。梨園之歌曲。未始不可與咸池雲門等量。而齊觀昔秦檜當國時。優人於高宗前演戲。一人奉一太師椅。按檜常假寐。墜其巾。都察員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於椅後。遂名曰太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出。耳帶大金環。二垂於肩前。一人問曰。女所帶何物。一人曰。此名二勝環。一人將其二環擲諸背後。曰。汝但坐。太師交椅足矣。二勝之環。丟之腦後可也。和議旣成。檜無迎還二聖意。二勝環與二聖還音同。蓋譏之也。又史彌遠當國。福日盛。朝士悉鑽營其門。一日伶人於內廷演劇。一人扮顏淵。一人扮子貢。顏淵喟然而歎。子貢問曰。子何憂之深也。顏淵曰。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曰。子誤矣。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此皆漆城蕩蕩之流。亞雖曰。俳優尙有諷諫之微意。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所謂不失樂之本意。君子取焉。滿人入關。忌諱日嚴。時事旣不敢入科。諱歷史戲亦足以犯忌諱。於是點綴神仙鬼怪之事入戲。以避禍習之浸久。諷刺

之意盡亡。既無深意，不能不以唱工做工取勝。演戲遂爲賤業。爲士君子所不齒。演戲者日即於鄙陋所編劇本多乖事實。既無文采，可言又無意義之足取。遑論有樂之遺意哉。近日新戲頗得諷刺之意。視舊戲爲勝。惟歌不足以傳聲，舞不足以象容。感人或不易入。譬如正大議論而無悲壯淋漓之文以傳之人，將平淡視之，也是所望於新戲之改良者。並望新劇雜誌本斯旨以提倡之。

友人管義華等組織新劇雜誌，徵文於余。余愧窳人子，不知音律爲何物，不能評判。工拙因推論戲意以充序言，當亦陶靖節之無絃琴也。

●序言二

(馮叔鸞)

劇者文藝之一種也。故演劇者必曰絕妙戲文。蓋無又不復成其爲劇也。余好劇始耽於舊，今更稍研夫新。覺二者皆尙未能盡善盡美。以其文藝的能事皆尙有所未盡故也。

舊劇之缺點在有章法而無句法。(此云舊劇者指皮黃梆子腔而言下同)何謂有章法。戲情穿插說白蓋口皆斐然有一定之規則。是也。何謂無句法。唱詞說白每有俚俗不通之處。是也。

新劇之缺點在章法。或法或有而或無。何謂或有而或無也。編者之戲學知識高則戲情好，即有章法編者之知識低則戲情劣，即無章法。設演者之戲學知識淵博則出語必雋，即有句法。演者之戲學知識有限則語言無味，即無句法。故曰或有而或無也。

是故舊劇勿論已新劇之不能一致盡善者則以編者演者之知識不能一致淵博故也質言之即文藝的知識猶未能普及於新劇社會故也

夏子秋風有新劇雜誌之輯錄囑余為之叙余喜夏子之能探本為新劇家增進其文藝的知識也為述其旨如此

●序言四

(玉女士)

新劇雜誌第一期出版 粹玉極願作些文字 投入雜誌編輯部中 藉表區區贊同的意思 或者謂粹玉既屬女子 且非女子新劇團裏人物 新劇界中又無絲毫關係 舞文弄墨 實是隔靴搔癢 未免貽笑大方 粹玉聽了這話 只得置之勿論 然而不得不畧為辯解 列位 可知道我女界對於新劇 究竟有一種什麼感情呢 到底有益無益呢 粹玉敢代表我女界全體 大膽說兩句話 新劇對於我女界 實在有萬分益處 我女界對於新劇的感情 確是最歡忻的 最同意的 對舊劇原是絕對的不贊成 對新劇自然具這種觀感 此中緣故 容易抉出 列位試想 舊劇中文武各戲 什麼叫做空城計 洪羊洞 長板坡 金錢豹 什麼二簧 什麼西皮 什麼道白 什麼唱工 什麼爬槓 什麼筋斗 什麼全武行 什麼打出手 總而言之 所說的聽不出 所做的千遍一律 最討人厭 武的更野蠻 人道上亦大有妨碍

况多神道設教。荒誕無稽。世道人心。絲毫無補。我中國女界。不識字十居八九。即是識字的。在粹玉個人意思。以爲看這種戲。不如讀三國志西遊記等舊小說之爲直截了當。而且關羽大紅臉。姜維八卦額。有的五光。有的十色。有的像牛頭。有的像鬼魅。那形狀豈不可笑咧。反觀新劇。有那種種弊端嗎。無論何等人。苟以良心言。新劇的是有百利而無一害。舉止行動。處處摹仿時人。語言吐屬。又是蘇白居多。所演的戲。又皆有情有節。大都以懲惡勸善爲不二法門。我女界中雖腦力至弱。沒有閱歷的與智識的女子。觀此種戲。最合其心理。直接領悟。感觸自易。如此說來。新劇對我女界。豈非有大大的益處。我女界對於新劇。可不極端贊同麼。所以新劇雜誌第一期出版。粹玉立定主意。艸就了一篇文字。當作序言。通與不通。不敢自信。不過因新劇雜誌是新劇界大功臣。我女界既受新劇無形之益。無量之福。粹玉不能不代表女界全體。表明一些感謝的意思罷了。

●序言五

(瘦月)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快哉此言。直不啻爲社會呼冤憤懣之情。溢於言表。嗟乎。天賦吾人。以自由幸福。本屬無量。自有所謂聖人者出。而人權爲之一削。自暴君汚吏腐儒俗士出。而社會爲之不平等。循至今日。生人之本。靈剝削殆盡。幾何不淪胥於奴隸牛馬之列。猶覩然以衣冠文物。自炫目歐美。

爲。蠻。夷。言。之。痛。已。深。識。之。士。怒。焉。憂。之。思。所。以。挽。狂。瀾。於。既。倒。救。完。卵。於。危。巢。然。而。虐。政。餘。孽。號。令。不。行。欲。圖。改。絃。更。張。則。由。朝。及。野。其。效。至。微。由。是。社。會。教。育。之。聲。以。起。化。頑。愚。爲。智。慧。啓。柔。懦。於。剛。強。此。社。會。教。育。所。有。事。也。然。而。事。緒。萬。端。從。何。着。手。於。是。因。勢。利。導。新。劇。尙。已。蓋。美。術。之。於。人。有。天。然。感。化。力。戲。劇。爲。美。術。之。一。種。其。感。化。力。入。人。尤。深。觀。陰。鷲。險。很。之。劇。而。惡。惡。之。心。油。然。以。生。觀。古。聖。賢。豪。傑。之。劇。而。心。嚮。往。之。天。性。所。至。有。莫。知。然。而。然。者。蓬。蓬。勃。勃。如。火。如。荼。新。劇。至。今。日。雖。未。可。云。極。盛。然。可。謂。前。此。所。未。有。其。中。種。種。進。行。保。無。有。秕。謬。之。處。然。則。欲。圖。補。救。時。弊。及。發。揮。將。來。勢。力。計。烏。可。無。一。討。論。研。究。之。機。關。此。新。劇。雜。誌。之。所。由。作。也。瘦。月。亦。新。劇。界。一。份。子。對。於。新。劇。雜。誌。一。書。希。望。其。能。爲。新。劇。之。前。導。而。力。圖。進。行。也。故。於。其。出。版。之。初。爲。誌。數。言。於。此。



序

言

此新劇界之整頓良藥也。

此新劇界之進取利器也。

進：進：進

前：前：前

本雜誌出版

新劇界光榮

凡

言論

著超



●新劇與道德之關係

(季子)

新劇之所以異於舊劇者無他焉人品之隆替所致耳故劉江東之評論優伶謂為品行之最卑污者此在前清以前之流弊尙有不堪言狀如劉氏之所說況至今日之腐敗社會乎腐敗既達極點則欲改良社會必先自改良舊劇始欲改良舊劇則必自新劇家之崇尚道德始記者嘗考求歐美之劇學家無不以保持品誼為元素故貞奴氏加里氏輩皆曰改良社會雖屬吾人之天職而改良私德尤為吾人無上之天職可知私德不能改良則社會決無有改良之希望今新劇家之標榜無不曰改良社會也而按其實際則所謂墮落社會也夫以如斯之新劇家而欲其改良社會甯非援木以求魚刻舟以求劍乎此記者之所以兢兢於道德者此耳顧道德之範圍甚廣有曰公德有曰私德公德者社會上之制裁也私德者良心上之制裁也惟良心上之制裁難於實現社會上之制裁易於覺察故記者

之要求。新劇家首以社會上之制裁爲入德之基礎。次則以良心上之制裁爲最後之判決。則庶乎其可耳。不然則終日囂囂然曰吾尙德。吾尙德。豈非口頭上之表示乎。

●新劇與小說之關係

(季子)

今之表彰新劇者無不曰奪小說之功能。然以實際求之則大不然。昔措爾斯 (Charles Henry Pearse) 之證言有曰世人但喜讀小說而不欲看優美之戲劇。蓋小說異夫劇情。劇情者以要求人之注意爲主。故同一事項在小說上二度三度述之不爲厭。若劇情則決非所宜也。且以一種性格而論小說中能精細分析達於微妙。劇情則最難表現也。觀此可知小說之製作也易。新劇之裝潢也難。非難也。乃表現傳來之舊型以引起社會之注意。是則有非株守脚本者所能及耳。誠觀擺龍 (Byron) 氏者何嘗非小說名家也。而一入舞台之中則終不足動觀者之傾聽。又觀朽利 (Shelley) 及特尼松 (Tennyson) 亦何嘗非脚本擅場也。而卒失敗於舞台之上。執此以言是小說之易於爲力。新劇之難於奏功。固可得而証言者。今滬上之新劇家畧識之無冒昧登場如此者。不知幾許。夫以幼穉時期之新劇而乃有此半似派之人士混入其中。則新劇尙有光明之希望乎。故吾敢正告新劇家曰。未演劇之時須先有編定脚本之精神。當演劇之時須更有表示古人之真像。則庶乎其可耳。

●劇新與文明之關係

(季子)

善夫佛貞奴之言有曰（劇情者文明之膽寫本也故欲觀其國之程度即於劇場求之文明發達之國民其劇學必日增隆盛文明退化之國民其劇學必日形衰退執此言也是劇情之升降雖曰游戲關係而影響於國家者正復不少蓋社會教育之導力求諸學校之責備或難得圓滿之庸功若求諸觀劇之批根則易獲潛移之實效試觀加里氏者本無賴子弟也而國家教育之強迫終不足以化其頑愚乃觀威爾氏劇情頓生媿悔之觀念可知教育者有形之藥石也劇情者無形之藥石也有形者人多苦之無形者人多甘之中村氏曰改良劇情則國家教育實受無形之補助力誠哉斯言今滬上舞臺林立新劇發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即此以觀吾國文明之進步從可推矣竊嘗遊學日美歷觀各國劇狀表情之優異物質之進步亦足以俯視一切乃更加以無形之指導使觀覽者日進化於不知不覺之中而其國民之特性遂流露於辭色間故威克氏之東遊記曾曰一入舞臺彌知日人尙武之精神東亞雄邦其以此爲進化實錄乎

吾國新劇幼稚稗原不足以韻頡頏強然自共和製造以還民氣雖或不揚而乘世界之潮流入新濤之衝浪無形之進步殆有不可掩蓋者在吾固曰新劇之發展非新劇之力也乃文明之迫壓使然也亦非文明之迫壓也乃文明之實現藉新劇以表示耳貞奴之砭俗篇有曰吾恨人類文明不能發達於極點使吾劇界亦有莫大之缺陷又曰（觀劇者之注綫即文明之止境）然則劇中之進化或猶難得劇外之齊趨此貞奴氏之所以引爲深憾而亦記者之所同情也吾願吾國人士不以劇情爲嚴師

而以劇情爲良友切嗟互助俾靚國者得以卜文明之高下則吾國其有生存之一日乎間嘗考求威爾克氏之進化階級論有曰人類之進化增一級則現出無數之陳迹增二級則第一級之陳迹又在天演淘汰之列如此推衍則最後一級之陳迹卽文明幻影良劇本也然此等陳迹求諸稗史小說雖可將其印痕要不如求諸劇像中恍如親歷其境焉執此言也是劇學之關係非特臚列文明之陳迹而使觀覽者有所記憶且將展發文明之印影而使觀覽者有所取裁

莊克曰集古人於一室而聽者未必能興抒正義於戲言而觀者或多領晤此中消息殆有寓析形色之外者焉蓋文明脫離一陳迹則新現象之實錄卽舊現象之元始不有新現象則舊現象無以知其得失不有舊現象則新現象無以知其元始既欲知新現象之程度則觀諸舊現象之陳迹可推矣既欲知舊現象之標本則觀諸新劇學之進化可推矣夫千古之陳迹不外文明之過渡物而劇情乃使之如目前如現在是歷史上之陳設品卽謂爲劇學之模範具可也亦謂爲劇學之代表物亦可也有劇學而舊文明乃得保存有劇學而新文明乃得實現劇學之關係顧不重且大哉昔林肯者美之仁慈總統也而猶喜觀劇非以英雄陳迹爲文明之代俾乎吾國之新文明方達胎孕之境則現諸劇學者尙形幼稚而舊文明之陳迹既已歷四千餘年之階級則每一迴溯竟由野蠻時代而進入文明時代其印跡皆般般可考也夫既可考則借劇學以發揚寧非一日讀半部史之功效乎

記者又嘗攷求佛貞奴之劇談有曰劇情者舊文明之蛻化物而新文明之感化權也記者初猶未之

深信及觀於各國而益得其真蓋劇本者粉飾過去歷史之國粹也國粹之存亡非獨於小說稗史中求之且將於劇場粉本中求之故千古英雄之事業無論若何神聖而年湮代遠轉不若優孟人物尙得留芳臭於千秋此無他蓋感情之維持使然也夫既以感情相維持則舊文明之國粹其能保守而不致墜地者實爲劇學是賴故貞奴之稱劇情爲舊文明之蛻化物者不其然哉而不知非特此也試觀文明輸入之地而最發達者無不首推劇場爲上上級卽如物質文明而競爭最烈者亦惟劇場中擅其能甚至文明未有現形而一縷動機已胎孕於新劇之理想中故加里之遊東記曾述日本劇場之美麗爲日本製造物中之特色可知文明之先覺劇場中實爲元祖也滬上舞台林簇然皆後起者勝非後者優也乃後者之接觸文明者夥耳故曰劇情者新文明之感化權貞奴之言實先得我心者哉本此以推求之劇情者眞所謂保存舊文明之紀念品而傳播新文明之推量器也顧或者曰新劇之發展或不如舊劇之甚似文明亦當推舊劇也不知記者之所謂新劇乃文明的之標本而非關裝演之形式也故名爲舊劇而出以新文明之儀式則亦無異夫新劇也名爲新劇而出以舊文明之體裁則亦無異夫舊劇也記者之區別蓋有二焉一曰輸新文明二曰改良舊文明如能達此希望則新舊之名義卽不難迎刃而解也

記者之觀察新劇更有足徵文明之程度者蓋谷洛氏之言有曰野蠻之國民多喧囂文明之國民多嚴肅蓋野蠻者乃無秩序之表示也故多喧囂文明者乃有秩序之表示也故多嚴肅此言雖大可以

例小卽如劇情者一文明與野蠻之分歧點也試看往古時代應有演劇無不席地圍幕狂呼吼叫幾於怒獅迨一進化而音樂以生再進化而繁唱皆息至歐化入而無聲無臭之新劇遂披露於表示秩序之文明國民前可知劇情元始乃喧囂之現形而進化日臻乃造嚴肅之域夫旣達夫嚴肅之域則驗諸谷洛氏之定義而新劇之表示文明是可斷言也記者猶憶革命以前新劇雖已發生而轉瞬卽歸消滅迨花放自由以降而新劇疊起大有怒馬狂濤之狀勢論者多疑其故不知此乃文明之特徵也方前清未造文明芽孽未有端倪乃武昌一呼而四千年專制之帝邦一躍而入共和之新域其文明之展力蓋可想見矣夫旣與文明爲緣係則應時而生之新劇直謂之爲文明之代表可也卽謂之爲文明之生機亦可也雖新劇尙形幼弱不足以表現真實之文明然鐵血代價之共和吾尙未蒙幸福則所有表示者不過文明之一綫耳夫人民之進入文明旣屬初步之元級則新劇之不能超出元著者自在意計之中蓋高度文明之實現未知屬於何日則與時推移之新劇更不得不隨低度文明以爲逐漸改良之地步也新劇乎文明乎其關係不誠密且切乎

記者更嘗求諸加里氏之定義而知劇學之發達者惟文明高度之國民爲獨優蓋氏之言有曰（劇情者引起低度國民而進入於昂度階級也野蠻之國民必無高尚之劇學文明之國民必無荒誕之劇學蓋多一進化則劇情更增一美境此其故原非漫然耳）據此定義以言是劇情者乃文明之母而進化之源也夫旣爲進化之源則推陳出新新劇之爲導力機實可以助政治的生活之發展夫旣

爲文明之母則日新月異新劇之爲革新具更足以彰世界的科學之現形記者不知吾國新劇其能副此希望與否而促以輸入文明之航軌改良舊習之冥頑本故有之粹華參傳來之眞諦雖昂度之階級未易一蹴而幾而假遊戲之裝點引起低度國民之昂進心在現身說法諸君或亦未遑稍讓也山田氏有言曰（個中人熱心指導雖觀劇無異夫讀史也）夫以劇情之微而至稱之曰無異讀史可知熱心指導者之功用顧不重且大哉惟其重大也則史學之實現即表示文明階級之藍本而文明之藍本即改良社會教育之眞源有進化之文明而後有進化之歷史有進化之歷史而後有進化之新劇有進化之新劇而後文明乃得著其端有進化之文明而後新劇乃能運其用關係之密切當不僅理論上之陳說耳

佛貞奴之表示佛邦民族特性有言曰（共和國民尙理想他且勿論即觀於劇學而可知也）記者考求佛邦民氣自盧梭主倡自然學派以後而革命迭見紛亂如絲然考其主因不外以理想之文明而欲現諸事實故從政治的生活以及社會的生活無不受支配於此理想主義之中貞奴氏之劇界大革命史即謂此也吾國雖號稱共和而二年以來尙未夢見民主的之鮮明旗幟則非驢非馬之民國究未知何年何日方達吾民理想上之共和然政治的之要求雖未可必得而社會的之要求則自可預期蓋貞奴氏之言理想會曰求諸政治不如求諸政治以外求諸政治以外不如求諸觀相學以內觀相學者即劇學之生源也夫既可求諸劇學則有心人之希望眞正共和者正不妨從事劇學也

劇學既可以操縱則文明的之理想主義雖借題點綴而輸灌吾民之腦海引起優美之感情記者之希望於新劇界者蓋未有涯涘耳昔洛克氏之贊美共和曾稱曰此乃最文明最幸福之時代又孟德斯鳩之說略同今乃以半文明之時代而要求真共和之實錄記者亦知其難然進化之元祖必有無形之助力社會之革命必有無形之導機（貞奴氏說）而助力之鼓舞者惟感情的動作爲尤烈導機之潛育者亦惟感情的動作爲尤甚感情的動作之表示者即如謂（米米止谷）者是也（即劇學）夫感情的之動作既可以從進改良之事業即可以促進文明之事業既可以促進文明之事業則抽象的之理想劇學記者敢認爲共和表示之成績而文明階級之箴言也

記者再讀山田氏之說有曰（動作學者在歐美各國稍足稱爲科學然尙形幼稚可知動作學之進化即文明昂進之國尙未足言造夫極度則動作學中之附屬劇學自在意計之中也夫以文明之澎湃科學之越揚而表示感情之劇學竟不得隨時勢以俱增則劇界大革命之戰史記者敢泚筆而隨貞奴之後吾亦知研究感情之外觀學比研究感情之內容學其難易有不可以道里計者夫難易既判等差則劇情之奮鬪在今日言之毋宵日表示幼稚文明之現象耳蓋大同時代之希望世界真有此名詞而文明進步之遲延就實際以觀察乃人類感情的作用之停滯耳夫人類之感情既或流於停滯則研究感情之作用者正不啻於文明限度中而止其昂上之速度也速度或將中止則此後之新劇界即一日一革命可也即一日一時一革命亦可也本革命之精神破文明之限度則希望大同

之主義不妨以新劇實現之希望。文明之極度亦不妨以新劇代表之。貞奴曰：得文明之先聲者，惟劇學。居文明之後進者，亦惟劇學。觀夫此益知劇學之爲用，僅足以粉飾文明，而不足增進文明。然動作學之發展，以歐美先進而論，幾有一日萬里之趨勢。則劇學之爲用，即稱爲增進文明，亦無不可也。吾國新劇更形幼稚，所謂文明之限度，正屬無涯。則一日一革命以要求之，猶恐不逮，況其靡靡以聽於後乎？記者希望真正文明，遂不得不向文明先聲之新劇而爲進一解也。

新劇之實現，即文明之表示。記者已言之屢矣。然欲知其真諦，非先明新劇與文明之意義，不爲功。今特先就文明之界說，而一陳之。考文明之觀念，學者殊無一定。主法律者，則以法律完備爲要件。主教育者，則又以教育普及爲要件。雖主張各有理由，然要皆一偏之論，而不足表示文明之正鵠。故記者敢下一定義曰：文明者，利用天然之資料及勢力者也。蓋通觀人類之歷史，凡努力於動學之方面者，則文明實隨物質以俱增。若努力於靜學之方面者，則文明之性質薄弱，且終於停滯。決無有美滿之結果。此屋阿脫氏之說，而爲學者所公認者也。夫文明之爲物，既以利用資料勢力爲元，則凡動學之進化者，皆所以表示文明之實錄也。利用天產之競爭者，即所以引導文明之磁石也。利用勢力之汲引者，亦所以宣洩文明之露布也。文明之作用，既已如斯，則按諸新劇，又復如何？夫新劇者，利用感情之汲引者也。而感情者（耶克爾氏說）又爲人類之最大勢力也。故曰：新劇者，利用勢力之最著者也。然新劇之作用，則更以利用物質之競爭爲隆。替昔加里及貞奴皆言曰：劇之表現，以利用

天產之競爭爲要素。觀夫此可知新劇之爲物。即以利用天產及勢力爲行動者也。夫既以天產及勢力爲行動則文明之作用雖不僅限於新劇。然新劇亦得其端倪也。今特舉一例以明之。試觀劇場布影無不以物質上之文明爲競爭之粉本。而劇情表示則更利用社會心理無形感力以期收引人入勝之奧妙。此新劇之所以擅長。而記者之認爲文明關鑰者此耳。

新劇之觀念上文雖已言之。然未明下一定義。終不足以表示其性質。今特再爲詳言之。考劇之定義如加里氏之說。則曰研究感情的之作用者也。如貞奴氏之說。則又曰利用社會的動作之標本也。此二項定義皆不足稱爲完全。蓋劇之作用既非僅研究夫感情亦非僅趨重夫社會。故二氏之說稱曰劇之部分。則可稱曰劇之全體。則不可非二說之不足取也。乃劇有新舊且分東西。故不得一例承認耳。今敢援威爾氏之定義而爲之表示。其元質蓋氏之言曰。劇也者。利用感情的之動作而爲進化的之導力者也。觀此定義。是新劇之功用實有進化的之機能。固可得而斷言者。夫既有進化的之元素。則輸入文明之階級。新劇雖幼稚。要亦未遑落後也。夫文明以勢力而彰。新劇亦以導力而著。是新劇之進化。乃文明之發展。即新劇自身亦莫知其然也。故貞奴氏之言有曰。文明之潛勢力或不易覩。觀夫劇則其機已動矣。洵如是也。是新劇之利用文明。固不獨於顯勢力中得見之。且於潛勢力中得見之。亦非獨於潛勢力中得見之。且於潛勢力之未發生時而得見之。然此項動機或未僅限於新劇。而新劇乃於潛勢力中發現之。故曰理想上之文明。新劇特其一例耳。今世之研究新劇者。誠不知有若

千士而游戲作用。或但知感情的之動作而忘夫進化的之導力。此新劇所以可慮。而記者遂不得不明下定義耳。

●我之論劇

(嘯天)

嘯天。遯跡劇界七八載。於茲然從不作劇談。以不暇作亦不易作也。世界各國咸重劇學。而評劇尤與演劇編劇並重。我國各埠報紙晚近雖亦創爲劇評。然非失之於偏袒。即失之於膚泛。雖有一二內家洞中肯要者。然皆囿於一人一曲之微。互相標榜。互相爭執。推其極亦僅僅爲伶人之忠僕。於劇評之本旨無補也。是則嘯天今日之劇談不得不預揭其標。異示閱者以趨向。讀者諸君未閱下文。必異口同聲曰。嘯天新劇之忠臣。其作劇談也必巧辭偏說。以迴護新劇。則嘯天大聲呼冤。須知嘯天既以論劇二字標其文。則其所論非專注於新劇可知。且稱論劇而不稱劇評者。以論劇之眼光。不僅僅拘於現行之戲。劇現行之劇。舊劇既多缺點。新劇不成完形。無從談起。亦無可談也。故嘯天劇談之本旨。嘯天自道其眼光。全注於社會戲劇一道。在昔專制政體之下。以其易於感起社會之信仰。深恐有人焉。假以提倡公理。使人民感覺。帝皇之不善。而於政治設施頗多窒礙。於是貶諸四賤之列。使高明自愛者。恥與爲伍。蠢蠢優工。既無賢豪之指揮。又乏智德之教育。方亟亟惶惶。藉之獻藝。以圖衣食之暇。非惟不遑改革。且亦甘於供人娛樂。而自賤也。稽之往古。隋唐宋元戲劇一道。代有聞人。其關係文學。

教化頗非淺鮮。東西各國大都視爲政治及教育之事業。主持其問者皆博士文豪。上及退職總統公侯伯爵等。其事業之重大可知。中國劇事等諸村兒相撲。其簡陋鄙俗。雅人所不善者。欲且致感於人難矣。然製曲之初亦煞費苦心。徒以所任非人。且不能與時進化。提倡者徒以標榜從事。未嘗一考其人之勝任與否。其事之完善與否。漫以社會教育相期許。激成驕縱自大之惡習。而於社會毫無裨益。至於新劇誠善矣。然尙在期望時代。萬不可以屬諸讀書不成之遊子。若即以若輩爲新劇之根據。而施以評論。則未免唐突新劇矣。故嘯天之論劇不護舊不袒新。指其弊而導諸良善之域。以期社會獲其教化之實利。閱者明其關係之重大。思慮所及。拉雜書之。笑罵不計也。

嘯天嘗謂中國人大病在徒務虛名不求實際。八字近數十年中事無大小以形式上名義上考之。可謂無美不備。與世齊驅。然不求實際之整理。徒務外象之美觀。不幾等於東施效顰。自欺欺人。其危險較之不進化不改良爲尤甚。蓋一涉虛僞。便中客氣。本實未固。而外象立萎。譬之貧兒飾豪士。在貧兒惑於虛榮。支撐門面已極困憊。然未孚社會之信用。先來盜賊之覬覦。是貧兒之僞飾。有以召之。又譬之庸醫。誤人在庸醫欲自炫其術。投輿奮劑於奄奄之病夫。而不培其元神。將見翻騰至死。翻騰時人方誤謂其強有力矣。實則疲其精。盡其力以速其死耳。今於戲劇何獨不然。自劇事見重於上流人士。於是改良戲劇教育社會之呼號不絕於耳。實則上流人士之重視戲劇也。亦非有真實之見地。徒以東西各國崇尚劇學。中國政教既一切摹倣外人。則我國劇事在今日亦烏得不摹倣外人。識時務者。

爲俊傑。則亦何樂而不爲。此時髦之提倡。於是曩之以下賤視之者。一舉而躋於英雄偉人之列。至其人物有任教育之程度。否其戲能得改良之效果。否皆所不問。大人先生之行事。往往如此。於是所謂新劇家。舊劇家者。亦不自揣量。一經品題。居然身價十倍。益假教育社會之頭銜。而得濟私人非聖人。亦非豎獸。烏得而不趨於利之一途。而社會乃大受其欺騙矣。

或謂余曰。今日中國事無大小。何莫非形式上的名義。是圖事事敷衍。處處虛僞。何獨責於今日之戲劇。余曰。此大不然。他項事業。尙可惟形式名義之是圖。獨戲劇爲不可。蓋自古至今。有改革政治。改革軍制。改革學術。改革工商業。推而至於各事。各物。無不可加以改革。惟此人心之惡劣。世風之卑下。社會之穢亂。甚難從事於改革。非不可改革。也是不易改革也。欲養良善之人心。純厚之世風。優美之社會。當幾經聖賢之擘畫。切實之教養。又非期以年歲。普其勢力。不可。誠以人心似水。水之易於就下。猶人心之易於習惡。而世風如火。火星可以燎原。一經卑劣之引誘。社會乃擾亂恐慌。而不可收拾。社會既失其秩序。舉凡政教事業。失其依附。而國亡矣。今欲拯救之。已如挽水之回瀾。滅火之炎。上其艱苦。困難。不可言喻。而謂教育社會之事業。如戲劇者。可以形式名義之是務乎。中國今日之人心。世風。已屬不可救藥。而謂一般社會教育事業者。猶可以標榜虛僞。是務乎。

故政治不良。軍事不良。學術不良。工商業不良。推而至於無論何事。何物。若其不良。則僅屬於社會之一部之事。推倒之。改組之。皆屬易事。惟此社會根本之不良。爲凡事。凡物。發生不良之種子。欲推倒之。

改組之。其惟驗此不良人類而溺斃之另移其良之人類以處此土乎。是非惟我愛國愛同胞之心有所不忍抑亦於勢理有所不能也。則惟有盡我心力俟之來歲從事於社會之教育。社會而有教育也。則舉凡政治軍事學術工商等咸有寄託不良而自良矣。然則社會如何而得教育之乎。孔孟之游說著述耶。蘇之仁慈感人是其大者。遠者以今日中國社會之險狀迫不及待求之。感深而效速者其惟戲劇乎。余言至此。余知頗有人不然。余說者其意謂改革社會有政治以處理之。有軍法以約束之。有學校以教化之。子何重視戲劇而期望戲劇之甚耶。然則余又有說。蓋政治為形式的軍法為強迫的。至於學校之能教育人類似矣。然以今日中國人民程度之不齊。學校之不普及。其勢力僅僅能及於少數之少數。況學校之教育未必能期人人於善也。蓋人心惡劣世風之卑下。社會之穢亂。彼少數之學子。浸淫濡染於此強大之旋渦。所得之智。適足濟其惡也。是故社會而良。則寄託於社會之種種事物皆良。社會而不良。則寄託於社會之種種事物皆惡。此無可逃遁之理勢也。余敢大聲疾呼曰。欲挽救今日中國之危險。非感良人心不可。欲改革今日中國政法軍學及種種事物之弊害。亦非感良人心不可。然欲感良人心。非有切實顯速之社會教育而有切實顯速之效者。莫戲劇若。其他屬於社會教育之事業。如印刷物陳列所宣講所等。惟戲劇能包有而擴大之。其效力為他種事業所不及。是烏得而不注重戲劇烏得而容戲劇之腐敗。又烏得而僅以形式的名義的提倡戲劇。更烏得可以戲劇與他種事業而並論者耶。此余固期望人心改革而更期望戲劇改革之苦心也。

余之論戲劇也。其關係有如是之大。諸君有疑吾言乎。則吾請証之。遠因近果。以實吾言。夫戲劇之關係。世道人心。爲政治教育所依託。故古之聖王設官。以世守之本之性情。稽之制度。而製爲五音。以化成天下。春秋之世。王失其綱。聖人不作。雅東喪缺。譎諫之士。漸有扮古衣冠。登場笑謔。以諷時政者。蓋樂歌僅有聲。而演劇兼有色。其大旨。要不外懲惡而勸善。

歷數十載。暨於隋氏。戲劇乃大興。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元之撰劇。演劇者皆鴻儒碩士。窮其心力。以爲之盛行。雜分十二科。忠臣烈士。孝義廉恥。叱奸罵讒。逐臣孤子。人頭鬼面。烟花粉黛。等是焉。其分配脚色。亦有深意。曰正末。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曰副末。昔爲之蒼鶻。鶻者能擊賊者也。曰狙狙。狐屬好淫。後譌爲且。曰狐妝官者也。後譌狐曰靚。傅粉墨。供笑諛之義也。後譌爲淨。曰揉妓之通稱也。揉亦狐屬。能食虎腦。以喻少年之愛色者。如虎之愛揉。非殺其身不止也。是則元時之重視戲劇。以足稱矣。故趙子昂謂良家子弟所扮者。爲行家生活。倡家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關漢卿亦言。扮演戲劇。須士夫自爲之。其尊重有如此者。明承元後。作者代起。如王漢陂。康對山。梁少白。陳所聞。諸人。凡所撰劇。皆自行登場。無敢有從而非議之。呼之賤行薄技者。是則歷往古劇一道。雖各因時制宜。以今日視之。有未美善者。而其爲朝野所崇尚。要亦有故矣。

吾更請證之。東西各國戲劇之來原。及其歷史。以見關係之大。制度之密。學理之深。價值之高。誠非等閒事也。西歷紀元前五百年。希臘人民。在京城（雅典）構造一劇院。是爲謂洋劇院之始。其建築材料。

初用木質。繼改石質。而羅馬乃倣效。改良之較希。蠟劇院爲大嗣。後西洋各國雖漸有建院演劇者。尙以借教堂演劇者爲多。至紀元後七十年。意大利亦頗精求劇院之建築。西歷紀元後七十九年。意大利樊須正火山爆裂。崩碑。邑金城淹沒。至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那浦耳王查理斯第三始開掘崩碑。邑古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繼續開掘。發見之。公共建築物如選舉場。市廳。角力場。浴堂。裁判所。及神廟。大邸宅等。尤屬壯麗者。爲一圓形之大劇場。其四壁繪物及銅質大理石質之器物。皆精美完備。此即劇院進步之一大証據。至十六世紀。劇事大興。其建築亦突過前人。然其所演之劇。尤屬粗鄙。一孤較之中國宋元時實遜之。亦時勢使然也。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奧大利首倡改良演劇之議。即舞台上亦加以佈景。利用力動水學及電學復助以文學士建築師及畫家雕刻師之技能。務求舞台上佈景劇情合乎天然。而大生人心之感力。於是德國及各國羣起倣之。大受社會歡迎。

其興行改良演劇之最遲者是爲英國。與法國蓋英人性質善於守舊。觀於今日倫敦之 *Shakespeare Avenue The Strand* 及 *Stmartins Lane* 等處爲劇場最盛之地。而其建築總多失當。其泥古成性也。可知法國則大興歌劇。復尊重女伶於演劇學理不甚注意。蓋亦法人性喜浮靡使然。無足怪也。然其爲政治教育之事業精益求精。則大致不差。請更畧述之。現以西洋各劇院大概爲馬蹄形。尋常有樓三層五層者亦甚多。台下爲音樂隊。坐於上等席者均須衣禮服。其容積大者近萬人。小者亦可容二三千人所演之劇各分種類。普通以演完全劇本者爲多。餘有演各種戲術短劇及舞蹈者。馬戲影戲。

則有特別之劇院。且即同一演完全劇本者。亦各有專長。有以樂劇名者。有以滑稽戲曲名者。有以舞曲名者。有以悲劇名者。更有以戲臺上風景美備著名者。至全臺規模異常廣大。觀劇者所見。祇其十分之四。尋常之戲台。每分上中下三層。下層在戲台之下。高與戲台同。其間除優人之易服室。器具堆積室。及極大之絞盤。用以升降風景畫外。又有升降機甚多。此升降機係爲優人而設。蓋優人藉此可以時上時下。

英國有數劇院。更於戲台地板下。作一暗門。釘於能收縮之鋼片。鋼片遇重力則能自開。待重力既去。則能自閉。因此戶開閉異常之速。故觀劇者。但見優人潛入地板之下。而不知其固有暗戶在也。下層之上。卽爲中層。中層之中央爲戲台。台之兩傍有側室。甚多。約較戲台升高一倍。至於上層。則在戲台之上。於三者之中。最大而亦最重要。上層約較戲台高一倍。有時高至二倍者。其中置有極大之絞盤。甚多。因其甚高。故凡由戲台抽上之風景畫。均懸於空中。不必捲起。其管理機械者。皆屬科學。富足。曾受機器教育之人。非工匠所克勝任也。

以上尙粗述其畧。至其爲觀客所見之舞台面。廣大壯麗。尤足動人。蓋演台佈景。旣日趨於美備。而每幕易換時間。又務求其迅速。又有旋轉戲台之製。轉台創於德國明欽之某劇園。劇台中平線。分爲前後兩部。前部演劇時。後部得預爲陳設。今日中國劇院廣告。每見有大轉舞台之語。視爲玩賞品。實屬可笑。然此僅適用於每場之區間。且以地位狹隘爲劇景所牽掣。於編劇頗多不便。乃更創爲

二。重台之製。二重台創自紐約城中美亭森街劇院。互相上下。既不妨碍時間。又無狹隘之虞。嗣有更進而爲三重台者。有爲並行推台藏之壁間者。

至演水劇。則又另備儲水台。台面障以極厚大之玻璃。儲水於中。而演劇者（倫敦之西伯德劇院曾演一短劇。名海底沉船。其台上風景。滿貯海水。全爲海底之情形。有首戴圓形面具之人。潛入水中者。因欲於被沉之難船中尋覓寶物。海底水族如人魚。八足之烏賊魚。及種種奇形怪狀之動植物。莫不游泳浮植於其中。其被沉之極大難船。亦橫臥海底。於演劇時。且有人在水中與一極大之烏賊魚相爭鬥者。其情景之確描摹之真。幾使觀者樂而忘返也。）其佈置雖如此宏大。尙日事競爭。精進而未有艾也。

雖然此尙就西洋戲劇物質之進化而言也。其所以見重者。尤在精神。精神者何。戲劇人才是也。戲劇之人才。萬非他種學術人才所能望其項背。學者嘗稱理科爲萬有之學。實則戲劇爲萬有之學也。誠以世界爲一大舞台。舞台爲一小世界。凡屬世界形色。智愚賢不肖。在舞台應有盡有。而其最大之責任。是在提倡公理。感人於善。爲人類之模範。是則舞台所有者。且爲世界所無者矣。負此艱鉅。焉能無學焉。能無才。因需才學也。故西洋各國。靡不有文藝學校。演藝學校。戲劇學校等之設。其所取材。非學有基本者。不納。非富有道德者。不納。其所主持者。皆屬博士。碩彥。在國中爲最上流之人物。然後十年教訓。繼之實習。復經政府之考驗。協會之切磋。方能一鳴驚人。大顯其技。於社會得人民之歡迎。

受候伯之爵位。崇德報功。誠非細故。現西洋戲劇人才名伶如泰爾瑪 Talma 馬司 Mars 粹乞而 Rac-
hel 勿勒特立克 Frederick 蘭美端 Lemaire 等皆幾經教育而成。即畫師如英國之史登維何古孟韓
爾墨意大利之羅菲爾法國之華登蒲西舒文德等皆受特別之教育而得盛名。普通畫師不能擔
任舞台佈景畫猶普通醫生之不能當軍醫蓋佈景畫除普通畫理外尙須知機械作用及戲劇原理
光色之研究等。至於編劇爲伶人及舞台性命所依託任此者如魯俄如沙士比亞如託爾斯泰等
文名著於全球非率爾操瓢者所克任之。至於日本以受影響於中國又以其民性尙武盛行一種武
裝之古劇及謳舞劇至明治維新西風東旋乃亦注意於舞台建築與佈景劇情至戲劇學術尤所崇
尙今東京特設演劇學校二其一在牛込區袋町高等演藝館內名東京俳優學校須有普通中學程
度入學三年畢業月費二元現在校長爲藤澤淺二郎巖谷小波榊本清川村花菱鈴木鼓村藤間金
太郎等其二在牛込區大久保餘丁町名演藝研究科男須中學畢業程度女子須高等女學校畢業
程度方可入學月費五元畢業期爲二年現校長爲島村抱月金子築水土肥春署東儀鉄笛伊原青
青園池田銀次郎等此外帝國劇場復附設女優養成所其所受科學大都爲劇史學舞台學化裝術
文詞學音樂舞蹈佈景畫幻術虛形戰爭道具學雄辨術心理學劇本學語言學等又有所謂文藝協
會者爲既成學後互相監督切磋之用其設心亦良苦矣。

視上所述則中西劇學固爲一般學者所慘淡經營文藝淵源遺緒可溯至東西各國以重民力而力

擴民智。演劇一道。爲行政的教育。的利器。所籍以宣通上下。普及智識。一般政府及社會之提倡。固已不遺餘力。蒸蒸進步。獨我國以野心帝王之壓抑。社會更朦朧。無知徒求怡耳。憚目。即其所怡憚者。亦鄙陋不堪。貽笑大方。雜劇而後一變。而爲京腔。弋腔。張口攢眉。極聲狂嘶。殊不知音樂之道。甚微。盛世之音。雍以和。亂世之音。噍以殺。先王以禮樂治天下。其理決非淺見。不學者所克知之。而況期村優。以易俗。望里。嫗之移風。無怪其每況愈下。日趨粗劣。其尤足以妨碍社會進化者。莫如演淫。褻。刼。殺。鬼。怪之劇。於是社會程度。愈不堪。問蓋社會中人。惟婦人。孺子。細民三者居多。數若輩。腦海中。皆空洞。無物。而即以淫。褻。刼。殺。鬼。怪之說中之施者。既不及。而知受者。亦不自覺。先入爲主。習與性成。於是無形之禍害中之中國。北人之好。刼。殺。南人之信。鬼。好。色。雖由地氣秉性之不同。要亦戲劇投其性之所近。有以濡染引誘成之。不然。庚子之役。拳匪所立名號。何以俱採自劇中神鬼。蓋北人不喜讀書。而迷於戲三尺童子。能解店主。東小東人之唱句。其一身經濟學問。俱寄於是一朝暴發。安得不奉朽腐爲神奇。他若婦孺細民之傳述。何莫非戲劇之所影響。納全國人民之思想。事業。俱出於淫。褻。刼。殺。鬼。神之一途。於是中國人民。奄奄無生氣。是則中國之戲劇。且足以害人矣。是在於主持之善與不善。猶利器也。善用之。則救人不善用之。則殺人。奈何一般以社會先覺。自命者。猶爲盲從之提倡耶。

● 劇學鏡原論

(君 躍)

風氣未開以先社會上對於戲劇之觀察不過當作一種遊戲品而已。戲劇界遂甘以博人玩笑爲其天職。坐是戲劇無改良之望。間接言之。卽戲劇不發達之一大原因。風俗之不良。人心之日下。或亦種根於是。近世紀來則大相反。社會上對於戲劇頗視以爲普及教育感化世情之一種機關。於是舊劇倡改良說者有人。新劇極力提倡者有人。彼戲劇界遂亦不甘自賤自棄。豈非劇學昌明有以化之哉。雖然吾人苟以冷靜之腦筋敏捷之眼光以言今日之戲劇界。舊劇姑勿論。卽以新劇言之。似尙在第一步。進難而退甚速。固不能恃爲強有力也。或曰君之言論混混沌沌無一定之的。個中緣由可得聞歟。則將應之曰。今之談劇者雖衆且多。要之研究不得其三昧。徒以皮毛授人而演者。依樣葫蘆。隨西欲其顛簸不破也。爲問難乎不難乎。且也談劇者亦須具有專門學。此專門學卽所謂劇學是也。戲情不可不揣摩。變幻而明晰。爲上人物與幕數不可不討論。要求其相當而後止。此外佈景化裝亦斷不能以非我責任自外。若戲情有衝突。人物幕數有不合佈景化裝有漏點而猶不知修改。且噁噁然曰我編劇大家也。我於劇學中曾三折肱者。也是欺人亦自欺。

劇學之範圍至廣闊的。如舞臺建築法及管理法。在算術上有關係者。化裝在化學上有關係者。技術及佈景在美術上有關係者。脚本在文學上有關係者。總之各種科學咸包賅於戲劇範圍之內。任劇家之運用發生其一切功驗是故明劇學原理者對於戲劇應具莊嚴之態度和融之感情。務求戲劇進步一日千里。則文明亦由是而日盛。個中所以然不難一辨而明。可無庸或疑者。惟是今日之新劇

家當新劇。初呈之會。藉其貧嘴薄舌。奇形怪狀。率爾登場。奏技僥倖博人。一粲便算。是好角兒。頗有自滿之意。不知新劇雖貴乎。言語舉止。却須研究。普通諸科學。方得精美之專門技藝。試觀泰東西各國劇場。有專恃言語舉止。以吸收觀客者乎。吾國新劇家。若以得過且過爲得計。不思所以進步之道。斯則所謂新劇者。非惟未入室。且未登堂也。於劇學之原理。戲劇之本旨。豈非大相逕庭乎。余欲揭櫫劇學之本相。不能不舉以上諸說。敬告一般新劇家。

演劇方面與編劇方面。固當悉心研究。劇學余已言之屢矣。詎知劇學之勢力。有不止此者。如評劇家亦不可不研究也。評劇家有指出破綻。尋索謬訛之權利。卽有發揮意見。改良劇本之義務。欲發揮意見。改良劇本。斯二道非素經研究。劇學莫由若徒指癥。摘垢吹毛。求疵信口雌黃。橫衝直撞。今日作一劇談。罵他明日寫一批評。罵伊到底不能實行。糾正斯真新劇界之罪人矣。願今之評劇家。類於此者比比然也。嗚呼。吾亦未如之何也。己惟望今後之評劇家。須於着緊處。下鍼砭。毋逞一時之痛快。便置黑白於不顧。尤宜於劇學之原理。反覆研究。然後再出而從事於新劇。未爲晚也。再進而告一般觀客。觀新劇當另具一種眼光。斷不能與舊劇並提。而論歡迎兩字。亦有分量。若徒拍手叫好。無指導條陳之發洩。是適足以養新劇家之驕。釀成新劇團內部之苦。窳致新劇永無價值之可言。寧非大失劇學之本旨。綜之劇學之精神。全在數方面之運用。何如重之可比泰山。輕之可擬鴻毛。左之可東。向右之可西。轉新劇果能發達與否。決在輕之重之左之右之之間。記者恐新劇將流入於惡劣之旋渦。而

莫能救也。因是有劇學鏡原論之作。熱心新劇者。信以斯言爲可聽乎。記者不禁馨香祝之。

● 推衍劇學鏡原論

記者因現在新劇發達太速。新劇分子往往有輕視新劇之處。以爲演新劇毫無難處。於劇學之原則。遂混泊無所表見。無所闡明。見人有研究劇學者。且以迂腐之流目之。儼然自居於聰明人之列。恐其愈如是。而劇學愈不能昌明也。於是。有鏡原論之作。

是論之作。本無成見。不過本個人之思想。所至揭出數大要端。自思足爲新劇興替之一大關鍵。其燒點。則以講求學問練習技術爲不二法門。此論出後。記者深表歡忱。以爲凡事愈辯難。而真理愈顯。猶之巨艦。僅恃機件設無和風。溫潮其行駛。亦必較滯。猶之几案。深信原料堅固。乃惰於拂拭之勞。亦必朽腐。而後止。記者所以歡迎商榷良以是也。再爲約畧推衍之。

吁。嘻。劇學鏡原論。鏡原亦知闡明表見之手續。以何方入手。爲最穩健乎。余以爲劇學兩字範圍極廣。欲抉其原因。固大難事。不如設專修學校。數所延海內外於新劇有經歷者。充其教講之職。夫然後劇學或有昌明之一日。然乎否乎。余不敢自信。

● 編纂脚本之靈性

(君 躍)

一劇開幕演來情節何如能博四座歡動與否胥賴新劇原有之脚本良與不良以爲轉移猶如消息之滯呆須歸罪於探訪及報告者之不捷器具之堅耐當謝功於匠工之能細慎也此義盡人知之亦盡人能言之以之驗新劇與脚本之關係尤切且確編纂脚本大家果欲盡善盡美醇足以掩瑕也請卒吾談。

編纂脚本非易事未措手前應先反覆斟酌求其支配的當既竣事又宜摩量一番四面八方處處要顧到始得謂完全之脚本演者根據此項完全之脚本設猶有缺點者吾不信也或者其演劇方面無人乎要之雙方有運帶之關係所謂先天與後天互相詞達自有可觀不者演劇方面縱人才濟濟付以腐敗之脚本強之附麗欲其有聲有色也無異課聾者盲者以聲色之學不其難乎不其難乎不特此也編纂脚本者又當摸索社會之心理如東西各國之劇本有可譯者有不可譯者以其中有風俗人情之差異故也吾觀一般士君子往往不揣其本率然以外國劇譯編脚本便令人無味可尋最後大失敗而止又有命意過深者更令中下社會不歡迎此無他一則風土人情之不同一則程度不相配也凡此諸說一言以蔽之曰編纂脚本之靈性充其義有無可或淪者彼編纂脚本諸君子苟不以吾言爲河漢耿耿以具度靈性爲愈則新劇之發達豈待著龜而後知哉

●三月後之怪劇

(義華)

新劇盛矣。上海一隅。無論上下流社會。莫不愛看新劇。而以婦人女子爲尤甚。於是新劇風靡一時。新劇中人皆豪然自得。及其盛也。怪劇自生。此怪劇之發生。當然三月以後。迷離撲索五花八門。其好看當十百倍於新劇也。試以義華目光所及爲揭而出之。

上海當盛暑之時。必有夜花園資人消夏。納涼夜花園中。必以戲劇爲點綴。此人所共知也。而夜花園之藏垢納污。怪劇百出。尤爲人所共曉。義華預料今歲之夜花園。必有人羅致新劇中人編演戲劇。以哄動一般痴男怨女。而一般痴男怨女。必因此如蠅之逐臭。演成一不可思議之怪劇。

夜花園之羅致新劇中人編演戲劇。在開辦夜花園者。固有數種利益。一則演劇者之代價。新劇較舊劇爲易演。二則可以省却鑼鼓塲面。既免費用。又不囂擾。三則上海婦女新劇二字。因已深印腦筋。有此三種原因。開辦夜花園者。之利用新劇中人。發於必然之勢矣。

或曰。改良新劇。豈不以社會教育爲宗旨乎。夜花園之種種污點。傷風敗俗。新劇中人。豈不知之。卽開辦夜花園者。多方羅致新劇中人。必掉首不顧。義華曰。此迂論也。上海之新劇中人。畧負名望者。誰無引誘婦女之本領。誰無引誘婦女之心思。夜花園開演新劇。新劇中人。得此機會。將喜之不勝。安有不顧之理。卽不然。上海盛行新劇以來。新劇中人。遠道而來者。車載斗量。得意者固不少。落魄者亦不乏人。一旦夜花園開演新劇。無聊之新劇中人。必趨之若鶩。於是玉蜻蜓也。南樓傳也。殺子報也。舉所有淫蕩之劇。悉登之舞台。觀劇者。心往神移。而新劇中人。乃乘此時機。以演其不可思議之怪劇。

言論

義華之言自信非無因之談實洞見現在新劇之趨勢而言也雖然義華甚願言之不中以全新劇之體面非然者新劇二字雖爲痴男怨女所歡迎必爲自愛者所唾棄矣



月

旦

雪泥題



月旦

磨劍室劇譚

(亞子)

得海上友人來書知子美方現身民鳴新劇社此君恂恂非風塵中物曩在梨中酒酣耳熱輒以折節讀書爲勸頗有意承諾余撰梨雲小識遂謂歌壇舞榭間當弗復有斯人蹤跡云云別未半年復作散花天女豈昔賢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不禁見獵心喜耶抑以滄海橫流文武道盡仰屋梁而著書千載下誰復知者不如傅粉登場一寫胸中哀感耶定公詩云中年才子耽絲竹儉歲高人厭薛蘿兩種情懷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誦此爲子美解嘲且自懺前日之失詞也

子美多才多藝新劇而外喜學繪事尤工西洋畫法嘗以水彩畫掛屏三幅及鉛筆畫箑扇一柄見貽余携扇至海上鷓鴣爲題詩十絕余最愛其一絕云柳七風情鬢未蟠相依紫葢最愁多溪山傳出蕭疎意對此茫茫奈若何讀之不勝淒感

友人天遂雅擅丹青余丐其繪便面一幅持贈子美天遂自題一絕云玉笛珠衣歌舞來非時聲色總堪哀多情應早成仙佛度世還須仗妙才

月

旦

一

瘦坡題陸郎曲絕句云新詩一曲瀝心肝苦勸歌壇換杏壇却笑當年袁簡老只知淚別陸才官
余爲十美書便面錄定公影事詞四闋以當題贈暗香云一帆冷雨有吳宮秋柳留客小住笛裡逢人
仙樣風神畫中語我是瑤華公子未從識露花風絮但深情一往如潮愁絕不能賦花霧障眉嫵更明
燭畫橋催打官鼓瑣窗朱戶一夜鳥蓬夢飛去何日量珠願了目底共商量簫譜持半臂親來也忍寒
對汝模魚兒云笑銀缸一宵花綻當筵即事如許我儂生小幽并住悔不十年吳語憑聽取未要量珠
雙角山頭路生來蓬戶只阿母愁憐年華嬌長寒暖仗卽護箏和笛十載教他原誤人生百事辛苦五
侯門第非儂宅牘可五湖同去卿信否便千萬商量千萬依分付花間好住偷燕燕歸來紅簾雙捲認
我寫詩處浪淘沙云雲外起朱樓縹緲清幽笛聲叫破五湖秋整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鏡檻與香
篝雅淡溫柔替儂好好上簾鉤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洞仙歌云高樓燈火已四更天氣吳語喁
喁也嫌碎者新居頗好舊恨堪銷壺漏盡儂待整帆行矣從今梳洗罷收拾箏簫勻出工夫學書字鳩
鳥偷欺鸞第一難防須囑咐鶯媒迴避只此際蕭郎放心行向水驛尋燈山程倚轡
春間覩子美演血淚碑輒以哀婉兩字相許比聞蜚聲海上卽以斯劇春航韻珂列席往觀咸相贊歎
以爲後起之秀可知柯亭之竹爨下之桐賞音者不獨蔡中郎也得小鳳一評靈心巧舌如見其人益
足爲此君生色余謂子美妙人演血淚碑妙劇而小鳳以妙文評騭之庶幾歌場三絕文人珠玉女兒
喉可無煩龔公子樽前深愧矣小鳳有爲子美血淚碑作兩絕云苦費情天造作才搓珠擲玉各成胎

人間又着閒。哀艷紅淚碑前咳。吐來我笑當年石季倫。墜樓亦有姓梁人。何如萬劫千災後。獨了珍妮未了因。

子美演劇梨中時。余一見覺有異感。因撰血淚碑評語數千言。張之復贈詩二絕。所謂墜歡如夢。夢難醒。依約猶存舊典。型省識高丘。無女恨天涯。爲汝惜娉婷。嚳嚳新鶯出谷遲。別將哀婉繫人思。不須更詫凌郎美。秋菊春蘭自一時。者是也。里中諸子。誦知余事。每宴子美酒家。輒邀余列座。沈酣顛倒。盪氣迴腸。幾于無日不飲。無飲不醉。酒痕墨瀋。淋漓衫袖。間迄旬餘始罷。可謂一時之盛事矣。舊歡易逝。良會難追。急景殘年。滄江獨臥。望美人兮。天一方。思公子兮。未敢言悠悠。我心如何能已。

頗聞海上有倡凌黨者。黨之一字。無端流入新劇界中。去定生出許多是非來。蓋既有凌黨。安得沒有旗鼓相當之陸黨。袁本初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況又避面尹邢。適爲同時瑜亮乎。此後風雲。潏潏必多絕世奇文。敢告論者。第能謹守範圍。勿如盛孝章所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者。則老子于此興復不淺。行將憑軾以觀。或亦見獵心喜。未可知也。

數月以來。未與子美通音信。但時時從報紙中尋消問息而已。晨起忽得一書。幾如謝安石聞小兒輩破賊不覺展齒之折矣。書中有日暮風蕭。聽斷雁一聲聲。猶似喚故人來也。云云。嗟乎。良友多情。增我迴腸盪氣耳。爰報以四絕。云收拾風華計。未真明珠重現女郎身。如何舞罷歌殘夜。猶憶寒江獨釣人。中酒情懷惜別詞。梨花滿地絮相知。難忘金鏡湖頭路。失意蛾眉宛轉時。一帆冷雨遠蘇州。十日名園

恣俊遊如此相逢如此別幾宵春滿九華樓天寒翠袖意如何惆悵華年似擲梭感汝殷勤留後約春風吹絲浦江波

此來以妄人喋喋稍事筆誅拔劍擊蒼蠅着屐踏雞子自笑結習未除易生閒氣忽得友人姚鵠雛貽子美長歌一首讀之如仙露瓊漿醍醐灌頂胸中磈礪淘洗無餘唯有合掌讚美而已鵠雛日下才子雲間華僂狂奴故態兀傲無前曩與馳逐歌場識曲賞音每多同異高譚雄辨往復不休今獨傾心子美賞其玲瓏端嬾之姿貽以絕艷驚才之作譬諸豐城神劍張華望氣而先知冀野名駒伯樂空群而獨顧寧非藝林之佳話菊部之艷聞哉鴈生不敏瞠乎後矣鵠雛詩中有鹿死誰手定何云天下英雄操使君句余亦誦金風亭長一絕云海內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如何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書此孝徵覺與鵠雛高踞百尺樓上憑欄俯視直罵程不識不值一錢何況豚犬兒郎雞蟲厮養如曹蜍李志董龍錢鳳輩耶端笑前日之詞費也

鵠雛長歌題爲貽子美并示亞子戲效實甫體其詩云我識亞子以壬子清癯磊落天人姿顧乃留侯貌似婦人好女子不作張蒼瓠白王約肥且痴非言艾語出突兀亦有奇氣生鬚眉平生何所好第一馮春航盡舉古往今來環肥燕瘦三十六天之美質櫻桃何戡二十五郎之歌喉并爲太真第一流化生願作船山婦長自甘與梅村伴邇來里居恣跌宕乃有中耶虎賁來慰漢皋解佩之牢愁陸郎子美吾未見但見齊紈一尺高山流水逼視寒生秋亞子爲語讚諸天下三分之明月一分在揚州二分散

在馮郎陸郎之眉頭。安得二難并合競。一日弗使尹邢避。面長爲憂果然天。與詩人盡如願。一則出山。泉水更清冽。一則畫圖吳苑。眞長一則徐孀未老。太眞馬嵬之年。艷倍昔一則瑤華初嫁十五。對門之。婦清無儔。實欲左拍洪崖而右挹浮邱。頗聞異端競凌賈洪水。猛獸佛老楊墨未兼收。辭而辟之。正有道。正氣硜硜冲斗牛。鰕生昔亦樹旗鼓。偏師直擣奚非優。君如符秦百萬投鞭斷流勢。煊赫我如叔子。輕裘緩帶長優遊。偶然衝折陳鵝重瞳。獨挑漢王戰鹿死。誰手定何云云。天下英雄使君乃有榮陽。冲道各爭守伊人。爲誰陸子美。子美清揚姿玲瓏。更端變于馮。得其婉于梅。得其清于賈。得其膩三宗。匯合歸淨土。九派濁流橫大地。吁嗟乎歌場月旦原無他。雲耶苦少。迦陵多綺才。驚艷今銷磨。我其將奈子美何。

鷓鴣席次遲子美有作。即寄四絕。云霜白天高。漏欲終。醅顏酣欲比。殘楓水心大樹都無恙。祇少江東。陸士龍金縷歌。殘夜色微五銖輕。欲上天飛平生色相銷。都盡難忘温郎白袷衣。會聞柳七語紛紜。孤雁飄零。愴失羣。慚愧江南成獨步。寒梅香裡復逢君。平生江海意。蹉跎黛意眉。魂憶已訛記。取幾人成。嫩約春申樓畔夕。陽多除夕簡。小鳳倦鶴兼懷亞。子子美一律云。微吟正藉諸君共。薄醉殆辜一月留。差喜冰姿能驚坐。稍憐暝色欲侵樓。吳江楓長春初入。白下霜多涕未收。何似參軍髻自好。祇將爛熳答春游。

人菊集定公句贈子美四絕。云一生孤注擲。溫柔鳳泊鸞。飄別有愁洗盡狂名消。盡想文人珠玉女兒。

喉整頓全神注。定卿美人才。調信縱橫。人生那用長辛苦。歌哭前賢較有情。溺冠尋芳數歲華。腰身略似海棠斜。梅痕菊影商量遍。救得人間薄命花。是仙是幻是溫柔。乞得人間一遊度。世事滄桑心事定。人間何地署無愁。

●秋風館劇談

演劇顧劇情誠屬難事。今之新劇家講求劇情者。能有幾人。譬如彼劇應痛哭。居然引觀者墮淚。此劇不應哭。乃亦痛哭。在其用意。以爲哭能賣好。故不得不哭。譬如彼劇應狂跳。居然博觀者道好。此劇不應跳。乃亦狂跳。在其用意。亦以爲跳能出色。故不得不跳。實則皆大謬。

儂薄命一劇情節。布置得妙。陸蘭芳劇院奏琴。方少臣王富山從台下一躍而上。戲中戲。確是好。看編劇者以悲劇而插入此一段熱鬧事。實堪算得好。結構。噫。吾觀全劇。有餘感焉。夫蘭芳以一弱女子。偏鍾情於少臣。少臣以父債乏償。寄人籬下。同是薄命人。其相敬相愛。相羨相慕也。自是不免何物。胡羣竟敢垂涎妄圖。染指打破好鴛鴦。冀逞夙願。逆知蘭志執拗。佳事難成。縱千顛百倒。變盡方法。亦徒貽無恥之醜。天道不顧。猶可要知人情難勉。強也因產殞命。余更爲蘭芳傷心。噫。不忍言矣。

捧之一字。在今日新劇家。幾視爲名利關頭之升降梯。余以爲捧字亦須有分寸。有分寸。卽成爲真確之言。論否則捧者直胡鬧而已。吾觀今日評劇家於捧字上。似得有卒業文憑者。惜乎少捧字之研究。

工夫不然。評劇家有益於演者。誠不少。

新劇家中論劇生旦角三項。終不脫一個偏字。諸君想想。偏在何處。

編劇有國家關係者。有社會關係者。要之不外悲與喜。以及生離與死。別果報與圓滿而已。苟某劇中。祛除此等閒節。其劇即無生色。以中國人觀劇之程度。言更不能不排演此等戲。其對社會戲較關於國家者。更爲歡迎。此故余實茫然無從索解。

前數年演新劇。只須說幾句時髦語。觀者拍掌之聲。即轟然若一陣風雨相偪而來。所謂時髦語者。無非採取些新名詞。引些言論。家激烈語。罵政府與官僚而已。今則已成爲明日黃花。無足奇矣。且縱有其人。亦已銷聲匿跡。噤若寒蟬。何也。恐爲鍾聲日光之續耳。

人皆草芥。惟我獨尊。今日之新劇家。眼高於頂。傲岸大千。余實爲之擔憂。果真有新劇高等程度者。余尙爲之寬容。若一般不類非驢非馬之流。其盛氣向人也。寧不可笑。一旦瓦解冰消。依然故我。如向之尊。已抑人。尙可得乎。余故爲之擔憂。

以人情言。惡家庭中之卜靜丞。無論有無其人。余敢斷言。世界必無此等事。即有其人。其爲人亦決不如此。妻子不以爲妻子。猶屬無足深奇之事。若凌虐親生母。到此田地。恐飛鳥走獸。以及猿苗之族。亦未必有此嗚呼使斯人而生於今之世。余誓當抉其目。懸於國門之外。以示天下之人。

喬太守。究不知如何人。想必當時一最漂亮的官兒。圓成美事。自居冰人。雙方得意。自是默謝不遑也。

雖然吾於鴛鴦譜一劇竊歎我中國往昔婚姻禮制殊太苛刻弟代嫁妹代娶滿擬雌雄迷離令人莫辨誰料天生佳偶紅絲早牽事縱秘密終易破露以是而涉訟詎非大不正當事然此非所論於演劇黃氏昆仲一上紅氍能促人咽哽斯何故以其擅長悲劇也惡家庭自是好戲配以小雅之阿蓮幼雅之宜男猶好畫圖綴以名人題句未有不更生色者豈惡家庭而已哉渠家兩千里駒無劇無往而不佳惟余所最贊成者厥惟幼雅扮妻黨同惡報中之官寶

妻黨同惡報亦悲劇中有名佳作曩南市新舞臺演是劇以小黎青（即小小連生）配之尼庵見母號哭幾癲不但娘娘們代為傷心即好漢鐵心腸亦為之落下幾點淚故每演而座每滿其感人作用有如此者幼雅則更超出乎小黎青之上何則小黎青是學來的幼雅是天生成的學來的不耐久即能耐久亦是依然勉強表情上固有可取實際（如吐屬等）究無好取不過在當時已算不易得矣較今日之幼雅甯非小巫見大巫

譽幼雅者亦夥矣要皆以天真爛漫四字為其得譽之原質庸知幼雅之妙點有不止此者天真爛漫在成冠以先自具此一種討人憐之態度豈獨幼雅為然是此四字實不足為抬舉幼雅之確評蓋幼雅為神童別是一問題其現身說法果能使人歡動與否又是一問題渾合而論則大相左試分別言之其吐屬固高出舉止萬分也對祖對父母一種拳懇形狀既無可指摘其見母暗地悲慟則亦陪以下淚數句撒嬌言語不禁人心頭發酸噫斯真童子生隊裏之上上品哉

偕祖若父赴庵。初則驟覩母面。哭且躍。其後要求母回家。詞曰：（娘縱不以兒子爲懷。父親爲懷。曷看祖父臉上。姑念祖父老邁。乏人侍奉。左右風前之燭。怎禁得起這種慘事。）斯數句話。字字從天性發出。聞之不陪淚者。非人也。又曰：（娘儻失意不回家去做兒子的。被人奚落到還小事。只是眼見娘陳設之什件。日用之針黹。見物思人。叫做兒子的。如何禁得住難過呢。）嗟嗟斯何語。幼稚而外。若能致此。我拜倒。我拜倒。

他日者。新劇昌明。童子生。卽使先後迭出。惟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歡迎新劇者。其終以爲難駕。幼稚上乎。雖然。余甚願幼稚於此加勉。

吾人無聊時。輒下筆亂塗。新劇家被點綴。被奚落。當不數其人。出入之間。難保不平。佛曰：罪過。吾亦默認。罪過而已矣。一般評劇家。究竟不脫書獃本相。揄揚馮陸。幾有藉以醉藉以飽。寢於斯。衣於斯。之槩。唐突新劇家。當以此等爲最。不肖倡黨。立幟於時。爲盛此等實亦健將也。惟銀樣蠟槍。頭禁不起旁人一挑。彼健之所以爲健者。強詞以制人。至死不肯坐輸而已。一戰而北。再而潰。其亦可以已矣。卒不已。表面從容固健者也。抑知內容已力竭聲嘶。餉糈告罄久矣。故時人謂與若輩論劇。只可算是論文。誠哉。

當時。凌憐影。李悲世。亦博得許多青眼。姜可生。至今猶憐憐影。紅雪樓。劇文間嘗於生活日報讀之。知爲吾同道也。嗟嗟。余誤矣。余誤矣。染筆許久。竟忘惜花不再憶。及佛將又以罪過加我乎。

喻惜花者。多以嬈娜娉婷。嬌妍斌媚。嫩嫵媿媿。等褒詞爲之。加色惜花。色相固甚於斯。余以爲論惜花。更當爲惜花惜也。其藝亦未嘗下於人者。悲劇喜劇。兩得其宜。家庭恩怨。記之映雪。由愛而哀。由哀而慘。卒止於痴。層層遞入。可憐儂。形狀毫釐。無遺吾不知。措破痴兒女眼皮。幾許也。惟惜花數數。甘居人後。豈以有人當先。不得不遜乎。抑根於疏散。性不求聞達乎。此非記者所敢云知矣。

張翠翠演劇。其好處在能顧劇情。能摸索觀者心理。珍珠塔花園贈塔一幕。采屏當日情形。被他體貼到綫。縷無遺。李悲世演是劇。嬌愁兩字。足以盡之。翠翠則有過而無不及。矧重頭戲中之重頭。且角非惟悲世。擔當不起。卽凌陸諸子。有時亦不敢輕試。推翠翠則無不能之。此尤爲可貴者。

惡家庭一劇情節之妙。妙在多反覆。反覆又多。在了頭身上。是起了頭者。要之皆緊要人物。然起卜母與宜男者。其緊要實過於起了頭。至靜丞新梅。自非大家不辦。天影天呆。雙宜。幼稚。翠翠。小雅。搭演是劇。可謂完璧無瑕矣。回顧新民。則何如。

●評珍珠塔

(雪泥)

珍珠塔一戲。當時由顧無爲所編。與小說原本略加修飾。故頗合社會心理。惟有反對此種戲劇者。必以婦人小子戲目之。然通俗教育。不得不於此種戲着手。又不得不於婦人小子着手。惟公子落難。私托終身。似乎大腐。舊若能一一改變。亦未始非完全的社會戲也。劇中雖不外書生落魄。大志不泯。淪

落。天。涯。顛。連。困。苦。而。天。相。吉。人。竟。獲。凌。雲。之。志。一。旦。榮。歸。旌。旄。喧。赫。高。堂。慈。母。笑。逐。顏。開。銀。燭。輝。煌。圓。滿。好。事。此。其。大。畧。也。若。夫。豪。門。執。役。杖。勢。凌。人。富。貴。自。居。炎。涼。世。態。描。摹。人。心。澆。漓。社。會。頹。風。亦。云。盡。矣。惟。觀。此。劇。者。可。作。如。是。觀。不。可。以。佳。人。才。子。私。托。終。身。爲。婦。人。小。子。戲。而。忽。之。也。則。幸。甚。矣。

民。鳴。新。民。每。演。是。劇。賣。座。盛。衰。兩。相。頡。頏。惟。角。色。之。支。配。不。同。人。材。之。高。下。不。等。茲。特。判。別。如。下。

方。卿。一。角。天。影。則。溫。文。爾。雅。優。遊。則。志。高。氣。傲。藥。風。則。寒。酸。可。憐。然。而。各。有。妙。處。惟。優。遊。最。認。真。而。最。描。摹。入。骨。其。跌。雪。一。場。頗。有。日。暮。天。寒。饑。窮。交。迫。之。概。而。愁。雲。四。合。雨。雪。紛。飛。綠。林。豪。客。追。趕。而。來。知。小。人。懷。璧。不。可。越。鄉。於。是。愈。驚。慌。而。愈。走。不。快。烈。烈。朔。風。僵。人。十。指。未。幾。而。陷。入。雪。中。而。傾。跌。雪。中。別。母。一。場。亦。悽。楚。動。人。惟。太。露。剛。氣。似。不。合。落。魄。書。生。身。分。若。藥。風。則。寒。酸。過。分。不。免。失。剛。健。之。態。度。天。影。不。寒。酸。亦。不。剛。健。神。情。固。佳。矣。而。太。覺。草。率。致。觀。者。平。淡。無。味。吾。知。天。影。此。種。戲。本。非。所。長。故。不。肯。專。心。從。事。若。能。刻。意。經。營。當。亦。不。難。駕。優。遊。而。上。之。也。開。明。陳。一。塵。演。此。劇。身。分。頗。爲。合。宜。表。白。亦。不。亞。天。影。也。

笑。吾。之。陳。御。史。端。嚴。則。有。餘。仁。厚。則。不。足。笑。吾。本。滑稽。角。色。強。驢。爲。馬。無。怪。其。然。惟。其。說。白。則。有。倫。有。次。字。字。可。聽。較。之。王。无。恐。當。亦。不。讓。而。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亦。非。他。人。所。能。者。无。恐。御。史。仁。慈。隱。惻。處。處。不。肯。背。乎。戲。情。而。臉。上。之。喜。怒。哀。樂。亦。隨。之。戲。情。而。一。一。改。變。笑。吾。臉。上。太。無。戲。若。子。青。飾。此。角。吾。知。神。情。必。較。出。色。惟。不。能。達。完。全。之。域。者。良。以。說。白。稍。有。含。糊。耳。凌。憐。影。之。翠。娥。與。陸。子。美。之。翠。娥。

一則爛熳天真。一則風韻別具。一則溫文蘊藉。一則旖旎可人。贈塔一場。各有獨到處。雙宜之紅雲搬嘴。弄舌多惹。是非而隨便演來。頗能合乎情止乎理。若冶兒之紅雲掬起。小瓣子揆起。小花臉怪聲怪氣東走西奔。演劇耶。抑引人笑耶。是直胡鬧而已矣。

翠翠之翠屏。出言有次。舉動得宜。初遇方太太一場。詳細盤詰。跑來碌起。一片熱心。溢於言表。滿懷懊悶。發洩當時。聞姓方而色然喜見。淚下而愀然。悲子美翠娥此時。亦花容憔悴。似說不出。言不出的。一番衷曲。愁腸寸裂。抑鬱何堪。幸有伶俐了環。爲之解慰。千愁萬悶。瓦解冰消。花葉交輝。益形出色。

悲世之翠屏。誠誠懇懇。無一處不描摹。盡致無一處不顧盼。得到宜乎翠娥視爲左右手也。悲世解人求諸新劇界。實不可多得矣。

化佛之九松亭。主頭戴破氈帽。腳踏蘆花鞋。身披一件天青呢的大馬掛。手持一支薔薇條的大煙筒。還是七零八落的掛滿烟筒。上斜倚亭旁。時作呼欠。旣而吸烟自娛。青烟繚繞。氣結雲騰。此時化佛直是一鄉愚。何嘗看得出半點錢化佛真相。化佛化粧。可謂絕妙。

初遇方卿竊視珠塔。蹇然兩只眼睛。瞪出如龍睛。如虎視。神情可謂極佳。而其描摹鄉愚之種種形狀。亦云盡情盡相。

靜鶴之九松亭。主不啻一老實商人。化粧不及化佛。多多且表情。亦不及化佛之隨機應變。亭主雖非正角。亦似乎太草率也。

●民鳴社二小姐家庭革命記

(騎鶴)

余素不喜視新劇。間或一觀。舊劇。輒嫌其陳。舊望而生厭。然自思。舊劇。尙有絲絃管竹之盛。唱白曲調之妙。以爲新劇。無此娛耳悅目者。而孰知。竟有大不然。某夕。應友人之招。情難固辭。乃往觀焉。至則觀者如雲。座中皆滿。幾無隙地。之可尋。壁上書曰。家庭革命。未幾開幕。似覺清描淡寫。乏味。可尋。而觀者之來。仍絡繹不絕。女府與男府。吵鬧一場。描摹神情。惟妙惟肖。兩親家。怒憤填胸。拳打脚踢。擾攘不已。復將煙具。掀翻零擲。滿地。親家尙撈得一支煙槍。不肯釋手。昏憤糊塗之態。溢於眉宇。足徵嗜煙人。殊可痛恨。又最可憐。厥後二小姐。傾心自由。結婚父母。固執不明。事理只圖目前。了事。妄扮兒母。親家此亦中國歷代沿習。無怪爲父母者。如此然。迄於今世。純係共和時代。究不能拘泥。若是。吾嘗慨夫。爲子女者。一入學校。便與父母。講共和。講文明。講自由。偏偏父母。聽不入耳。亂肆謾罵。強行專制。自是天倫之中。往往因此。隔閡。亦由於兒女之不自量。殊不知。頑固之人。不可以化。吾嘗逢頑固之人。矣。與之論新學。問新智識。人輒掩耳。若不聞。稍知者。猶率相詰辯。辯而不已。繼以怒言。相向。恨不得逞勢。用武。誓不兩立。至一般。亡國大夫。則相因痛詆。法律尤覺無理。取鬧此種人格。不值一哂。何足道哉。

花園一場。談論自由。范某復質疑。問難現身說法。至堪欽佩。至二小姐之嬌羞。不堪言喻。彼兩人。鶼鶼。愛心心相印之狀態。誠體貼得盡。致余至此。幾忘其身在劇場。儼如實踐其境也。范某之規行矩步。

談吐風雅。品學兼優。求之今日學界。不可多得。足以作則於吾人。良非虛語。嗣二小姐醉心自由。結婚函知男府。云欲脫離關係。究竟冒昧。得很不如稟知長上。善言勸導。爲父母者。當亦樂爲解決。不至釀成禍水。

男府至女府。吵擾一幕。亦無懈可擊。後逼住寫信。不能動筆。真笑煞人。學校商議一幕。一籌莫展。悲慘沉痛。令人不能舉首。久之聞其云。生離不如死別。更屬難堪。厥後男府商議。搶親吳某之友。盡是流氓盜賊。以一文明女子。爲此賊人所陷。不禁怒眦欲裂。直欲粉其骨。碎其身。不足洩吾忿也。

頃之僕人領小姐歸來。路經橋梁。甫下階級。卽爲賊人攫去。觀至此實令人髮指。而余中心之鬱憤。不可遏抑。小姐既爲所攫。囚之草屋。嗚咽哀啼。心裂腸斷。而賊人之窮凶極惡。垂涎於外。新人復從而和之。語無倫次。尤爲可恨。

嗣小姐家中驟聞僕人報告。惶急無所措手。值大小姐來詳詢。顛末未知。有知友在當。能盡力以拯救。彼姝者子。固自號文明。醉心自由者。力疾作書。信筆寫來。伶俐活潑。無一毫滯澀。較那不識之無之父母。固天壤不啻也。觀其飭僕人迅速將書飛寄。范某驚惶之狀。溢於言表。

范某接書。逕投審檢廳。起訴豫審。數語合情合理。卒出拘票。傳提親家。拘至法庭。驚惶失措。逢人叩頭。法官責其搶親。律無明文。告女府以將來欲收良好之結果。當察言觀行。毋事擅專。事理所在。誰曰不宜。嗣法官謂這種文明女郎。嫁與這種狗才。罵他不是東西。此賊猶敢強辯。云同是中國人。我不是東

西。你。是。什。麼。厥。罵。他。東。西。多。不。如。罵。得。痛。快。淋。漓。足。爲。下。流。社。會。痛。下。鍼。砭。吾。至。此。至。覺。愉。快。當。此。共。和。肇。造。百。圖。維。新。革。除。舊。日。惡。習。必。賴。有。以。感。化。社。會。上。之。心。理。欲。感。化。社。會。上。之。心。理。是。新。劇。爲。之。藉。助。焉。余。先。對。於。新。劇。極。端。反。對。然。文。明。自。由。等。字。固。早。印。於。吾。之。腦。筋。竊。歎。中。國。人。不。能。有。毅。力。倡。導。是。以。等。閒。視。新。劇。爲。不。能。感。化。社。會。孰。知。竟。與。吾。前。日。之。心。理。適。相。反。悖。者。覺。得。今。日。新。劇。比。之。舊。劇。天。淵。迥。別。描。摹。情。節。體。貼。入。微。演。作。之。佳。佈。景。之。作。形。形。色。色。無。不。具。備。其。詳。其。妙。固。有。先。於。吾。第。一。次。觀。劇。者。在。似。無。庸。鄙。人。曉。舌。際。此。新。劇。萌。芽。時。代。諸。新。劇。大。家。應。當。殫。精。竭。慮。各。展。所。長。尤。宜。鞏。固。團。體。共。相。維。持。犧。牲。一。身。効。力。社。會。不。獨。社。會。上。受。其。益。國。家。豈。乏。影。響。哉。吾。願。爲。新。劇。前途。慶。更。願。諸。新。劇。大。家。勉。勵。奮。發。力。求。進。步。時。所。盼。企。

● 劍氣簫心室劇話

(公展)

梅。花。憔悴。春。意。闌。珊。柳。絮。飄。零。新。愁。迷。漫。罡。風。無。力。難。簸。春。魂。皓。月。何。心。甘。臨。遊。子。當。夫。夕。陽。西。下。故。友。情。深。春。水。東。流。落。花。恨。重。排。愁。無。計。祇。有。聽。歌。深。悔。有。情。能。母。哀。感。每。念。劇。雖。小。道。藝。有。名。工。藉。以。悅。性。陶。情。敢。云。迴。腸。盪。氣。或。紅。顏。薄。命。情。人。之。淚。自。流。或。蒼。吳。嫉。才。名。士。之。心。獨。痛。忠。則。丹。心。碧。血。萬。人。識。彼。苦。衷。孝。則。執。黍。采。蘭。四。座。傾。其。純。性。或。青。松。白。壁。節。範。香。閨。或。皎。月。明。星。義。垂。至。友。見。聞。所。及。耳。目。爲。清。若。夫。才。子。沉。淪。佳。人。墜。落。憐。卿。憐。我。同。命。同。心。尊。酒。叙。悲。班。荆。贈。恨。則。又。無。端。歌。哭。令。人。之。

意也。消難忍別離。度彼之腸。應斷故逢場。作戲苟能啼笑。皆真則會意。體情未必悲歡。無感若子美淚。碑絕唱聲色。難得人間。憐影恨海。悲歌悽清。尤應天上韻珂。刺虎無愧。宮娥悲世。憐才恍如陳婢。凡茲佳士。都具慧心。是以名重東南。聲馳江漢。他若無爲无恐。居然宰宦。化身天影。優遊儼若書生。變相形容。酷肖雖假。猶真刻畫。盡情出神。入化新劇。巨擘殊無愧矣。

比來海上新劇。可稱極盛。如奇葩之怒放。如朝旭之初升。燦爛光明。正未有已。有志社會教育者。以新劇感人。較舊劇爲易。而亦較舊劇爲深。故竭力提倡之。而社會心理。亦以新劇之易領會也。羣焉趨之。傾向熱度。蒸蒸日上。於是不肖者。流知新劇之易獲利也。亦登廣告。募社員。朝開一社。夕立一團。以眩人耳目。其尤甚則。舍其舊業。強習數月。以售諸當世。彼曷嘗爲社會教育計哉。嗟乎。學藝平庸。人品蹂雜。魚龍雜處。鷄犬偕昇。長此以往。新劇其終復歸於淘汰乎。

春雨連朝。困人欲病。酒酣耳熱。輒往歌臺舞榭。間排愁解悶。而足跡所至。民鳴爲多。十一號午後。養吾偕余訪友。友人復捉襟強拉。往民鳴去。而余輩亦以久不觀子美笑。吾劇慨然。諾之既畢。友人又強余評之。余曰。評劇非易事也。泰西以編劇演劇。評劇三者兼重。所謂劇本者。類多摘取名家小說。之爲人所傾倒者。及編練既純熟。又不敢漫然出。以示人。必也先請文人學士。環而觀之。指其疵察其劣。以漸改。至於至善。然後公諸社會。非若我國今日。新劇徒斷章取義。勉強敷衍而已也。而所謂評劇者。亦非敢率爾操筆。毀譽任性。必也審慎周詳。平心靜氣。指導之督責之。以期去其小疵。而全其太純。豈若

我國劇界有黨入主。出奴或揚之。至天上。或毀之。至深淵。徒事謾罵。嗷嗷不休。乎哉。故余觀新劇。雖多終不敢橫七豎八。強作劇評。即間或爲之。亦出於情之所不能已。而要以社會教育爲目的。今諸子既以是強余。姑記與諸子所論及者於右。可乎。友人曰。善。乃此筆記之。

是日喜劇爲兄弟爭美。尙足解頤。公展曰。舊劇無所謂喜劇也。有諸自新劇始。且喜劇非淫劇比也。觀喜劇則心暢。觀淫劇則心蕩。名旦若春航子美。儻影輩類。以悲劇著演。至哀怨傷心處。鮮不以淚洗面。觀者亦鮮不動容。而強其演喜劇。非所長也。或謂璧雲擅喜劇。則有以喜劇與淫劇混矣。故海上旦角幾無一善演喜劇者。於是演喜劇者莫不以丑角爲主。兄弟爭美中飾兄者爲楚鶴。舉止言語無不令人捧腹。其最佳處在末幕。與乃弟互譏時。謂乃弟受人愚弄。而不自知。實則不啻自謂。詞鋒雙指。洵可謂語妙天下矣。

澹菴劇談

客歲讀亞子詩。頗多爲陸子美作揄揚之力。不減春航思念亞子。固非易譽人者。其所賞識。必非凡豔。於是腦中意中時時有一陸子美在。頗以久離故鄉。羈跡海上。一面之緣。亦不可得。繼於報端見梨雲小錄。跋語知子美從亞子之勸折節讀書。不復現身舞台。以色相示人。悵悵之餘。未嘗不怪亞子之太不解事。曷不令澹菴一見。再勸未晚。以爲從此不克見子美矣。何圖民鳴開幕。而子美之驚鴻倩影。竟

入於澹菴之眼。簾積年夢。想慰於一旦。失望之後。轉逢得意平生快事。殆無逾於此矣。

某日至民鳴社爲子美往也。至則演多情種。即聊齋誌異中之寄生觀其戲。說明書以天影飾寄生（

改名王少圃）子美飾閨秀（改名陸孃雲）惜花飾五可（改名趙翠君）配置適當大有可觀。開幕之後。又以溫文爾雅之查天影粉裝玉琢之王惜花與子美周旋。其間爲最快余懷。

查天影頗負盛名。或譏其配不過子美。然海上生角人才實殊缺乏。如天影者已可謂上乘人物。較之配一周維新總善數倍。正不必太事苛求也。

新民社旦角徐寒梅端莊貞靜有大家風。扮相動作亦頗楚楚可憐。一洗他人囂張浮粗之氣。雖不能比肩陸凌自亦新劇界難得之人才。乃某報記者醜詆之。至比爲城河浜間之烟妓。人目之不同。如其面耶。抑某記者目中之烟妓。果自有端莊貞靜者耶。然而寒梅寃矣。

以予觀之。海上新劇界得三絕焉。陸子美一絕也。汪優游又一絕也。十五齡童黃幼雅又一絕也。次之若小雅之婢女潤身之官吏瘦梅之老嫗咏馥之三姑六婆莫不極一時之選。可以入新劇界之無雙譜盛矣哉。新劇之興。豈無因而至者哉。

黃氏昆仲皆著聲譽。然小雅可及。幼雅不可及也。一由學力。一出天真。學力可以人爲。而天真不可強致。然則我謂幼雅爲一絕。亦復奚疑。

王惜花玉貌綺年。扮相極佳。做亦玲瓏活潑。婀娜可人。嘗見其飾家庭恩怨記中之映雪。見夫孝。先自

殺。撲。抱。尸。體。就。地。哭。滾。聲。浪。之。妙。令。觀。者。熱。淚。迸。出。平。心。論。之。其。去。子。美。憐。影。不。過。一。二。級。他。人。皆。非。其。比。洵。可。兒。也。乃。自。入。民。鳴。社。後。登。臺。反。自。就。輕。角。而。以。重。職。讓。之。翠。翠。豈。以。子。美。在。前。鬱。鬱。不。得。志。故。深。自。暴。棄。耶。惜。花。勉。之。以。子。之。才。能。盡。力。從。事。安。知。不。能。於。陸。凌。之。間。爭。一。席。地。

新。劇。發。達。

社。會。之。幸。

新。劇。大。家。

其。速。奮。進。

月

旦



二十

傳

記

稻邨書



●新劇偉人王鐘聲傳

(瘦月)

王熙普號鐘聲。本越產。因父經商河南而生。君故又為中州人。幼秉異質。穎慧過儕輩。父深愛之。年十三畢業于汴省某中學校。既受理想家新潮流之陶冶。遂富有革命思想。不屑為呶呶咕嗶之學。然性孤潔等閒不肯苟言笑。書法迥秀。尤工於油畫。惡汴省風氣不開。知識無由進。乃請於父。欲往申江求學。父許之。既抵滬。入某校時。吾國革命之說已盛行一般。志士多寄跡上海。君得與當時諸豪傑相往來。學術大進。革命之思想愈深。印於腦際。時已亥八月也。旋以家事為父召回。越三年歲癸卯。適虜廷禁烟令嚴。海上屢次查獲私土。擬聚燒之。張園以除民害。君聞之。翩然來滬。登台演說。言詞痛快淋漓。在座千餘人。鼓掌之聲雷動。由是而王鐘聲三字遂大噪於上海。當時沈敦和馬湘伯諸君正思創辦文明新戲而苦無其人為之臂助。是日亦在座親聆君偉論。大為嘆服。遂邀君同任組織春陽社事。君慨然允之。事既成。入社者踵相接。有社員三十餘人。其中如王培元陳國紳錢玉齋蕭天呆皆一時挺生之秀。故春陽之名震歎。浦君乃取中外遺聞軼事編為脚本。如黑奴籬天社會階級等劇。大抵鼓吹

革命者居多。警勸社會者次之。曾與全體社員在圓明園路之外國戲館串演三天。日售三千餘元。座無隙地。此爲新劇出現於中國之嚆矢。君思徒在上海演唱不能擴充新劇之勢力。乃同諸社員奔走蘇杭。到處演戲。尋因事與人涉訟。遂全體解散。君志未酬。乃挾資東渡日本。丁未倦游返國。新劇之經驗愈富。復創辦文藝新劇場。假座張園串演新戲。君又編排仇情記。秋瑾愛海波。張文祥刺馬等劇。社會歡迎趨之若鶩。每屆開場座上必有人滿之患。旋與新劇家籐堂調梅（即任天知）本滿洲種。因曾與日本籍故得此名。合辦春桂茶園。欲藉爲新劇根據地。詎因種種困難。遂致失敗。君鬱鬱不樂。不得已北走幽燕。入北京之天樂園。清大吏以其演劇過於激烈。忌之。發役捕君。地解回籍。沿途賣字糊口。將抵河南交界地方。有君舊同志數人在焉。聞之共設計給役返。君乃得脫。顧雄心未已。復於庚戌七月重行來滬。投奔其友錢玉齋。錢與君最莫逆。且深知君爲當世不可多得之奇才。極敬佩之。既相見。挑燈話舊。不勝欷歔。時海上新劇團體林立。僉以缺少脚本不能取勝於舞台之上。聞君至。爭請爲之編戲。君又編排新春秋劍底鴛鴦等劇。曾一演之於四馬路第一台。座客叫好之聲不絕。居無何。尙義隊新劇部招人。君乃投身入。次年辛亥武昌事起。上海光復。舉陳英士爲滬軍都督。尙義隊大半併入滬軍。衆以君名望素著。舉任都督府參謀。籌畫戎機。頗爲得力。顧北伐久不實行。君憤甚。慨然請於英士。攜三千金入都。謀運動軍界以爲內應。不料事洩。爲虜廷直隸總督陳夔龍所捕。不問情由。即行將君鎗斃。棄屍胥井中。而君一生光明磊落之歷史。遂於是焉告終。嗚呼。吾書至此。吾心碎矣。後一年。

有謝武剛者欲發起北上爲之收屍以他事不果其尸至今猶在井中君生平對於新戲最爲熱心鼓吹提倡不遺餘力其編纂本多含有改革思想以是一般社會對於君所排之劇莫不表極端歡迎尤善於化粧真有出神入化之妙所排新劇指不勝屈如黑奴籲天愛海波秋瑾劍底鴛鴦諸劇至今海上各舞台猶傳演不絕余嘗見其化粧及西裝小影丰姿英偉如見其人余素不識君傳中事迹皆其至友錢君玉齋爲余述之（錢玉齋即錢化佛）余涉筆撰記其事如此世有談新劇者其可不一讀此篇也耶

秋風曰得傳豈容易哉一世事跡慮其泯泊而無聞難以遺後世令名也於是乎必有以爲傳之雖然今之爲傳者亦夥矣以余觀之曰傳旣不能彰其德且適足以污其行蓋蔽揭揚不得其真猶步武於小說家之演義歪東倒西信口開河一字之褒無望其華袞之榮一字之貶自是乏斧鉞之嚴顛倒混淆究竟莫辨是有傳不如無傳也鄉老先生留傳存記必造賢直者之門而求書焉此何爲者無他得傳不得其人傳與不傳等得傳兼得其人其傳方足以垂千古而已若鐘聲者其傳洵足以垂千古哉毫釐無徇言始末無曲筆務實寫來公正不阿微瘦月先生其誰歟歸鐘聲有靈有含笑拜謝者乎然而新劇界於今日失一偉人矣

雲父曰以鼓吹革命而投身劇界艱難備嘗能歷久不渝世之論鐘聲者莫不以此多之雖然此猶不足以多鐘聲也南京光復北伐遷延一輩革命偉人坐擁都督頭銜第知一邑稱雄嗜有起

而北伐獨鐘聲不戀於一時利祿毅然隻身北上運動軍隊廓清宇內雖事敗垂成然臨難不苟免以視一輩之稍經挫折便棄職而逃者相去遠矣顧乃智井含冤稽顙莫及不其痛哉瘦月君本閩幽之志秉發微之旨著爲小傳彰其令聞論不以成敗德不以眚掩慨然君子之言鐘聲縱地下含冤得此亦足稍慰矣直哉瘦月直哉王子。

●何悲夫小傳

(嘯天)

何悲夫號伶傑浙東新昌人革命鉅子也君父愚亭公會爲部吏頗著聞望因見世風日替人紀蕩然辭職歸以維持道德爲己任遂信守基督教爲內地公會牧師遇事則開誠布公傳教則善誘婉勸鄉里多被其德惠至今稱道弗衰君上承父志信仰亦篤特君少時倜儻有大志性喜揮霍或有以窘急告者輒慷慨解囊以濟雖破產無吝容亦無德色無如家僅中資君則日集賓朋相與談讌縱論天下事見地高遠聞者傾服有時或研究音律戲曲別具慧心故伶界中人尤樂與爲伍愚亭公知君必成大器故不之禁君母張太夫人且爲設鷄黍致殷勤以成君志未嘗有厭倦意焉歲辛丑愚亭公壽終於鄉君以揚顯夫遂所懷常自引爲大憾年十六肄業杭州育英書院旋入兩浙公學明年君乞假返里以資集京戲全福堂班寓意諷世又憤滿清政府之無狀組織關帝會以推倒專制爲目的秘密經營所以以關帝名會者不欲以虛名招實禍也一時新昌四十餘鄉之志士連袂入會事洩因而羈獄

殉義者多人。新昌令侯某爲邀功計，羅織冤獄，緹騎四出，騷擾幾不可問。君遂出奔魯粵。秦燕間所至之地，登臨山川，物色英豪，君之閱歷由此而深。越年返紹，入東湖通藝學堂。時徐烈士伯孫爲紹興府中學堂教員，暨大通學堂主任，與君時相過從，交誼最密。復經同學許君畏、三介紹入同盟會。君天姿聰穎，浸淫經史，問作文詞，根柢深厚。堂試輒冠儕輩，丁未卒業，充剡東公學教員。於時事尤爲關心，時國勢日弱，歐禍將至，五分六裂，急在眉睫。君因而廢書長歎，慨然有澄清寰海之志。是歲適徐烈士伯孫起義，皖省秋女俠競雄流，血鑑湖，血雨腥風，天地無色，驚浪駭濤，全國震動。君乘間聯絡新嶧志士，希圖大舉。嗣因滿奴仇視革命，逮捕黨人甚急，各省戒嚴，事不果行。君乃憤極自奮，曰：大丈夫處世，原當馬革裹屍，爲祖國效命。枯守螢案奚爲哉！以故不樂爲制藝，遂夤緣入學兵隊。己酉考入浙江陸軍砲工學校，經俞丹屏君介紹入光復會。值熊烈士成基再舉於皖省事，又敗。君琅琅雪涕，目爲之腫，因念甯戚飯牛歌，有長夜漫漫何時旦之句，古今同病，不覺悲從中來。君姓何氏，卽改名曰旦。悲夫爲號，顧名思義，良足哀焉。於是在校中秘密鼓吹，陰結同志，事發被黜，未幾爲嘉防砲隊教習。兼嘉隊第四營排長，復充浙東西巡防營隊長，哨官幫帶，旋升紹屬清丈局防護營管帶。君之疊受清祿，因別有深意，豈爲區區祿位而甘就滿奴羈勒哉！居閒時賃屋武陵，立秘密機關。於是有志之士皆聞風來歸，君解衣推食，所費不資，始猶割畝以供繼，則舉債纍纍而君之家計由茲蕭索。然君不以艱窘易初志，仍復多方籌措，四出運動，不知者咸以浮薄少年目君，而君亦不之顧。尤難得者時君母張太夫人亦詞。

殉義者多人。新昌令侯某爲邀功計，羅織冤獄，緹騎四出，騷擾幾不可問。君遂出奔魯、粵、秦、燕間。所至之地，登臨山川，物色英豪，君之閱歷由此而深。越年返紹，入東湖通藝學堂。時徐烈士伯蓀爲紹興府中學堂教員，暨大通學堂主任，與君時相過從，交誼最密。復經同學許君畏三介紹，入同盟會。君天姿聰穎，浸淫經史，間作文詞，根柢深厚。堂試輒冠，儕輩丁未卒業，充剡東公學教員。於時事尤爲關心，時國勢日弱，歐禍將至，五分六裂，急在眉睫。君因而廢書，長歎慨然，有澄清寰海之志。是歲適徐烈士伯蓀起義，皖省秋女俠競雄流，血鑑湖，血雨腥風，天地無色，驚浪駭濤，全國震動。君乘間聯絡新嶧志士，希圖大舉，嗣因滿奴仇視，革命逮捕，黨人甚急，各省戒嚴，事不果行。君乃憤極自奮，曰：大丈夫處世，原當馬革裹屍，爲祖國效命，枯守螢案奚爲哉！以故不樂爲制藝，遂資緣入學兵隊。己酉考入浙江陸軍砲工學校，經俞丹屏君介紹，入光復會，值熊烈士成基再舉於皖省事，又敗。君琅琅雪涕，自爲之，腫因念寧戚飯牛歌，有長夜漫漫何時旦之句，古今同病，不覺悲從中來。君姓何氏，卽改名曰旦，悲夫爲號。顧名思義，良足哀焉。於是在校中秘密鼓吹，陰結同志，事發被黜，未幾爲嘉防砲隊教習，兼嘉隊第四營排長。復充浙東西巡防營隊長，哨官幫帶，旋升紹屬清丈局防護營管帶。君之疊受清祿，因別有深意，豈爲區區祿位而甘就滿奴羈勒哉！居閒時賃屋武陵，立秘密機關。於是有志之士皆聞風來歸。君解衣推食，所費不資，始猶割畝以供繼，則舉債纍纍。而君之家計由茲蕭索，然君不以艱窘易初志，仍復多方籌措，四出運動，不知者咸以浮薄少年目君，而君亦不之顧。尤難得者，時君母張太夫人亦同。

在旅次。雖艱苦備嘗。毫無怨色。古之所稱爲賢母者。當不得專美於前矣。辛亥秋。鄂軍起義。君在浙。響應於九月間。率隊光復浙江。任民國軍第二標標統。時值漢陽失守。金陵未下。警電頻傳。事機危迫。人心皇皇。越中一夕數驚。賴君鎮撫閭閻。得以靖謐。然君於籌備北伐。枕戈以待。旦夕操勞。寢食俱廢。其於誠教將卒。無異父兄。誥誡子弟。語語從血性中流出。故全標軍人。莫不感奮。旣而南北統一。任甯紹水陸巡防總稽查。兼統帶紹河水師營。陸師游擊隊。君治軍最嚴。風紀肅然。對於下級軍官之配置。尤能知人善任。量才擢用。靡不稱職。近年來民不聊生。紹興全屬。幾爲盜藪。自君蒞紹。二年。搜捕不遺餘力。因是萑苻悉靖。父老歌頌不置。君十餘年來。所抱政治革命之思想。一旦達到目的。其愉快爲何如。然環顧時局。社會腐敗。仍如其舊。君亟謀移風易俗。未得善策。已而欣然得計。曰。苟欲改良社會。非從戲曲改良入手。不可。蓋戲曲爲現身說法。最易感化性情。促進道德者也。因是與謝君斐麟組織戲曲改良社於紹興。又邀舊同志余與某君創辦新劇第一模範團。復樽節衣食。竭資設新劇養成所。授以新舊劇本。東西文字音樂。國文軍事教育等。無一不備。章程完全。成效卓著。與人論戲劇。娓娓不倦。嘗曰。中國戲劇出世已二千餘年矣。論語鄉黨篇曰。鄉人傺朝服而立於阼階。此卽戲劇之發端也。至唐天寶是爲霓裳羽衣曲。而戲劇始有專家。迄至明代。則踵事增華。漸有進步。惟俗傳各劇於理想終有不足。未見完善。殆滿清入關。滅絕人道。揚州嘉定之役。人民恨入骨髓。雍乾間有煤山記。桃花扇等新劇發現於南北。均明末故事。亦出名人手筆。乃虜廷知怨毒中人之深。恐引起人民惡感。以故懸爲厲。

禁曲本焚。毀殆盡。而煤山記至今失傳。此外庸俗編成。各劇大抵。扯東拉西。牛鬼蛇神。情節離奇。詞曲鄙俚。無怪世人指劇家爲戲子。以爲人生猥賤之業。莫過於斯。凡爲梨園中人。皆爲鄉里所不齒。不知文明之國。視戲劇爲社會教育之第一級。以故尊重。周至。觀劇者大都冠禮冠服。禮服以示敬。且戲劇爲鴻儒碩學所編。嬉笑怒罵。妙舞清歌。最足懲創人之惡念。感發人之善心。大有造於社會。豈徒以優孟衣冠。聊足賞心悅目而已哉。今我國亦崇尚文明。百廢具舉。設戲曲果能悉心研究。步步改良。而尊重自必與他國無異。卽經驗亦必與他國相同。安知社會不駕乎他國之上。豈得以戲者嬉也。而輕視乎哉。君之論戲劇。若是固非爲戲劇爲社會也。常見君於公餘之暇。袍笏登場。聲容態度。情景逼真。演新劇。則慷慨演說。痛哭流涕。最能發人猛省。至激烈時。則又毛髮直豎。毅然若不可犯。尤能眉聽目語。表情出之。江左夷吾。自讓獨步。在觀者無不舉目歡迎。掌聲雷動。故新劇家咸目君爲伶界之傑。出君遂以伶傑爲號焉。至君所編如少婢多情。繁華夢。童子三俠。內助有人。荆天棘地。各新劇。悉能揣摩世態。描寫人情。無微不至。爲社會痛下針砭。其神妙之處。尤爲有目者所共賞。將見社會收戲劇之效果。革面洗心。蒸蒸日上。庶不負君之苦心。而君之偉績豐功。自足昭垂於天地間而不朽。

● 記吳稚暉先生之倫敦劇談

(嗚 天)

吳君國學鉅子。而崇尚道德者也。十餘年前。以國事亡命。歷游東西洋。於社會主義社會教育等。尤深。

注意。嘯天於民國成立時相晤。得聆其倫敦之劇談。其言曰。倫敦一埠。劇院不下七十餘家。而其所演之劇。大都可區作三派。第一派爲文學演劇。第二派爲新劇。又分爲歌舞劇及演劇二種。第三派爲古劇。所謂文學演劇者。專注重劇中道白之文意。句斟字酌。無一字無一句不經文學家之磋磨。故能出語動人。或簡或繁。要皆深奧有味。真一字千金。不可移易者。其劇本大都出自文豪。莎士比亞之手。此種戲劇。演者聽者皆屬高雅文韻之士。非俗子所得列座。然此種劇院在倫敦亦屬最少數者。以其道白意味。既非普通人所解。而佈景神情。又非所注重。然論其品實。居戲劇界之第一流矣。所謂新劇者。實爲最適合現代普通人心之演劇。而其勢力亦日增。月盛。佔倫敦劇界之最多數。蓋其佈景既完備。劇情又曲折道白。又明瞭。其劇院建築之宏麗。景物之新奇。置身其中。恍惚如身歷其境。喜怒哀樂。深具感化之魔力。而演員之技術學術。又皆高人一等。蓋娛樂的而兼教育的也。惟此種劇院各有專長。有以樂劇名者。有以滑稽劇名者。有以舞曲名者。更有以景物名者。要其能得多數人之歡迎。則一也。所謂古劇者。爲其國中固有之劇。大部爲歷史的演劇。然劇雖陳舊。而能隨時改良。亦甚適合人心也。惟西洋演劇時。間大都以三小時爲限。而每劇亦不過五幕。不若我國之痴逾夜午也。

按紀元前五百年。希臘之雅典。人民蓋造一戲園。是爲西洋有劇院之始。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奧大利首倡改良演劇。注重美術及劇情。卽吳君所謂第二派演劇是也。然新劇之流入英法兩國。實較西洋各國爲遲。據吳君言。發達至此。足證新劇爲最適合現代人心者。至所謂文學演劇。大有似中

國元時之雜劇。其所謂古劇。又酷似中國現行之京劇。惟彼能改良以求社會之歡迎。此則不足以語此矣。

●記子美語二則

(靈水)

陸君名遵熹。字煥甫。五年前與余同校吳門。入新劇界後。改號子美焉。客臘來滬。就民鳴劇事。旅居尚近。舊雨重叙。覺其言行所及。非他人所能就述。近事一二。皆與新劇家密有關係。茲錄之如下。

靈水嘗以某報黨凌詆陸。問子美。子美莞爾笑曰。君誤矣。我非欲以聲色悅人爲斯新劇也。必以黨凌而力詆我乎。黨凌者爲其聲色耶。凌能與我同志。且不爾受矣。君毋爲我隻字辯試。以馮賈黨爭借爲殷鑒。馮何以黨。賈何以黨。而馮賈黨可否並爭。黨馮何人。黨賈何人。而黨之者各何用心。唇齒已寒。紙墨猶存。及今覆之。黨而負。能無悔於厥初之不當黨耶。黨而勝。亦必悔於厥初之何必黨矣。況我來劇界。自信別有寄懷。始樂此而不疲於人。何與焉。故譽不能當。尙足自愧。譽而求人。更足自愧矣。毀得其過。當以自喜。毀役於人人。又豈無愧耶。施受僅在人。我是非當以公世。我蒙君愛。君復能使人。人如君耶。如其不能。何畏人之毀我哉。

一日。余入後台。晤子美。子美坐幕後暗處。手巾拭淚。汎瀾未已。知其因演悲劇而有感也。百思所以慰之。竟不能成一語。劇畢。偕行。子美謂我。淚之下。問不自知。事後追思。每亦自笑。其痴爾然。天壤有此淚。



痕。痕。著。於。地。即。爲。地。灌。痴。情。之。苗。著。於。紙。即。助。筆。寫。痴。情。之。文。相。感。相。因。多。在。兒。女。間。情。苟。獨。鍾。愈。久。愈。深。影。入。夢。寐。至。於。疾。病。雖。春。蠶。自。縛。到。死。亦。甘。劇。本。非。眞。情。至。則。眞。劇。後。反。思。幸。尙。未。入。此。境。而。爲。旁。觀。揮。淚。之。人。亦。甚。幸。矣。春。航。悲。劇。出。諸。我。上。易。地。以。處。今。日。之。淚。更。不。知。多。落。幾。許。矣。

商
權
天鏡

商權

●維持新劇計畫

(秋風)

自有新劇以來。遞嬗至於今日。發達之量數。甚非吾人初料所能及。猶之拍電機。速度力。恐未能臻。此猶之飛行船。高度。恐亦未必過此。於是社會對新劇之心理。愈見其接近。而新劇家大得時矣。而資本家。利市三倍矣。加之各種人士。俱僕僕經營於新劇旋渦之中。以為最近之生活問題。莫良於新劇界。故迫切不得不賴之也。雖然此從表面言之。進而窺其內容。果何如乎。以盡實論。有不滿意之點。二。揭明之如左。

(一)人物 今日言新劇人物立論。下斷甚覺為難。譬如長行市肆。門面闊綽。相仿用夥。多寡相仿。行

坊陳列相仿。貨物整層相仿。價格低昂相仿。相仿者。即無差異之別。一名詞也。夫以繁鬧之商場。設店數十家。諸事綫縷無差。異而欲分別其果孰優。孰不優。孰良。孰不良。孰精。孰不精。孰融。孰不融。外表模糊。無從說起。雖老於買者。亦必瞠目無以為對也。必有人焉。出而偵察之。調查之一白。其內容曰。某店資本較某店不及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并二分之一。而無之。某店命運恐不

商權

一

能如某店之持久難之者則曰然則外表何以一律無差異是人當起而應曰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表似強而裏乾似堅固而實脆軟是粉飾也是裝潢也不可恃也耐久豈所望哉嗟乎是人之言何深合今日新劇界之情形也今日之新劇界亦是有外表而缺內容者其第一病即在人物蓋今日之新劇家半係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至不得已而流入於新劇界者欲其富具新劇之經驗再出其學問技術以餉社會不其難乎此說也在吾人已成爲口頭禪幾類於一宿三餐無可變卦者所以不耐煩而出此誠藉以表明吾言之非誣也試觀生也旦也丑也誰有何種奇特之技術誰有何種高美之學問吾祇見其舉止漂亮面首娟好善於滑稽而已矣他則未之見且未之聞也夫舉止漂亮面首娟好與夫善於滑稽果足以云程度上乘之新劇家乎實未見其可何則舉止漂亮面首娟好與夫善於滑稽仍隸屬於外表之部分中而非專門之技術真確之學問直接言之其內容未必佳也吾故曰不足恃也或曰以子之言求免鼓瑟而膠其柱緣新劇之趨勢不可以一言以社會之進退定新劇之進退以新劇之進退定新劇人物之進退互相維繫互相提攜互相交換互相循環髮髻若車行軌上斷不能制其定點也則將應之曰否此說與吾所發揮者適成爲對敵吾所發揮者乃深一層言非以平衡之光線視新劇也世界無知覺之物所以能維繫能提攜能交換能循環者非物自爲之人爲之耳此理凡具有初等小學二年級以上之程度類能推測言之理至淺明可無庸曉舌矣然則即以此比新劇誠萬不能更改之

論吾以爲以人物之精選與否方定新劇之進步與否以新劇之進步與否方定社會之進步與否是人物者主腦也猶行車視軌之管理人也烏可忽視之哉信如斯言或者方面之言論完全被吾推翻是吾已立於勝利之地位可昌言無忌矣則吾又烏敢吾且痛焉所痛者匪他爲新劇人物代抱歉而已夫今日之新劇家苟舉上言以參觀之則無真學問無真技術兩語已彰彰無可掩蓋此即吾所謂不滿意者一也。

(二) 劇本 普通流行之劇本可分爲兩種一爲新舊參合一爲純粹新劇二者皆未可厚非惟分別

言之似有兩疑難問題(甲)新舊果應參合否 如玉蜻蜓珍珠塔玉堂春雙珠鳳之類戲情屬古裝飾屬今吾以爲大不宜然在編演者之心理以爲方今社會上咸歡迎此等新舊參合之戲爲營業發達計斷不能越過其原有程度之外抱此宗旨尙難苛責苟一訴之於社會教育原理則大悖矣(乙)純粹新劇果能昌盛否 此問題即根據於上層而發生所謂社會上咸歡迎新舊參合之戲爲營業發達計不得不然也故純粹之新劇每屆開演人必望然而去之在編者用意亦太深取材亦太高非惟普通社會不表歡迎恐演者亦未必能領會何則程度兩皆不够也吾嘗觀今之編劇者矣不曰泰東即曰泰西實則大謬此即吾所謂不滿意者二也

綜此兩端以觀實爲新劇不能持久之大原因故不爲新劇永遠計則已苟欲維持至終也則吾期以爲匪求此兩道莫由惟斯兩道在今日新劇正盛時代一般人士之腦絃當莫不能發出此種主張

進之維持之計畫。不僅止此。更廣而言之。

婦孺以外。凡圓顛方趾。受過新劇滋况者。皆曰。此與社會最有功德者。教育有所不逮。惟新劇足以補助之。輔佐之。不知此種補助輔佐之機關。雖感化力甚速。惜不能時時留在個人心坎。過眼雲烟。頃刻化息。爲問懸一記念。其不易理。有當然則此補助輔佐之機關。又非圖一耐久之策。不爲功大題目。已着筆於以上兩端。此外有關係者。尙有兩事。畧筆之於后。

(甲)對於演劇者俸金之商榷。十年中與今日比較。演劇者平均之俸金。超過十之九倍。徵之事實。

無待疑猜。嗚呼。以現今社會金融之窒塞。國中經濟之蕭澀。迺分利分子多於生利分子。以是窒塞愈窒。蕭澀愈蕭澀。然而殆矣。危矣。或曰。子言誠然。然以之喻新劇家。寧不畏彼團體中鳴鼓而攻乎。吾答曰。此大不然。新劇家對社會是分利亦是生利。分利者人皆知之。生利者恐未必盡曉也。蓋社會以金錢接近。新劇界新劇界以劇事感化社會。使懦立貪。廉佞正。妄純於是乎。營商者營商爲農者爲農。即娘娘太太之類。當亦節釵弭修飾之資。以務公德事業也。以是言之。是新劇界非分利而又生利乎。雖然。此說似近乎強辯。以良心言之。今日新劇分子所得之俸金。實太豐厚。與其施以豐厚以養成驕侈之習慣。毋寧稍事撙節。以爲社會盈絲毫餘利。也是吾所商榷於演劇員俸金問題者。以然。

(乙)對於觀劇者取價之商榷。此層商榷殊亦新劇維持計畫中之一燒點。其解決亦甚難。何則。設

經營新劇者對於觀劇者從廉價入手。上等社會固無軒輊從違之心。存乎其間。下流社會中人。自是更形踴躍。聯袂而來。社會教育之功效。庶幾得收萬一。但為舞台主人着想。未免受些無形之虧。無他。半因演劇者俸金過鉅故也。故吾以為此層與上層大有連帶關係。欲廉價自非先從減俸入手。莫功也。至增價則觀劇者之程度與經濟兩皆未躋。尤無望矣。是以吾所商榷於觀劇者之取價問題。以然。

合此種種以觀。維持新劇於不蔽。誠大不易。易從數方面細為酌量。疏通障礙。各居其半。有心新劇者。審慎而詳察之。穩重以權衡之。孰然孰不然。聽其採擇施行可耳。

●女子新劇團

●與其女子單獨演劇

●母寧提倡男女合演

數年前記者有日本女友金原村事。組織女子音樂舞蹈演劇團。就商於余。余謂不如專習音樂舞蹈而去演劇。蓋女子天性富於美術。歷稽東西洋劇團。有男女合演者。有女子單獨以音樂舞蹈及種種如個技術演奏於舞臺者。充其量亦僅於歌舞劇中佔一席之地。決無有女子單獨團體而演正劇者。矧以中國男子新劇在今日無學術無基礎無操守已陷於岌岌可危之勢。今乃昧昧然而提倡女子新劇矣。姑無論其辦法如何。社會上之信用如何。他日之名譽如何。即以女子而化粧作男子亦已困難。

萬狀。記者於十年前在西樂劇院演劇。會化粧作西洋女子。於聲帶身段態度容貌種種。雖竭力求研而摹擬之。終以天然生理之阻礙而難得其神似。當時記者已有提倡男女合演之議。誠以新劇重天。然今以男子僞飾女子。其矯揉造作大礙劇情。而減去觀客之感覺力。故東西洋凡演正劇。無不以男女合演之者。由是以觀。男子之化粧作女子。其困難已如此。今以吾國久出深閨之女子。社會上之阻力重重。女界中之積習累累。一旦欲打破網羅。以與男子新劇並駕齊驅。記者非不贊同也。實以社會之現勢。女界之實力。與夫新劇在中國今日之程度及勢力。皆有所未逮。即使社會一致贊同。女界有完全擔負新劇之實力矣。則與其因陋就簡。組織女子單獨演劇團體。毋甯光明正大提倡男女合演。切實教授新劇學術。共負教育社會之天職。庶幾男女雙方之困難去而新劇感化之效用顯矣。不然如現今中國流行之髦兒班。其所演之劇。誨淫誨盜。固不脫舊劇之積習。而其十年教訓。倍受扑楚者。化粧作男子。能脫巾幗氣者。有幾人哉。然此猶曰舊劇不求神似。今以之擔任處處重天然之新劇。吾知其困難更甚於男子化粧作女子。萬倍何況其不加教訓。以包羅萬象之新劇學術。而僅僅以三日期成之。吾故曰與其組織不倫不類之女子單獨演劇。團毋甯提倡男女合演之。謂直捷了當。也不識主任女子演劇者。以爲何如。

論女子新劇廣義

記者前論女子新劇係從根本的解決從學理上立意自信無論如何此種立論必顯撲不破者然有不滿意於余說者曰男女同具官體同有智能豈有男子所能而為女子所不能者乎況當此世風澆薄男女當嚴分界限若倡為男女合演之說其流弊當有不可聞問者操此說者似是而實非蓋男女雖同具官體而賦性不同男女雖同有智能而作用不同即以新劇論男子化粧作女子其形體神情俱見支離今以女子化粧作男子其困難亦同記者不贊成女子單獨演劇亦即不贊成男子單獨演劇也然在此過渡時代男子單獨演劇猶可勉強支持若女子單獨演劇更有較男子困難者以聲帶論男子劬女子寬者使窄固難若女子效男子窄者使寬更難以體格論男子效女子即稍高大亦無甚碍目若女子效男子步履蹣跚肢體柔弱身材短小演者在在困難觀者處處覺其萎靡記者因此問題已連夕赴髦兒戲園研究而比較之試以女伶之化男粧者較之男伶之化女粧者其聲浪態度孰優孰劣此老於觀劇者皆能道之然此猶曰幼而學之歌步有規尙且如此而謂純尙自然且夕期成之女子新劇可以勝此乎况彼女伶舉止之活潑閱歷之繁雜以與今日規行矩步之女學士深閉幽處之閨秀兒較當又瞠乎其後

●脚本專利說

(君 躍)

今有人焉在大庭廣廈間提出一問題此問題即脚本專利說是也當時有一方面贊成其理由以為戲劇足以補教育之不逮感化人心挽救世道厥功甚偉惟是脚本類多抄襲易失真相且編纂者名

譽。權。利。多。受。損。失。是。不。可。不。提。出。專。利。要。求。當。道。允。准。執。行。年。分。辦。法。姑。俟。專。章。定。後。再。議。又。一。方。面。反。對。其。理。由。以。爲。戲。劇。不。過。係。一。種。游。戲。所。謂。社。會。教。育。究。竟。我。國。新。劇。家。之。程。度。及。社。會。普。通。心。理。與。泰。西。比。較。不。啻。有。霄。壤。之。別。況。現。今。流。行。脚。本。大。半。取。材。舊。小。說。亦。非。個。人。意。想。所。發。明。卽。不。然。戲。劇。既。係。普。及。教。育。之。一。種。機。關。是。應。取。普。及。主。義。可。無。疑。義。專。利。說。斷。難。施。行。雙。方。理。由。各。執。一。詞。果。能。通。過。否。尙。希。各。新。劇。分。子。及。閱。者。諸。君。表。決。君。躍。首。先。起。立。贊。成。第。一。說。以。爲。斯。議。案。應。當。達。成。立。之。目。的。

●劇本專利與普及

(瘦月)

新。劇。既。以。社。會。教。育。爲。前。提。則。劇。本。萬。無。專。利。之。理。此。記。者。昔。在。圖。畫。劇。報。時。所。極。力。主。張。之。理。由。也。不。寧。惟。是。且。愈。良。善。愈。能。感。人。之。劇。本。愈。當。求。其。普。及。惟。恐。其。流。播。之。不。廣。抄。襲。之。不。多。專。利。云。乎。哉。此。種。學。理。在。新。劇。未。發。達。以。前。創。之。已。久。乃。言。者。自。言。而。聞。者。若。未。聞。遲。至。今。日。此。說。卒。不。能。實。行。其。故。何。哉。

一。昨。余。友。君。躍。君。創。爲。劇。本。專。利。之。說。余。聆。其。言。大。詫。不。已。繼。而。平。心。靜。氣。默。察。近。來。新。劇。界。之。趨。勢。及。劇。本。價。值。之。消。長。乃。竊。嘆。君。躍。之。言。之。切。中。時。弊。也。然。君。躍。原。文。語。焉。不。詳。茲。更。廣。其。義。而。述。之。求。良。劇。本。之。普。及。是。也。然。輒。轉。抄。襲。之。餘。遂。致。因。陋。就。簡。一。劇。本。縱。極。美。然。以。吾。國。人。之。厭。故。喜。新。未。有。百。觀。而。不。厭。者。編。劇。者。知。有。成。本。之。可。抄。也。遂。亦。不。肯。耗。其。腦。力。從。事。搜。求。新。鮮。材。料。被。抄。者。或。亦。因。

此灰心不肯爲他人作牛馬。

洵至抄無可抄襲無可襲始一轉其腦中機輪編爲一二新劇本而社會信用失已多時推劇本不專利之弊不至悉舉新劇生機摧折罄盡不止甚至將原本改頭換面據爲己作致演時全失其中精采尤爲無恥由此觀之劇本專利誠不易之理矣。

●美術白話劇本之創議

(瘦月)

吾嘗見今之編劇者矣造爲離合雜以悲歡夫然後提其綱而挈其領貫其脈絡而順其節目其中劇情或憑空結撰或取材稗史用意非不佳編法非不良然而一入演者之目則驟變爲一種天然之具文若無輕重者此何故哉。

又嘗見海上新劇社之後台矣一劇未演之前任有如何之脚本或幕表呈於其前雖熟視若無覩所最留意者僅在何人去何角何角共應出場幾次至於劇情之如何演法之如何從無人肯加以研究(按此亦未可一概論新劇優美分子肯細心講求者亦不乏人然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必待臨場始羣圍繞於編劇人之側刺刺詢問不休一人未已一人復來此數小時中編劇人之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迨腦海既昏應接不暇其黠者或任意改竄下焉者乃敷衍從事而劇情顛倒錯亂之弊於是乎起矣。

欲救以十二弊使編者與演者兩無所苦惟美術白話劇本(此劇本二字係統括幕表及說明書而

言。差。有。幾。分。能。力。何。謂。美。術。即。每。編。一。劇。本。立。一。幕。表。於。每。幕。之。首。或。幕。中。最。關。緊。要。處。皆。加。以。圖。畫。或。美。術。字。使。易。觸。演。者。之。眼。簾。未。演。時。亦。肯。偶。一。瀏。覽。則。劇。情。易。存。於。演。者。之。腦。膜。臨。場。或。少。免。忙。亂。何。謂。白。話。即。說。明。書。及。幕。中。演。法。皆。用。極。淺。明。之。白。話。如。課。初。學。兒。童。則。演。者。視。覽。幕。表。時。或。可。稍。免。隔。闕。之。弊。

嗟乎今日之新劇幼穉新劇耳美術與白話乃教育幼穉之不二法門以膠投漆自然合洽無間非然者車小而負重強跛者以行千里其不顛踣者幾希矣

● 編新劇宜擴充範圍

(嘯天)

新劇復興垂一載矣。然試執演劇者編劇者與夫觀劇者而問之。新劇範圍果如是而止乎。抑猶有擴充之餘步乎。則皆瞠目不知所云矣。此實今日新劇不能進步之原因。亦即新劇至今日而爲止境無可進步之原因也。夫一事業一團體。至於無可進步矣。是大危險。是大恐慌。蓋不進則退。事之公理。吾同人自命有志新劇者。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宜如何平心靜氣以研究新劇事業。如何加盛新劇範圍。如何擴充則新劇命運。尙有日與月盛之望。若僅僅以牟利欺人傲然自大。滿招損盈。必缺。吾恐不及。桂枝香候新劇事業將絕跡於浦江矣。然則將奈何。是無他。當力圖擴充新劇範圍。以大放異彩。早樹基礎。立於不敗之地。演劇諸君編劇諸

君與夫觀演諸君當放大眼光立定志願須知新劇範圍固不僅僅在今日流行之夫人小姐公子狀元家庭範圍之內亦不僅僅在插科打渾簡陋平淡演劇範圍之內新劇既號稱社會教育救世事業自有難能可貴之宗旨在亦有專門特異之科學在且有趣味濃郁之美術在更有神聖高尚之道德在請臚舉之以與有心人一商榷焉。

(一)古劇 語云鑑古知今人無不有其愛祖國之觀念一朝見古衣冠表現於舞台則愛國之忱油然而生彼舊劇之能傳行久遠且爲一般文士騷人吟詠慨歎之所寄者良以寄託正大用意深遠徒以所習非人日驅於聲色娛樂之末且時勢變遷其編制取材頗足以阻碍進化者發揮而光大之是在今日自命不凡之新劇果能根據歷史取材正大吾知新劇範圍且較今日之僅僅以短衣窄袖演理想的家庭劇而數倍之況演劇所以感人與其全憑意造的情事而敷衍劇材不若根據史冊擇其趣味濃郁寄意深遠者而實演之吾知較之今日虛無縹渺之意造劇爲能得信用於人蓋古劇事事有考據人人有來歷觀者在未開幕之前固已先生其信仰之心人既信仰矣苟能表演完備其感人之力當有倍於時裝演劇者矣東西洋演新劇固亦兼演古劇且不演古劇無以表示新劇之價值亦無以發揮新劇之作用說者又謂新劇演古劇於道白化粧場法佈景服裝在在困難誠然誠然惟當創行之初但能去其不通於理者其餘不妨參酌舊劇而以新劇編制之一方面專請碩學之士從事考據以期完備也。

一外國劇以頑固斥人人必大怒頑由固生而固由不識大體不知時勢而成蠻苗生番之所以屈伏於漢人之下者以其頑固也印度波蘭之所亡國於英俄之手者亦以其頑固也故評人種者恒以其智識眼光之廣狹分優劣處今日天演劇烈之時一般國民非有世界的眼光俱體的智識不能戰勝於人類而欲灌輸此種大義於人人尤非多演外國劇不爲功擇其關於人道主義及世界之大勢國際之沿革東西洋文明之原流與夫道德俗尚之足以爲國人觀感者一一實演更輔以高尚之美術其勢力足以化及婦孺頑固去而文明進是所賴於外國劇且東西洋著名伶人及著名劇本原不範圍於一國其勢力名譽且達於全世界而人人受其感化之効誠以新劇家教育社會隨在而得致其用以視今日中國之所謂新劇除好色圖利外無志願除家庭時裝外無戲劇（卽家庭時裝戲亦不倫不類）是直自己尙不免於頑固焉能化人之頑固故今日新劇若能兼演外國劇則不獨能擴充新劇之範圍且足以自化而化人至慮外國情事恐與中國普通心理隔膜難收感化之效則亦是在編劇者之善於取材人心相去不遠豈有世界各國能流行者獨中國不能流行乎吾不信也

如上所論尙屬新劇材料之宜擴充範圍者其尤宜注重者是在擴充新劇性質之範圍性質之範圍宜擴充者亦得而分別論之

一社會性質 今日中國一般人民之急宜改革者是在社會社會爲種種事業之所寄亦爲種種禍

一 政治軍事性質 英人既滅印度改訂其學校之課本除忠順馴良外無教訓除家庭農工外無智識蓋不欲使其知有政治軍事之關係致不便於制馭是謂奴隸教育也奈何今日我國之自稱新劇大家以教育社會爲前提者其所演劇除家庭兒女外無劇本除妬殺淫盜外無事實除愛情滑稽外無言論從不見有社會性質之劇本其政治軍事性質之劇本更無論矣爲此者其以奴隸自甘歟抑以奴隸教人也否然者既以社會教育自命凡所演劇家庭固當改良社會改良尤所切要至政治軍事之關係在今日民國人民更當多所編演以期人人有國家思想而國乃強今演劇乃僅僅以家庭爲範圍一若中國今已亡國一般人民除家庭外可不使聞知且所演家庭劇亦未能導人爲善(如二笑珍珠塔雙珠鳳等劇是直導人爲穿穴逾牆且若提倡多妻主義者)是直全無心肝者矣故新劇而不欲自重則己否則非編演政治的軍事的劇本不足以見高尚不足以切收社會教育之効也

吾爲是說吾知難者又將曰社會性質軍政性質之演劇固屬高尚其如一般觀劇者之程度不到何此說也吾於一般惟利自圖畏難苟安之新劇家中習聞之須知世界一事業一學術一機物一人

類下而至於禽獸草木莫不日相競爭日求進步以期達能生存於世界之程度蓋程度無界限視世界之進化而進步況新劇爲導人進步之利器卽觀者有程度不逮者亦當日事提携引誘使漸進於高尙之程度非徒以娛樂騙錢但求合於一般婦孺之心理是且惟恐其程度日高故日以婦孺之演劇使一般大人先生政客士子抑其程度於婦孺之列此可謂退化教育在牟利者固屬得計其如新劇之本旨何吾不得不爲新劇鳴冤也

雖然強人之就我而日使失利則新劇事業且使人視爲畏途而絕迹於國中矣是不可不變通凡事無不以雙方利用而成立凡人亦無不以雙方利用而合羣今志願家以社會教育而鼓吹新劇而營業家亦利用新劇之美名以圖利此無可諱者但既得其利須顧其名名利兩得而事業方能垂久若外示改良社會之美名而內實日趨於卑下簡陋人以高尙之演劇告之者則假託於觀客之程度不到兢兢焉惟恐或失其利若此之爲吾恐美名既不能久假而實際上亦將日就衰敗爲今之道莫妙於除家庭劇外以男女愛情之關係而聯帶及於社會軍政之事實使觀者之目光自近及遠不致有程度不及之虞至於西洋劇歷史劇不過形式上之變換人心喜新甚當更能表示其歡迎者矣所以貴爲新劇者以其寓莊於諧寓公義於娛樂感人於不覺化人於無形然主持新劇者亦當不忘本旨一言語一動作須時時回顧勸化之意非徒以形式上之改變甚且較之舊劇有不如者此由於主持劇務者其眼光偏重於營業不惜犧牲主義以迎合社會之眼光故今日之新劇迴顧十年前之

新劇在在愈趨愈下。此吾儕抱新劇志願者所扼腕而痛惜者也。

然則強執吾所主張而使營業者服從之不獨正言莊論爲平人所不樂且陳義過深將全犧牲其營業亦非情之所當故余前有變通之說從家庭的事實而聯帶於社會的軍政的則不獨能引觀者眼光且以愛情之激刺而發生尙武國際種種事蹟亦覺複雜而有味且不獨此也能以科學的美術的作用以點綴劇情尤足以動人視聽而使營業發達亦可得而臚陳之如下。

一科學之補助 聲光化電力學水學算術等等舉凡足以顯奇形異色者皆可穿插劇中爲娛耳悅目之助。

一機械之補助 東西洋舞台如轉台推台台窰轉盤以及音器水盤影燈種種增聲增風增火機等皆屬極完全之機械演劇使用足以使劇情格外生色。

三畫片之補助 中國新劇流行之畫片大都皆出自普通畫師之手其於舞台光色及變化作用皆未研究宜請佈景畫專家從事則能處處合適而使新劇愈顯其精神。

四音樂之補助 舞台例於台前有音樂隊每幕外則用之此外劇中夢景及無言之表情皆須用相配之音樂以襯托之。

五唱歌之補助 人之喜怒哀樂發於性情性至非歌唱無以表情故新劇於性至時例須有歌詞以表現之其感人者有十倍於表情者。

六。舞。蹈。之。補。助。舞。蹈。有。隊。舞。有。對。舞。有。獨。舞。皆。所。以。發。揮。情。所。不。逮。此。外。若。假。裝。舞。滑。稽。舞。皆。足。以。感。人。興。趣。其。美。麗。動。人。有。非。普。通。觀。劇。者。所。能。夢。見。者。

此。外。如。相。撲。如。虛。形。戰。爭。皆。有。一。定。之。手。術。決。非。不。學。無。術。者。所。能。夢。見。是。在。有。心。人。之。提。倡。而。研。究。之。不。獨。營。業。藉。以。發。達。實。有。關。於。新。劇。價。值。者。若。孜孜。爲。利。不。顧。大。局。吾。適。見。其。利。之。小。也。故。歷。舉。新。劇。之。範。圍。以。告。有。意。擴。充。者。也。



紀

事

病
霍
題

●中國新劇源流考

▲日本派之輸入

▲春陽社之發軔

夫教育之道首貴潛移默化誘導於無形之中不宜死守成法以為圭臬是故欲求社會知識之進步通俗教育尙矣戲劇亦通俗教育之一也往昔舊戲盛行大半荒謬無稽之事居多頗不合教育宗旨自新劇創辦以來於茲數載凡稍有知識者莫不備極歡迎以為有益社會能補學校教育所不及然而飲水思源焉可食其果而忘種樹之人吾於是作中國新劇源流考

前清政變後吾國青年子弟留學日本者踵相接輒以課餘之暇兼習游藝諸術戲劇其一也歸國後親舊劇腐敗情形慨然思有以整頓之於是竭力提倡新戲思取老戲而代之一般留學生躬自登場以為學界青年勸然所演皆日本派當時識者頗竊非之厥後人才輩出漸有發達之望於是創立團體招請同志編輯良好之脚本以為研究改良地步而海上新劇新劇之聲遂洋洋盈耳矣



(瘦月)

王鐘聲者新劇巨子而中國新劇之首倡人也。時亦返國在滬見同志紛紛投身新劇乃慨然以改良戲劇自命與馬湘伯沈敦和等發起春陽社賃屋于白克路聚集同志日夜編練新劇海上諸青年聞之欣然往學一時人才濟濟稱盛舉焉。

中國新劇之有團體以春陽社爲最早其社員又皆曠學之士故聲譽獨隆排練既久在滬串演頗受滬人士歡迎後又赴杭串演欲藉以開通風氣不料演未久忽因事與人涉訟而轟轟烈烈之春陽社遂爲此催命符所逼而全體解散矣。

解散後鐘聲北走幽燕演新劇于京津間由是鐘聲之名益噪而新劇價值亦日益重時南方新劇人才颯舉電發如火燎原迨遲之又久有任天知者出創組進化團有團員數十人因不得志于上海率其衆西走沿長江一帶如鎮江南京蕪湖安慶等處皆曾卜地串演備受歡迎且沿途招攬同志學界中之有新劇思想者多加入其中自進化團倦遊返滬而海上新劇家遂分途四出以冀擴充於是或南渡海而至甬甌或西溯江而抵湘鄂或往遐陬小縣或赴通都大邑蓬蓬勃勃如火如荼此蓋新劇極盛時代也。

自王鐘聲被害而新劇界之氣燄爲之一挫自進化團失敗而新劇界之氣燄再挫此後崛起者雖不乏人然而一苦于辛亥之革命再困于時勢之恐慌展轉因循遂成今日頹喪之現狀而復有此最慘最烈之二次革命發生其間真新劇界之一大厄運也及戰事停後提倡新劇之聲又起人心對於新

劇之愛不忍釋於此可見有志之士盡歸乎來

記者案自古有盛必有衰天理相因循環遞嬗本無足怪况禍福常相倚伏以廿世紀之新思想新事業而不能戰勝于競爭之場取舊腐而代之者吾不信也則今日新劇之失敗至此或者天故挫之使蓄其鋒譬之塞翁失馬又安知非福也乎

● 一年來上海之新劇

(義華)

▲ 新民公司

▲ 新民社

▲ 民鳴社

談上海近年新劇之歷史者莫不以新民社爲其宗殊不知新民社者新民公司所產出而新民公司之發起人即組織現在之民鳴社者也爲述其歷史非欲推崇民鳴社也揭近年新劇發達之真相耳去夏美人某在上海攝各處風景欲攜回本國作影片之用事竣有餘具杜君俊初因影片僅有西人演攝欲集中國人創辦商之於經君營三張君蝕川二君以爲然言之美人美人亦然之於是組織新民公司專攝影戲張君赴寧鎮各處遍請新劇中人教之演戲更請鄭君正秋爲之編戲鄭君夙於新劇有經驗者也於是事成月餘影片盡會二次革命起上海有戰事因以輟演此時之新民公司困苦異常各藝員茹苦含辛百折不撓新民公司乃能生存於狂風驟雨之中至月餘益不支鄭君發議開

演新劇以爲補助。經君等甚以爲是。初欲演於滬南新舞台。未果。杜君乃假愛提西戲園演劇。兩天所演者爲正劇。惡家庭。鄭君手編也。時當新劇屢敗之後。滬人對於新劇頗有一種不信任之心。故各藝員雖竭盡心力而觀者寥寥。因是愈困。然嘗往觀劇者輒稱贊不絕口。各報亦皆爲之掄揭。鄭君甚以其有機可乘也。謂爲背城借一之舉。爰假謀得利戲園試演。方其初也。觀者並不踴躍。天雨之日。座中祇有十餘人。而各藝員不少懈怠。一如平昔。其毅力爲不可及。匝月信用漸溥。觀者有增。靡已而新。民社辦事人存居奇之心。欲排去舊同志。鄭君不能阻。因是各藝員亦多爲之不欲。經張杜三君不善新。民社之行也。另行組織。民鳴社不滿意於新。民社之藝員羣焉從之。更由資本家經君潤山同出襄助。錢君病鶴亦爲辦理一切。假座歌舞台開幕。開辦之初。羣爲民鳴危蓋歌舞台。素處絕地。交通不便。假其地爲戲園者無不喪氣而去。經君聞之慨然曰。辦事而有精神。事無不成。歌舞台前此之所以。敗乏精神耳。我具堅忍之志。去弊興利。安有不發達者哉。開辦多日。秩序井然。偶有爲座客病者。經人指述無不立除。人皆稱之。於是新劇益爲社會所信任。而新。民鳴對峙於上海。得以大行其道矣。今歲春新。民社遷入福建路。肇明原址。後月餘。民鳴社遷入湖北路中舞台。原址當此時也。上海之新劇園更有開明演於謀得利。今遷入歌舞台。移風演於福佑路。今遷往泥城橋。更名文明。競化演於福州路。亦皆獨樹一幟。互相爭競。復有啓民者。方在組織中。創辦者爲孫君玉。聲聞不日亦將開幕矣。嗚呼盛哉。

希臘戲劇之原起

(瘦 月)

▲摘譯巴因氏世界通史

▲悲劇與喜劇

希臘爲歐洲最古之國。凡一切文藝美術無不自希臘發源。戲劇在古希臘時亦爲美術之一種。英語謂之(德拉瑪)初起時僅於祀酒神時(西語謂之柏卡司)(Bacchus)以詩歌跳舞獻於郊壇。以山羊爲祀。祀時衆酒徒塗酒滓於面游行唱歌以誤鄉民。并作種種粗俗之劇以取媚於神。

祀神之外復有悲劇(Tragedy)(當時謂之山羊歌)喜劇(Comedy)(當時謂之村謠)之發生。悲劇聲多和緩所演悉係治罪復仇及翌讚英雄上帝等事。演時蔽之以幕。派使者專司其職。當時希臘大詩家皆重名譽尊之爲第二生命。凡人經詩歌讚唱名譽即高人一等。故詩歌之在當日頗有價值。甚有富家大族出錢購人讚揚者。

首倡戲劇而負盛名者爲伊思啓納斯。所福克而斯及歐銳批德司等三人。當時謂之劇界三傑。三人事業悉在歐人所謂最古之黃金時代。三人所編劇本甚多大抵伊思啓納斯以高深勝所福克而斯以艷麗勝。歐銳批德司以悲慟勝。三人各有不同而皆受社會之歡迎。歐洲戲劇之發達三人實爲其鼻祖。暇當另爲三人小傳以嚮閱者。

●新劇公會成立記事

(曉峯)

新劇在今日爲幼稚時代。舉凡學術營業俱未完全發達。其必待研究而始得進步也。明矣。然既無師承。又無勢力。其研究之道。必待聯合也。明矣。新劇公會者。即所以結合羣力。共求新劇學術上勢力上之進步。其遠因則起於前三年之新劇俱進會。俱進會係承上海新劇勢力失敗之後。許嘯天、王漢祥諸子爲挽救新劇計。乃有新劇俱進會之組織。不一年而以各人職業上之關係爲無形之銷滅。此後之上海實爲舊劇全盛時代。營業之發達。人才之高貴。社會之歡迎。皆無以復加。然盛極必衰。後難爲繼。加以營業之失利（入款大而出款亦大。統算營業並未得利）社會心理之喜新厭舊種種原因。於是新劇復興此非提倡者之力。亦非社會真有觀新劇之眼光。更非演新劇者已有新劇之程度。亦人心自然之趨勢使然也。然時勢能造英雄。英雄亦當利用時勢。當此時也。海上新劇院如林。新劇子如鯽。不求實際之競爭。實際之進步。其敗也立見。然欲求其有勢力有實益。則仍非聯合不可。許嘯天、王漢祥諸子乃又有聯合新劇界之議。恐不得多數之同意。許嘯天乃先撰爲通告書。以請有心人之贊同。其通告之文曰：

天下事物有分子。卽有聯合。聯合者。合同性質之團體。對外以保護擴充。其固有之權利。對內以羣策羣力。期共同之進步。若各自策勵。力求其內部之完美。此各團體對己應負之責任。是謂競爭。競爭是

一事聯合。又是一事競爭。自競爭聯合。不可不聯合。聯合所以謀公共之幸福。抵公共之禍害。不然外侮之來。俱受其害。即欲保其一分子之安全。亦不可得。如商店之與商會。各商店之品物。競爭。巧以力求。一分子銷售之暢達。此競爭也是不可不競爭。則無進步矣。若商家一遇公利。公害。則立泯人我之見。共聚於商會。以謀公意。此聯合也。萬不可無。否則其勢渙散。無力以致公利。亦無力以拒公害。矣。總之在學術智識上。不得不互相競爭。而在事實進行上。又不得不力圖聯合。況新劇。負擔教育社會之大任。而在此萌芽時代。無根據。無統系。外患有之。自棄亦有之。而猶不速期聯合。共謀事業之建設。以早收社會教育之效。徒自各立門戶。招搖傾軋。外界之名譽。日敗。內部之敗類。日衆。堂堂正正之社會教育。一變而爲自欺欺人之流氓生活。好女色也。貪貨利也。相鬪狠也。消息傳來不絕於耳。我新劇界諸鉅子。其速共謀內部之整頓。學術之教養。造成新劇家之品格。與實力。是急宜繼新劇俱進會之遺緒。改絃更轍。若新劇學校。新劇公報。新劇聯合會。新劇編譯所。分門別類。立新劇之基礎。在在不容稍緩。凡我同人。稍具眼光者。當亦共表同情。如承贊同。請列名一俟。集有多數。再行議決。進行此佈。此文刊諸新劇日報。不及二旬。而簽名贊同者。已二百餘人。其人名亦列左。

許嘯天 王无恐 王漢祥 王家民 陶天演 陸子美 黃小雅 王瘦月 陸子青 張雙宜
馮叔鸞 許瘦梅 孫雪泥 錢化佛 經營三 張蝕川 汪君良 朱孤雁 沈暎天 江幻情
夏秋風 陸鏡若 羅漫士 徐半梅 吳一笑 柴曉雲 許天隨 張瘋鸚 汪遊優 李同聲

凌憐影 李悲世 賴敬軒 張亞龍 陳警心 林孟鳴 王惜花 趙文聲 張則鳴 郭詠馥

蕭天呆 張翠翠 邵迺琨 胡家聲 丁楚鶴 張麗聲 查天影 楊潤身 楊世亮 馬清風

徐申之 黃幼雅 劉耕仙 吳湘濤 陸非非 孫民俠 羅笑倩 鍾笑吾 薛光明 俞崇秀

徐石僑 羅玉亭 葉冷痴 劉淚鵲 陸健兒 葉拂塵 戴病蝶 周牧庵 蔡曼倩 沈木公

顧覺塵 影化女士 少石女士 悲悲女士 醒民女士 競兒女士 王病僧 蔡逸天 李瘋呆

沈民醒 傳籟天 徐東海 嚴忍寒 金石聲 楊悲耶 姜天懺 殷怡怡 孔扶風 胡悲天

顧懔懂 應時 唐石呆 趙灌注 李虎 車亦痴 周雲龍 陸伯初 王痴僧 洪漁翁

夏韻珂 李悲秋 華劍俠 李花影 錢迷容 姚雅鳴 錢惜陰 張冶兒 李霜鐘 何寄紅

顏雙孝 徐天一 寥天一郎 倪天梅 陳鏡花 徐揚僧 胡笑笑 呂半耕 傅秋聲 王猷大

陸雪梅 丁效翠 曾有年 朱覺覺 山精一 王鐵牛 王非非 周劍雲 高海嘯 李塵隱

夏塵俠 朱真如 張鳳梧 陸魁元 張鴻魁 沈麟笑 鄭呆民 馬恨情 逸士一 袁雲樓

劉漢玉 龔漫翁 洪倉梅 殷戈隱 朱旭東 顧希林 王天素 蘇寄生 徐青樵 陳浮生

王嘯吟 李恨儂 應子卿 鍾雙影 鄭正秋 朱雙雲 蘇石痴 沈冰血 金雲影 朱雄飛

陶夢秋 呂則敬 史催榮 徐人傑 沈景星 顧志方 徐玩客 陸德昌 曹眉峯 沈禮誠

周之 薛達孫 張天恨 陳悲時 陸士林 汪孟起 韓達心 鳳倩影 胡雲洲 胡泉生

錢自然 張悲秋 陳鶴鳴 葛劍瞻 吳寄塵 龔嘯恨 盛覺非 張俠兒 胡理卿 忻庸丁

胡鐸民 金惜影 陳夢蘭 黃夢月 卞半痴 黃喃喃 章耐忍 費天逸 陳池生 朱吟梅

李瘦紅 王一士 張瘦痴 王一靈 裴愁痴

贊同者既如許之衆，其事勢在必行，乃邀集各團體重要人，開第一次預備會於四馬路之共和春。到會者爲許嘯天、王漢祥、徐半梅、經營三張、蝕川、陶天演、王无恐、汪優、凌憐影、朱旭、東顧、希林、蘇寄生、林孟鳴、陸鏡若、醒民、女士、競兒、女士等二十餘人。先由許嘯天報告聯合原因，經衆公決定名新劇公會。從德行技術上着手，其開辦費由已入會之會員担任，又會員年內會費二元，入會費一元。如有不敷，再開特別捐款團體的，以團體加入單獨的，以個人加入。非新劇中人而贊同者，亦可加入。將來報館學校繼續開辦，由各劇團聯合演劇集資規定章程。公推許嘯天爲起草員，草議成立，印送各團體。修改俟第二次預備會公決通過，再行繼續召集同志開成立大會。

逾一星期而許嘯天已將簡章起草完備，乃仍假四馬路共和春開第二次之預備會。修改章程公決於陰歷三月初五日下午一時假中舞台開成立大會焉。

屆時到會者來賓不計外，新劇同志約三百人左右。當由許嘯天報告發起情形及演說本會大意。繼宣決草章一體通過。繼續演說者有汪洋、馮叔鸞、孫玉聲、吳我尊、朱旭、東顧無爲、陶天演、諸君。大致以和衷共濟實求進行，勉勵同人演說畢，則選舉職員。當即正式行記名投票選舉法。其當選者列名如

下。

正理事	汪洋
副理事	許嘯天
藝術主任	陸鏡若
編撰主任	徐半梅
會計主任	王漢祥
文牘主任	林孟鳴
庶務主任	陶天演
交際主任	王无恐
評議主任	馮叔鸞

其於幹事則由所屬之主任推舉至認創辦捐一層則俟第二次會集實收之

劇史

義華野



劇

史



●血簀衣

(秋風輯)

血簀衣係日本初立憲時之一記事悲劇也中國各劇場所演俠女傳俠女鑑都督夢各新劇皆本此劇本事改頭換面而成然脫節欠通處頗多不及原著遠甚惟民鳴社名生顧君無為曾照原著真本排演斯劇劇場佈景服裝一律洋式劇中情節略叙如下

長崎太守髭野太郎舊官僚也恃金錢武力運動國會議員志在必得迨揭曉長崎志士鳴野魁當選髭野憤極恃蠻殺魁於室魁妹蓮俠女子也為復兄仇披簀衣帶笠月夜要髭野於郊外而殺之並割其首以祭兄

劇 史

男爵星月潔僑寓東京市潔弟星月仁隱居長崎之鄉間因與潔政見不合二十年未通隻字仁奇窘妻故僅留一女名蓮一日暴病垂危自知不救急作遺書命蓮持往見潔請其留養仁既故蓮持書往道出長崎市即髭野被刺之夜也遇鳴野蓮於郊外正相叙間忽來飛彈中月蓮之頸項星痛極而暈鳴以為其已死也取遺書為暫時隱身計冒星月蓮之名投爵邸潔本無子至是甚慰視鳴如己出蓋亦不知其為偽也孰料星月蓮經醫士半井君之醫治遂依半井並偕往見潔忽見鳴野蓮於邸第大罵盜婦竊書賊並訴諸警署鳴恐累及男爵至法庭自首法官以其年幼減一等定罪禁十年男爵且為作伐許配陸軍參謀武田永約定出罪日結婚蓋武亦鳴野魁之舊同志也

●狠心嬌娘

上

退職武員莫錦山家居無事忽藏邊告急奉巡撫命出征託妻母於從弟李不才李素涎莫妻張氏色乘隙調之張不從不才僞言錦山已死逼之張氏矢志不渝李逐之張氏乃與莫母沿途行乞後莫榮歸不才與莫嬸李氏誑言莫母張氏已死錦山乃祭於祖塋詎莫母張氏亦以窮極思尋死至祖側塋母子夫妻相見大哭不才聞信夜入莫營行刺未遂為錦山所殺李氏亦以無顏見莫自縊死。

●善惡鑑●

周維翰館於李浩然家年關散館歸途遇張錦夫婦因貧欲賣妻周慨然解囊以所餘束修與之勸携妻去周家素不豐歸家後索債者紛至周與妻王氏分赴黃德莊克敏家索舊負周至黃處被拒而回王氏至莊家克敏素涎其色慨然假之金而

增數於筆據尋持據索詐思乘間得王氏未遂大恨設計害黃德而置尸於周門官捕周下之獄先是莊妻焦氏與宋青有染克敏乘勢殺宋而厚賂宋妻使勿洩後宋妻仍將其事洩之於差頭張錦錦設計救周莊判充遠邊軍

●黃孝子萬里尋親●

黃友仁之妻趙氏頗有姿色鄰少年陳伯善屢挑之趙不為動會伯善以事誤死詹氏遂嫁禍于黃擬得趙而甘心賄邑令誣友仁入獄罪論流友仁既流趙氏窮無所歸乃托其子瑞麟於其姑已則歸甯瑞麟之姑適周氏周固謹愿無能姑見家屬淪替因虐遇瑞麟瑞麟不堪其虐然其孝弟性成亦無疾言怨色久之益虐幾至無地容足遂負氣而別誓必上天入地尋獲乃親趙氏歸甯未幾其母忽以病卒長兄小丞浪蕩無狀迫妹再醮有胡

紳者年老無子欲納側室而媒婆以趙進趙誓死不從胡紳義而女焉友仁流至中途忽脫羈勒然而費用乏缺因乞食于道嗣以拾金不昧見重于胡而夫婦遂得重會瑞麟經霜歷雪備極苦辛卒為莊紳所救得以父子重逢洵悲劇也

●鴛鴦譜

劉秉義生子劉樸幼配孫寡婦女珠姨為媳男長女大迎娶有期誰知好事多磨劉樸抱病劉妻談氏聽卜者之言不能改期屆期迎娶其中有李多管者與劉有宿怨從中破壞至孫家報告並令孫寡婦之子玉郎代妹過門不料劉樸不能起身經其母談氏令女慧娘喬裝代為結婚一對假鴛鴦送入洞房後被父母看破兩親家大起交涉後經喬太守將錯就錯撮合鴛鴦偶因迷信之毒成一自由之婚亦佳話也

●可憐姨太太

楊國棻四川人性佻達納賞為甘肅通判聞其叔楊遇春升陝甘總督往求差使遇春素惡其為人囑令改省不聽遇春怒奏誣其職國棻以家居非長策復往河南乞援於遇春子國楨國楨時為汴撫又素與國棻善乃復為納賞得知縣分發湖南回籍請咨之日在成都逆旅中始識無賴陸萬斛陸知國棻喜漁色引之私識髮匠妻駱氏駱本與陸有染至是美國棻勢乃謀斃髮匠偕國棻萬斛之官湖南國棻既得官作書迎家屬至湘國棻有妾周氏性極賢淑生子大男亦聰慧純孝至是皆不見容於陸駱二人國棻母不能制國棻亦舉家政悉委二人手二人益放縱穢德彰聞會母死丁憂回籍服闋後復往而周氏之被虐遂從此不堪問矣旋國棻罷官歸陸駱懼禍發誣周氏與徐媽

子小四子通國蔡大怒生置周氏棺中迨塾師王有義仗義伸冤巡按鮑如冰盡心察究冤始白駱氏自縊死國蔡發充遠邊軍

●媛殺強盜

陳秉彜秉鈞兄弟也父死後分產不勻以致彜貧而鈞富鈞性奇吝彜向借金輒拒之彜憤甚入山採樵值羣盜初劫得某家金甚夥正計議窖藏之所為彜所竊聽乃偽為盜狀竊金歸秉鈞聞之亦如法往盜失金頗惶急見秉鈞以為彜也殺之秉鈞妻顧氏見夫久不歸倩彜往尋彜往負尸歸後盜首有名天鼠者因夜入秉鈞家為彜女媛媛所殺羣盜聞之大怒屢思復仇皆為媛媛所阻卒之盜魁被捕正典刑焉

●苦海花

龍翰章宦家子家饒富聘妻黃氏名秀雲雲父奸

險詐偽貪吝不仁其與龍氏結婚原為謀其財產而秀雲性賢常諫其父之非翰父喜黃才故命其子從岳讀一日忽接家書言龍父病重翰章束裝旋里至家未數語父即死喪事未畢又遭盜劫翰章遂一貧如洗無以為生不得已復往岳家岳憎其貧待之異昔欲改嫁富貴者其時適當滿清末造大捕革黨有某欽使巡閱長江嚴稽革黨黃遂欲以黨人之名加禍翰章並擬以女嫁於某欽使為妾女偵知之乃救翰章出女亦扮男裝逃為志士所留並許為招婿女伴諾之嗣後翰章亦為王某志士所留至家遂知伊二人為未婚夫婦即為之成親

●戲言招禍

劉重慶破落戶子弟也然已娶有一妻一妾不但夫婦之愛情篤即妻妾之間亦無間言一日劉與

妻王氏同赴岳家賀壽。岳父王芝明給以洋十元。使謀生業歸途遇舊友袁大生飲以酒酪酩而歸。妾詢以洋自何來劉戲謂其己將汝押去妾以憐愛已久不忍分離星夜避去時有屠夫趙不仁賭博大負見劉門半掩即入內行竊賭劉醉臥竊其洋而去詎為劉所覺起身追之為趙所殺次日鄰居以劉門未閉入內窺之見劉已被殺妾亦不知所往使人告知其妻控之官差探四出妾自逃出後途遇崔明貴與之同行遂為差探所捕並將少年身畔搜得洋十元指為鐵証執之官屈打招認已成信讞下之獄。王氏以夫冤已洩赴某寺燒香中途遇盜被其刦去盜言第一次為盜曾將劉重慶殺死王氏乃以酒灌醉之而逃赴縣控訴沉冤始雪。

●仇大娘

仇仲晉人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繼室邵氏撫之幸能温飽仲叔尚廉利其嫁屢逼之邵矢志不移廉陰串於大姓欲強奪之里人魏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久之邵漸聞知冤極漸染病懨懨不起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即為娶姜姜肥瞻女頗稱賢能使祿從師讀魏嫉之陽與福善頻招之飲噉與弟析產福然之以告母母怒詈之福恚魏乘間誘與賭博倉粟漸空母知之遂為析產福賭益狂積債纍纍無所為計因質妻資邑人趙閻羅漏網之巨魁也慨然受之福旋背盟趙大怒橫加凌虐福懼賺妻與之魏聞竊喜奔告姜實將傾之姜怒訟與福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慰之不聽怒責之即拔簪刺喉創甚趙以帛束

之明日牒至趙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又久知其暴立斃之姜昇女歸邵氏聞之一號幾絕病大漸祿年十五營營無以爲主適魏招祿姊大娘來冀啓其爭大娘既至見狀忿氣填膺詣邑投狀訟賭徒官僅杖責又訟諸郡判追田給主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寡遣少子歸遂留母家主持家政有范子文者家中名園爲晉第一魏故引祿入其園冀觸范怒而殺之適范以夢故見祿禮貌有加又妻以女魏又嫉之誣祿通盜罪徙口外祿至北都遇兄流離爲丐與金令歸既至關外遇父爲某將軍僕父子相逢悲喜交集尋將軍爲之昭雪父子同歸歡慶團圓魏乃易嫉爲諂卒爲丐而死

記者曰魏以積怨屢圖報復乃屢讎之而屢福之信夫盜泉之水一掬一污彼狡獪之徒觀於斯劇當亦知所悔矣

●三雌老虎

軒轅生有妻張氏性極悍潑生不能制問計於其師馬學士學士勸生納妾藏嬌之夕學士率其羣姬及衆賀客力制張氏雌威張氏銜之乃僞爲師覓妾而使人於鄉間尋得某氏兇悍女與之思藉洩前憤學士用種種方法令鄉女無從發威張氏無如之何然對生仍兇潑如故師乃復設計匿生誘張氏再醮給言作嫡詎入門後忽有猛很如虎之大婦與之詬誶萬端張氏無法忽生自內出張見之極不自安生具道始末張始痛改前非誠心馴服皆馬學士之計也

●馬介甫

楊萬石生性懦弱娶妻尹氏悍甚橫暴之態至不堪言喻衣翁以敗絮食翁以糠粃萬石雖惡妻莫能護父弟萬鍾亦懾於嫂之悍至於愛妾弟婦積

威之下更不敢有所言。萬鍾友馬介甫有俠氣。聞其故大不平。施以小計。竟化尹氏而萬石不愼。洩之。於是悍如前。萬鍾忿擊嫂。暈焉。疑其死。大恐。下井自盡。而尹氏蹶然醒。忿叔擊之。逐其妻馬介甫。又至。視其狀。責萬石。服以丈夫。再造丸無效。知萬石之不能用也。引其父及萬鍾子喜兒去。尹氏見衆各散。離復遷。怒於妾鬻之。詎知禍起倉猝。遭回祿之變。家產蕩然。尹氏復從奸人。遁去。萬石子然一身。流爲丐。後遇喜兒。始得團聚。時則弟婦已迎歸。乃贖其妾。同享家庭之樂。馬介甫一人之力也。而尹氏卒不得善終。民鳴社社員鍾笑吾飾馬介甫。俠義之氣溢於言表。蕭天呆飾楊父。悲慘沉痛。令人酸鼻。張雙宜飾尹氏。描摹悍婦無微不至。可稱合璧之作。

●相思局

紅樓夢中之王熙鳳。一奸險淫蕩婦人也。其私通賈蓉等。在原書中固已有跡。可尋。而賈瑞以蠢爾俗物。亦作爛蝦蟇。吞天鵝。調熙鳳於園中。熙鳳乃僞迎之。隱遣婢僕一窘之。於積薪房中再窘之。於暗室更以糞移穢之所以懲其邪也。賈瑞飽受飢恐凍辱。回家受責於其父代儒。而好色之心至死不悟。卒至因相思而病。因病而死。雖有道人風月寶鑑之寓言而不能救其迷誠有益風化之劇也。

●薄命花

富翁張玉峯有一妻一妾。妾生長子伯嵐。妻生次子少峯。伯嵐性很毒。好漁色。涎趙家玉霞。美欲與議婚。自知貌醜。恐見棄。求計於劣僕周升。升告以少峯美豐姿。使代表求婚。而於合盞之夕。暗易之。伯嵐喜以計告父。玉峯不允。周氏素縱子助之。玉峯無法。祇得依從。詎料禍水滔滔。即從此發源。新

夫婦雙雙宵遁中途遇盜折散鴛鴦一則輾轉流離終難逃阿兄之手一則強顏事敵卒手刃夫暴徒劣僕刁妾各無收場義婢俠傭快殲仇寇迨玉峯豁然省悟事已嫌遲若觀者能領略全神定然

有益

●雙珠記

武林蔡某有子二長祝三次自強女一名愛珠請李宏儒在家教讀蔡之中表姪名王鐵心者亦讀書其家愛珠與王素洽時蔡某遠出未歸蔡夫人以愛珠年漸長欲爲擇婿意頗屬王繼又憶及其住居蘇州之姨姪名朱錦堂者家貲較王稍富遂函令其前來而請李教讀命題一試王朱兩人文學之優劣朱遜於王遠甚於是蔡夫人以愛珠許王之意始決事爲朱所知深妬王之奪其婚也乃乘李教讀散館後設爲種種陰謀刺傷祝三并盜

其佩戴之珠而嫁其禍於王王無以自白遂逮諸獄嗣爲自強之友人王姓以偵探著而自號爲劍客者盡力偵探其事而王寃始白劍客之偵探此案也於朱之家遇其幼年時曾同學於小學中之女士陳麗珠也陳於此案後亦與力不少旋劍客於此案破獲後往陳處探望剛及門被朱之兄華堂率領流氓多人將劍客毆傷迨陳聞聲自內出視則劍客已暈去麗珠上前捉賊亦被擊傷後經鄰里將朱兄捉住送官治罪劍客受傷後住居病院一切皆麗珠所資助麗珠此時雖負重傷然同在院中猶勉強支住善事劍客劍客得以不死元和李知縣李宏儒之兄此案破時聞諸元和縣署事爲李宏儒所知念及舊日師弟之情急召王蔡至蘇爲之了結其事復感於劍客與麗珠之德遂并爲之主婚以成四家之好朱則判以徒刑

●恒娘

洪大業妻朱氏姿致頗佳伉儷甚篤後大業納婢寶帶爲妾於是牀第間勃谿之聲常達戶外大業左右爲難不得已置寶帶於別宮無何朱氏徙其居與布商狄姓者爲鄰見其妻恒娘姿僅中人妾則甚娟好而狄獨鍾愛恒娘殊不解其所以因問之曰夫人果以何術而至此恒娘一一告之朱從其言始則裙布荆釵垢面敝履躬親百役繼則盡易常服霧鬢鳳鬟光艷奪目於是大業牽幃審視遂親朱氏而疏寶帶洵釵釧叢中之韵事脂粉隊裏之趣劇也

●玉虎墜

是劇首幕爲馬武下山訪賢遇卜者王平知馮燕爲一時豪傑邀之人夥馮燕不從馬武刃殺王平懸其首於馮燕之門馮遂以殺人嫌疑入獄馮之

劇 史

庶母某氏利馮家資益坐實之更逐馮妻及馮子馮異母子投宿尼菴忽遇王平之女先是女夢月老示兆謂將爲馮異妻醒而掘地得玉虎扇墜既遇馮氏母子女已心許之矣馮異尋爲某顯者挾之去馮夫人及女乃相偕赴京覓之路遇羣盜劫之入山盜魁乃馬武也知爲馮王家人釋之並爲具狀訴之於理馮燕得釋馮之庶母及其黨徒俱伏法馮入京後旋入贅於某顯者家馮夫人王女踵至由夫人主持效娥皇女英故事焉

●離恨天

有白于玉者肄業某處學校星期休息游玩花園歸途遇雨避居李母家見其女鳳仙美而豔由同學生謀遣張媒婆向李母求婚遂成佳偶結婚未久白爲乃父喚歸父誕陳氏之多金使與陳麗娟結婚時有胡伯言者性陰險而喜漁色見李鳳仙

九

涎其色。既而知為白。所得心頗恨。恨白歸里。後胡使王媒婆設法給之。又為胡妻所逐。母死。旅館流入妓院。與白遇。白為之贖身。携歸。時白以父病。電促歸家。鳳仙遂為麗娟。虐待麗娟。本與祥生私通。為鳳仙窺破。密謀殺之。陳母聞聲出視。又為所殺。麗娟乃與祥生挾資逃。白歸見鳳仙陳母俱死。乃挾槍自殺。麗娟逃出。後又為祥生所殺。祥生中途遇盜。亦為盜殺。是劇情節離而合。而離奇與妙。誠近日新劇中之不可多得者。

●苦鴛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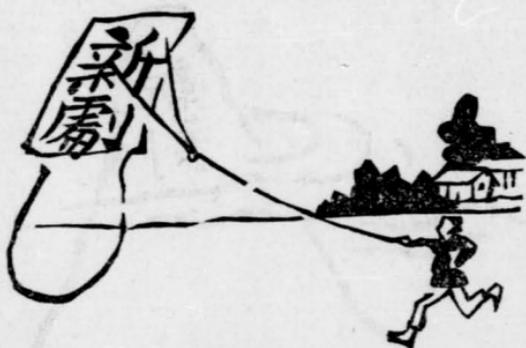
趙桂英女學生也。受業某學堂。英家貧。一日考課有參觀人張志強。見英之程度最優。獎勵洋五十元。忽英接家書言母病重。亟告假回家省親。所得洋五十元。當夜被賊竊去。有趙二者。母舅也。係無賴子。見甥女有姿。遂暗賣為娼。後經志強將英救

出路中遇舅。由張扭送警事畢。二人擬遊學東洋。於半途遇李大即竊賊也。覬英之美。即與張交好。以毒藥酒斃張。欲強玷英。英曰。要吾與爾為夫婦。須以實告張之死。情否則決不從命。李乃以實言告之。後鳴於官。斬李英自刎而終。

●一女二婚

王心齋窮儒也。妻范氏生女。紉針幼與傅孝廉子為婚。孝廉官於閩。卒後十數年未通音。問心齋家貧。如洗。借同里黃富翁之銀為買。中途忽遭盜劫。富翁索欠不得。涎其女。美強欲娶為妾。作償。欠欺有虞。小思見而憐之。湊銀以備還償。不料晚間為賊竊去。其妻夏氏恐夫責。即懸樑自盡。停棺於荒野。又被宵小盜棺。夏氏復活。回家後有馮秀才為之助。金令王心齋至富翁家。歸還富翁以酒款待。醉後將女親口配與富翁。家不知家中。范氏感馮

秀才之義面許與馮繼而傳母又命子卯生前來
催親爲此一女已配三夫乃控於公堂後經明太
守以先定婚者爲准罰富翁之錢歸還馮秀才其



中情節離奇誠絕妙

之新戲也

●家庭恩怨記

婺源王伯強委身軍
界光復之際侵吞巨
款棄職潛歸有子孝
先性純孝媳映雪亦
婉麗頗得伯強歡
人無賴夏敦仁羨伯
強多賞勸之納妾固
勾欄中人夙與優人
魏雲樓通自入王家
兩情不斷往來如故
一日方幽會爲孝先
所見妾懼以計陷孝
先孝先得白自刎

死映雪因之得瘋疾王僕痛之據情告伯強伯強
怒獲魏雲樓殺之妾至數其罪亦殺之此劇爲著
名家庭慘劇情文兼茂誠爲別開生面絕無僅有
之劇也

●險姻緣

汪惟仁髦而吝有女志貞幼字趙憲民趙家貧寄
於汪家惟仁鄙之有醫生梁雪桐者役於惟仁私
設之醫院中久艷女美欲娶之而碍於趙因使其
僕陶器設計鳩趙爲婢所覺倒行其計陶醉倒乃
令趙衣陶衣縱之去而以趙服加陶未幾汪至竟
誤殺陶梁乘機脅汪使妻以女汪懼而從之婢以
告女星夜偕遁時趙適寄食近鄉陳姓家遂與女
會有俠士黃海樓者憎梁無行設計誅之翁婿始
復團聚云

●梅花落

劇中圓珠為意大利第一富豪穆特爾侯爵之女公子嗣被拐騙葛爾孫拐至英吉利克利夫海港逼令圓珠賣娼幾經苦楚始被一老年男爵所救



圓珠感其恩與男爵結為夫婦又為人所謗幾遭不白之冤天相吉人卒免於難而謀害圓珠者後均不為善終此劇為歐美各國最著名之哀情新劇其中情節有非我國時裝所能表出者左右能於此深為

●多情種
研究必特色無疑

王少圃與表妹陸雲娘幼相嬉長相悅欲得為妻而姑丈拘謹以中表避嫌不許少圃因思成疾鄰嫗徐媪憐之與之媒趙姓而趙姓慕邑神邢氏勢以女許邢氏子少圃病反劇而邢氏以墨敗少圃乃得締婚焉不料雲娘因父絕王氏婚憂鬱成疾不得已飾新婦送王氏適趙家亦送婦至王家不知所措旋經人排解乃並歸少圃

●錯殺奇案

商人毛圭性情粗暴新自外歸飲於酒家醉後露真言致酒家婦見財起意昏夜入其家適其姨因避雨亦宿毛所有賭徒涎姨色思乘夜圖姦二人暗中摸索誤成鴛偶毛歸見之以為妻不貞舉刀殺之持其頭往訴岳適張氏因父壽辰返家夫妻見面大相驚異石圭旋被捉將官裏去幸其友夏克力為辨誣得脫於累

●儂薄命

陸維德富而不仁。債戶方靖。臣貸款六百金。無力償還。維德即取其子少臣為質。維德無子。妻死。僅一女名梅芳。又通於貧家女。而生次女名蘭芳。貧女嗣以貧病死。梅賤視蘭。積不相能。維德恐長此爭鬪。家醜將外揚。乃寄蘭芳於酒肆。女主王嫗家。陸有司會計名胡羣者。久涎蘭芳色。而蘭芳與少臣固已惺惺相惜。終身相許矣。胡羣乃賄王嫗。進讒於維德。以梅芳配少臣。而以蘭芳嫁胡羣。少臣與蘭芳各出。亡相遇於某劇院。幸賴俠友王富山。斡旋之力。一對可憐蟲。始得效鵲蝶。雙飛。然好事多磨。為維德偵知。以強力劫之去。此時蘭芳已得孕。潛出而產於野。然玉容憔悴。難以圖生。乃嚙指作血書。貽少臣。而自盡。少臣與王富山追蹤。至則已返魂無術。少臣乃以遺嬰託富山。即以身殉情。

焉。

●大男

奚成烈有妻申氏。性悍妬。與其僕奚福。素有染成。烈經商在外。申氏逐其妾昭容。及子大男子。旋為蔣秀才救去。認為義子。後大男年漸長。赴闈。得中之官。四川適昭容。亦輾轉至其地。父子夫婦重相遇。申氏則為人所賣。受盡艱苦。尋亦與成烈遇。成烈惡其為人。降之為妾。而以昭容為嫡妻。成烈東翁甄某亦以其女配大男云。

●敗子回頭

金紹齋有子不換。日事賭博。屢戒不悛。竟將紹齋夫婦氣死。田產房舍悉償債務。復被奸人誘惑。思售髮妻張氏。美而賢。竊知不換將鬻。已乃遁往。母舅程全仁家。哭訴求計。舅有女淑秀。頗慧。囑張先返。召媒。嫗詣金。關說。又易男裝。至不換處。偽云。

置妾以重金買張歸不換得金復被債戶奪去無路可投往舅家求作傭僕舅捏詞云將不換荐給某公子不換方入侍忽覩妻驚疑不止誤墮什物大遭公子叱責忿極自盡爲周云靈救援令伴子讀後得名程後歸其婦不換自是不復蹈故轍云。

●懺悔

有徐夢華者性情好逸不事學問閒居無聊輒以玩耍自嬉其友陳箴言規勸屢矣而徐若罔聞一日陳又見徐爲無益之行乃大加規勸誨以自新略謂人生百年如白駒過隙當勤求學問以備世用徐不省悟後以其戚梅介臣之吹嘘爲某公司事務員未幾以不勝任故該公司下逐客令徐至是始念陳言知咎由自取且愧且悔乃以悔意告陳並求教焉陳因勢利導勉慰逾恒徐以如夢初

覺易名覺華乃刻苦自勵卒爲聞人

心

說
疫月題

寫情
小說
痴情地獄



(古翁傷心人)

傷心人曰。天生人。孰無情。無情者。木石也。然木石亦自有情。不過不能運用已耳。惟是萬物以人爲至靈。故其運用情有獨到處。擴之處。世接物近之鄉。井家庭之間。以及吐屬舉止之微。苟有悖乎理者。即出乎情。反言之。昧於理而孜孜罔求於理者。未有不濫乎情。不寧惟是情之範圍至廣。遼者也。世有溺於情者。闇於情者。善用情。卒爲情所縛。束致破其家。喪其身。且影響及於第二第三者。又有不透。悉情字訣。茫茫然摸索情之方寸。至死而不悟者。凡是種種。一言以蔽之曰。痴情。嗚呼。彼芸芸衆生。男女兩界中。受痴情上頭之毒害者。抑何多耶。然猶有作長篇文字大書特書以表述其後。曰某生爲情死。某某爲情遁。又必歷敘事實。衍爲演義。刻意描寫。肆求裝潢。悼之以詩歌。贅之以贊聯。若憑空結撰之函簡之銘。誅東拉西扯。務必求肖於情者。則尤不啻恒河沙數。寶貴紙筆。任他塗去。爲誰辛苦。爲誰忙。徒惹痴人空拋眼淚。此等著情小說者。不亦慎哉。傷心人初未嘗研究此情字。頻年爲人作嫁。其間目擊。

而耳聞者有可悲可哭深足爲情界抱不平靜思之藉以爲彼青年男女被誤於情者大多數不能回頭坐是輾轉死於情葬於情毀家於情雖有惕之使醒震之使悟終底無救嗟夫蓋已墜入痴情地獄之圈層中矣吾欲救一般痴男女吾不能無言無已待吾寫出一段傷心事來

普渡洛迦之間山水甲東南諸省古刹如林黃沙萬丈滄鄩與歇浦航路鑿通後交通便利猶如履闕壬子春三月緬陽沈雲生強予作旅行之伴侶予固嗜游歷如命者欣然允之乃命僮整行裝登堂慰別白髮人翌日遂買棹偕雲生行彼時風景爲四季冠和風吹來衣袖輕揚海潮忽起忽伏如人之對來賓行鞠躬禮表歡迎狀者然兩岸山嶼相峙高下縱橫髣髴若遊性物園中形狀種類良畫工所摹擬不到也沿山之麓村民雜居結椽以茅炊烟縷縷蓋時己巳午交渡故阡陌間惟有二三黃犬奔走吠狺而已雲生手石頭記一倚沙發反覆誦吟若有深味予則徘徊徜徉瞻玩雲色沉沉黯黯恐雨之將至乃入室而與雲生談家庭間瑣屑事

既抵普渡登陸者紛紛見夫一般善男信女多肩一黃布袋有朝山進香字樣未入菩提室口已喃喃念彌陀狀至可笑雲生謂予曰方今人心不古世道日替社會一息之延尙仗泥塑木鐫之力爲多是則迷信者正維持世道人心之利用品君毋笑反被若輩怒勿敬也予曰然

當彼時予儕所藉爲寄宿者殊無確定緣游歷性質所賦無往而非我之家我之室拘澀勿能也一日涉佛頂之巔值一僧年二十許貌娟好猶閨中美婦雖衣裙襖勝如羅綺望而知爲非久歷梵林中者

予固好事通訊問焉。僧指東向桃葢初含處。欵歎爲予告曰：辨君口吻似在越嶽上下。非若人（指雲生言）之別一省俗者。余以爲世上無事無物終不能越過此。一情事嗚呼。余往者盡爲奴隸於情界中乎。予猶未解其屬意。僧又繼續爲予告曰：頃所指桃花叢開處。固余下鉢安杖之所。苟勿嫌鐘磬之繁曷同歸一參禪理。紅日尙依依急急胡爲者。

行行復行行。寺已攝入予目光線中矣。此時雲生不知所往。予亦怱然置之。無何小沙彌以茗進。味甜而色冽。久之僧出予以法號問。勿答祇俯首長思量。稍性燥者當曰禿驢無禮。予則大不然。思必有以探其究竟。於是持蓋於僧前。再四以溫藉之態度使僧必有以吐實。一部大煩煩惱史遂自此始。

僧曰：先生少安。先生毋躁。一剎那間。烏足以盡始末。不厭煩惱者。其惟暖酒爲消遣乎。予正渴首表贊成。半酣而煩惱史開卷矣。僧曰：余固絕端不贊成道。與佛者。余甘爲此者。不得已也。豈呱呱墮地時所能料及哉。余家固望族。祖若父皆中科舉。每試不售。抑鬱以終。余家無厚蓄。所恃以飽三餐者。祇有薄田數十畝。母氏理家內外。稱賢兄弟。四余居三壩。篋融洩有同被風。長次皆娶。惟余付闕。如弟則幼雅之年。正消磨光陰於啞喑之中。尙非擇僂時。余出亡已兩易春秋。屈指此時。當在高小學掣卒業文憑歸許久矣。嗟乎先生。此余家之一段大畧也。先生不厭煩請畢。余出亡之原因。余之出亡也。初意本欲一死了之。不果然者。知己難逢。述事無人。徒死不足以警後人也。予急欲抉其詳。固慙慙其張懸河之口。一瀉到底。彼亦知予之急不及待。乃復言曰：嗟乎先生。余實新學潮流中之過來人也。至今日者。

皆皆字下忽又接住一若怒馬將奔堅勤其鬻予益偏促詰之再四彼則呈露惱喪羞愆之狀似不願言似不忍言沉默久之方發其哀艷之聲曰余滿擬以彼姝之眞姓名告先生惟是光天化日隔垣有耳既自蹈森嚴之網不能盡如先生達者橫議之來原可置之然余又觸起他種思念不甘卒言惟是骨鯁在喉不能不吐徵先生亦已矣實告先生彼姝者鍾氏阿嬌其人也余家與鍾姓一墻前後結鄰有年彼家多女英雄鮮男子適女皆商賈中物阿嬌居最次二老更視爲掌上珍誓不字必欲得一快丈夫兼爲兒婿鄉俗間所謂入贅者即此阿嬌與余生長同地且同時兩情脈脈種源已先彼家二老表面上對待余之感情殊亦優渥得往返周旋無忌學餘歸來篝燈夜讀阿嬌直爲余之良友雖漏轉三更猶膩談無倦容有時一案假寐首首相聚亦不爲怪嬉笑得意竊以夫婦爲比例彼二老及余母縱窺於形入於耳亦必裝作痴聾引而避去然防余二人者未始不根據於是充而言之造物弄人諸出意外阿嬌之死與余之出亡顧不受其無形之影響耶

予聞斯言不覺一振慄設此時授予以鏡者面盤上當現慘惶之色時雲生追踪至迫予返下榻之所僧固留遂止焉情史中葉因被打斷

韶華荏苒白駒過隙予與雲生寄跡普陀忽忽閱一星期此一星期中涉高山望遠潮尋奇石訪古洞十趾所至靡不叢林疊翠古巖開顏雲生性落拓往往隻身飄游莫知所止間且醉臥沙床笑向石語小子筆拙形容猶未肖某夕雲生竟不歸予得此機會庸甘錯過乃造僧室夜深人靜百無遮攔予亦

乘其不備以探視其作何狀。噫彼正捧百疊八行書盤膝長讀。淚猶泫泫沾衣襟間也。予逕入彼掩藏不及乃出以相示。求秘密焉。書曰。

妹嬌謹稽首拜手致書於最契合最親愛之桂郎。前曰嗟乎桂郎被前生孽債今生債不清且加重焉。此心雖灰當猶未冷。妹負汝妹負汝負而已矣。夫復何言。然妹有不得不言者在。死何足恤。苟不言者洵可恤也。嗟乎桂郎汝亦知負汝者何人乎。果妹耶抑否耶。郎未必知郎亦未必不知。靡論知與不知。妹固不得不一剖肝肺。瀝陳曲奧於桂郎前。逆知郎得此書未讀內箋時必喜且狂以爲嬌妹通訊。尙不忘舊意。中人既讀內箋當曰痴女子痴猶未悛。是直陳情表。令余勿噴也。然情海狂瀾或有挽回之望。卒讀後文又必拂袖逕起。覓一良好結果。追妹於地下。得重造陰界圓滿之家。庭惟是種種理想戰鬪於妹之腦絃中。妹雖筆之於書猶冀桂郎一回頭登彼岸。天下之大豈乏妙人兒如妹耶。妹知固有千百千倍於妹者在也。桂郎自不知耳。嗟乎桂郎事已如此。當知純鋼堅鐵良匠搖頭積疾險症名醫束手。李僧入室母氏引狼。桂郎原可奪席。令堂又復掣肘。婚姻不自由。終身大憾。嘗見夫伉儷間同案話史。携手偕游。因艷羨者及於悲哭。此時形景苟郎在側或可慰藉。一二無如郎者以一笨女子之依戀。飛翔異鄉。時而土時而賈。時而笑時而泣。音信不相授受。消息似已隔絕。然而妹固知郎之士之所以爲士。賈之所以爲賈。笑之所以笑。泣之所以泣也。直接言之妹負郎郎亦負妹。間接言之負郎者令堂。負妹者二老也。進而言之負郎者非令堂。負妹者亦非二老。恨

祇恨文明不早開通。嫌遲縱外。觀得其氣象。迺頑固之家。喜舊惡新。是其常態。法律人情。奚可挽回。是負耶與妹者。天也。嗟乎。天負吾二人。吾二人其將何以對付乎。青山黃土。固妹葬身之所。至耶則國家多事。士庶待命。前程正遠。好自爲之。往者雖有誓死不娶之宣言。似亦可以消滅於胸次。死一薄命女子。殉一磊落丈夫。殊大不值得。苟不然者。妹之所以表白良心。使耶不疑者。適以殘耶矣。烏乎可哉。秋風蕭瑟。秋雨淒涼。夜臺鬼哭。玉碎深閨。碧血霜刃。生死過渡。作此絕命書時。猶聞杜鵑聲。聲追隨耳邊。似將喚妹同入其羣者。嗟乎。桂郎妹今死矣。妹竟死矣。平崗山畔。斗然一塚。鐫石以鐘。嬌娘字樣者。即妹之新營起居也。異日者。桃柳展舒之候。耶果有心曷以冷飯淡羹。跟逐於踏青少女之後。一奠妹之孤魂乎。嗟乎。已矣。妹今死矣。妹竟死矣。陰陽路遙。後會自有期。桂郎珍重。毋以妹爲念。

中秋前一日。妹鍾嬌娘和淚書此。

書讀竟。予恍然大悟。書中所謂桂郎者。蓋即僧也。計是書達到時。當猶在塵俗間。其剪去煩惱絲也。必因嬌娘之死而出。此可無疑義。至其離家之原因。又必因嬌娘困於二老命。強與李某結褵。以已之夙願不能償而出。此更不可不言而喻。然已負嬌娘多多矣。

野靜人罕。夜分更寂。惟聞風聲與樹葉聲。相酬唱。僧與予同屬傷心人。對此聲浪。不忍久聽。乃各就寢。未幾。敲山門聲。緊急逾恒。心知有異。小沙彌起戶出視。率一舵夫。進喘喘爲予告曰。有短紙在。有短紙在。予急趨下床。就燈光讀之。外封書遺致某某寺。某某啓。無他言。內容祇五十六字云。

弟蓄死心久矣。一言蔽之爲情已耳。死大快事。固可無言。惟知己偕來。不能無臨別一言。方寸紛割。書不成體。弟雲生臨投海之前數秒鐘。帥率書。閱至此方悉。雲生亦投向痴情地獄中去矣。至此心緒更惡。究不知與雲生同構此孽。冤者果屬誰氏。女悶葫蘆始終莫破。遂悵悵單身歸閱三年。復訪某僧據寺中人云。已逐波臣去。二寒暑矣。噫。真可傷。

哀情
小說 影裏情郎

(囑天)

第一章 這般可喜娘罕曾見

淺笑輕顰嬌啼婉轉。美人之絕技。英雄之黑獄。當之者鮮。不披肝瀝胆纏綿至死。然人孰無情。值此世風險惡。時事日非。我生也有涯。若不於女兒歌泣中討樂趣。則將以顛扑枯窘終其生乎。於是一般多情兒女。大啓智慧。紅顏綠鬢。憐卿惜我。情海茫茫。相率而徵。逐浮沉於其間。幸者花前月下共証石上之緣。不幸者死別生離。化作杜鵑之血。然在明眼人視之。幸與不幸。其竭精疲神。纏綿至死。則一也。黃土一環。長埋天寶韻事。碧穹千古。不管歌舞餘年。興念及此。不幾欲捶天裂地。恨造化之多事乎。然亦在人之善於自悟耳。雖然。余爲是論。蓋亦有鑑於黃君之情史。而發請詳述之。

黃君碧岩者。余之總角友。生而獨具慧心。擅文事。亦精武備。三年從戎。閱盡名山大川。胸襟益豪。嘗登崑崙之頂。而歌大風。又北走榆關。倚長城。而俯視廣漠。其游記多道人所不能道。嘗謂余曰。兵凶戰危。

最背人道。徒以一二人之好大喜功。貽蒼生以無妄之災。實則千年一剎。那人生一蜉蝣。窮兵黷武。蠻觸相爭。不值識者一笑耳。故碧岩之在營壘。亦不過藉以觀河嶽之雄壯。寄叱咤於風雲。及記功歸來。更厭棄世俗。屏絕豪華。雖在慘綠年華。公侯門第。而其高潔優閒。則不減韓王騎驢湖上時也。

春花秋月等閒去了。碧岩乃盤馬挽弓。行獵於崇山峻嶺。放鷹逐犬。盡一日之力。而所獲甚夥。乃分交僕從。負擔而歸。已則緩轡徐行。游目騁懷。行行重行行。自崗而至於山麓。時則夕陽西墜。羣鳥入林。道傍老樹。婉轉如龍。木葉盡脫。伸其枝枒。作撐天狀。二三紅葉。猶戀故枝。而迎風飄拂。斜陽映照。倍增鮮艷。若爲嚴冬。枯寂之山谷中。一開笑顏者。山盡則平原一片。衰草連天。迎風俯仰。若垂死軍士。與勁敵力戰。爭最後之勝利者。殊不知野火嚴霜。天演物競。非春風時候。不容再生。原之東則村屋二三。隱約於蒼松翠柏間。村名綠野。蓋一交春季。則平原青艸。與村樹蒼翠之色。相映射。慘綠連天。有足怡人者。碧岩卜居城中。往返必經是村。時則一鞭遙指。馬蹄得得。已渡板橋。而行村市間。矮屋三椽。布帘一片。赤足黧面者。三五相聚。效齊東之野談。以銷此農餘之歲月。陶如也。市尾清水一泓。茅舍臨門。舍傍翠竹一叢。短籬圍焉。小鳥噪於上。黃犬吠於下。而瘦梅一樹。枝上含苞。若美人之露其半粧。故使嚙眼者。之舍之不得視之。不足者碧岩。乃下騎臨流。繫馬小作流連。正俯仰間。忽聞柴扉牙然。一十七八妙齡之女。耶俯首珊珊出。坐沿門之石橈上。玉指玲瓏。紅絲纏繞。蓋以暮色蒼茫。閨幃深沉。爲惜光陰。計移坐門前。就垂盡之日。光製絨織之香囊耳。在女郎意孤村荒寂。門庭清幽。當無有窺見顏色者。孰知平

視細審固已有翩翩之少年。在况以女郎之瓊姿玉貌。雖亂頭粗服而愈顯其清艷皎皎之梅耶。亭亭之蓮耶。彷彿似之。且斜陽一抹。側映粉頰。其嬌嫩美麗。有使人憐愛無從者在。碧岩英爽磊碌。從不屑瑣瑣於兒女事。見人之嬌啼淺笑。輒以自取煩惱。嗤之。故行年雖二十餘矣。而未嘗知情之爲何物。且以婦女爲可厭。蓋生長綺羅才貌俊逸有郎如玉小姑姑見之。未有不擲果滿車者。而碧岩遇之。皆視如庸脂俗粉。蠢蠢陋質耳。且富貴兒女類多驕奢淫迭粗鄙不文。雖極盡其珠圍翠繞金裝玉琢之能事。亦適足以形其醜劣。故碧岩嘗謂女子俗物也。其語言之淺鄙無味。行動之輕浮可厭。裝束之跼蹐不雅。在在令人不耐不意。今日邂逅綠野村之女郎。不得不盡反其平素之主張而俯首拜倒於石榴裙下。蓋女郎之美麗自頂至踵靡不可愛。此時碧岩屏息靜聲以領畧天香國色。而不可一世之氣概固已於一剎那間爲此脂粉英雄所奪。然女郎則未之知也。良久良久忽聞嬌聲婉轉發自櫻唇。諦聽之。則若斷若續吟咏成句。何處洩鶯啼。晚霞聲聲喚到阿儂家。六橋草長馬蹄穩。踏遍春泥半是花。覺其詞旨清艷出諸嬌喉。字句俱香。正神往際。女郎又吟曰。人愛花品高。我愛花及時。牡丹有時謾富貴。須何爲。則直蔽蕙富貴自道身分矣。

珠喉婉轉音韻鏗鏘。雖木石人聞之亦當魂銷眞箇况其寄託高潔詞意深遠明慧如碧岩亦不禁點頭默許稱先得我心者。由是因愛而敬。因敬而感。默念此皎潔之美人乃託生於蓬門褻牖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天生麗質。豈竟於空山荒村中終老乎。是亦太可惜矣。在碧岩私意深欲毛遂自荐於美人。

前一探其生世。繼思嬌若春花者，大都凜若冰霜。苟出諸唐突，而逢彼嬌噴者，不獨轉圓爲難，且將使彼美芳心疑我爲輕薄子乎？然則其惟有舍之而去今日之奇緣佳遇等諸夢中畫裡耳。果能若此，則此後之情天魔劫，可以銷滅而記者之一部情史，亦可不續。無如三生孽障一見傾心，在碧岩此時，心中腦中耳中目中推而至於一呼息中一步履中，無不有此皎潔艷麗之美人，在不意龍騰虎擊之少年。此時已呆若木雞，驟視之不幾，誤認爲石人銅像乎？

正莫可解脫際，忽見一玉色狸奴奔騰跳躍而出，依女郎芳躅，捧線球而弄擲。女郎乃微俯玉頸，嬌聲叱之，更抱置柔懷爲之撫理。毛片一顧，盼間而玉樹臨風之少年，乃映照於盈盈之雙眸，見其喪魂失魄之狀，有使女郎不禁掩唇微笑者在。女郎天性渾樸，嬌愁無羞，乃以纖指向地視碧岩曰：「足盡濡矣，復繼以吃吃之笑。碧岩聞女郎語，始自覺雙躑躅濕急俯視之，則一窪泥水已爲一雙綿鞞沾濡淨盡。則亦不禁自笑曰：「不圖纔餐秀色，而此身已墮泥塗矣。女郎聞之急正色曰：「秀色在我於汝，何干？汝自泥塗於我，何干？言罷，亭亭起立，將携其女紅而避之。碧岩乃大惶愧，急前趨而致禮曰：「願生福薄，固不應潛窺玉容，然錦心繡口花貌瓊姿，寄生於窮荒僻壤，女郎卽風雅自賞，以終其身乎？況世途險噫，恐有不容自賞以終女郎之身者。願生實爲女郎憐惜，爲女郎恐懼，故不自知其唐突，願女郎早自爲計也。一席情話，頓使柔腸百轉，蓋女郎身世固有極悽惻極危險之事實。在今以碧岩數語，撫惜直覺盈盈此身，前顧茫茫一腔心事，爲君鈎起，不覺俯首弄巾珠淚滴瀝矣。碧岩見之，乃大悲恐，卽復致禮曰：

一言唐突罪實萬死。惟爲女郎顧慮不覺傾其肺腑。今乃以此傷感吾知女郎有大不得已之事。在如不疑。鯁生爲狂薄。請有以示。知尤願女郎先以芳名見告。瓊耶仙耶以女郎之皎潔。當有以此命名者矣。少年乃刺刺不休。女郎則嚶嚶莫止。正傍惶際。忽籬內大呼。茜霞女郎乃急歛悲。應聲珊珊而入。碧岩則目逆而送。徘徊於暮色蒼茫中。猶默呼茜霞。茜霞不止也。

(第一章完)

短篇
小說
女丈夫

(寄塵)

河東柳生名清。家小康。少讀書。有宿慧。八歲畢五經。十歲能屬文。萬言時清。政紊亂時局艱危。生輒爲泣。然下泣欲盡。棄所學以從事。歐西學術。乃負笈遠出。肄業于某某學校。日夜孜孜。毋敢或輟。同學或以游戲勸者。輒面斥之。忽忽五年。畢業于某校。生年已十八。乃奉父母命歸。娶初生父爲生。聘同里女李氏。有姿色。粗知文字。及歸。生生日夜教之。不數月。卽能文。生甚自得。每當花朝月夕。輒與女把袂聯吟。或當暮秋之夜。風雨蕭蕭。落葉打窗。輕寒似水。生與女挑燈共讀。歌聲如出金石。別有一番興致。固不解世上有淒涼境也。

然生自此遂甘于頽唐。自念吾昔日所崇拜者。厥惟志士。數年來閱歷已多。所謂志士者。乃僅如是。吾昔之所爲。殊堪失笑。吾今後將抱厭世主義。但得家庭之樂。吾念已足。更何顧國事哉。于是築一精舍。與女居其中。舍外有小園。亭台池沼。結構精雅。樓臨深淵。俯瞰澄碧。尤爲勝景。舍中香爐茶鐺之外。厥

惟書籍而以詩詞爲多。詩詞中又以香奩爲多。如疑雨香屑等有名之作。無不摩挲吟誦。手不釋卷。暇則操筆學之。嘗作閨詞數十首。其最佳者云。

十三。小婢喚林檎。能侍琴棋。能理衾。更有動人憐。愛處聽郎呼喚。倍留心。
 小園徧種名花。卉裁剪裁。培植苦辛。開出並頭蘭。一朵瓣香。杯酒謝花神。
 無端清夜夢難成。念母情懷。暗暗生轉側。恐驚郎睡熟。幾回欲轉。又還停。
 煮茗烹茶。弄玉簫。閨中清課。總風騷。猛然聽得鶯哥說底事。將儂瑣縛牢。
 夜與檀郎共讀書。質疑問字。費工夫。勞他細細爲吾講。如此先生世上無。
 芬菲悱惻。令人誦之如聞。香口一時。朋輩傳誦。驚爲傳神之作。雖王次回亦不過如是也。
 顧女覽之。殊不樂。勸生努力學。問勿以可寶之光。會消磨于牀第。生漫應之。而終不改。一日生早起。女失所在。徧覓不得。只于案頭見破紙一方。作蠅頭書曰。

君抱大志。只以妾故。遂甘於頹唐。此妾之罪也。妾不死。君終不能發憤。妾已矣。願君努力。毋以我爲念也。

嗚呼。此書也。非女之絕命詞乎。生覽之魂飛神喪。不願再生。塵世家人力勸之。乃稍稍安。顧四處尋探。終不得女屍所在。明日於樓下淵上得遺履一視之。女物也。知女蓋投淵自盡者。然淵深屍不可得。只有嘆息而已。生痛女賦詩悼之。旣而思女之死。固欲勵吾求學也。使吾仍甘自棄。則何以慰死者。自此

乃捐棄一切隻身走東瀛留學三年返乃謀創立學堂教育後進刻苦耐勞爲人所欽佩而學校成績亦卓卓可觀然生每念女輒泣涕不止又數年創辦女學央戚聘一女教習戚以王女士名馥卿者荐及蒞堂見馥卿神情態度酷類李女惟較爲瘦弱而面目稍帶憔悴色不及李之豐媚耳正驚疑間戚忽已至笑問柳郎識馥卿乎馥卿即李女也生大驚謂李安得還魂戚曰李未死蓋匿於吾家以誘郎君求學耳今君學成又能爲地方謀公益且耐勞忍苦已改昔日柔靡之習故歸以叙天倫之樂別六年矣今識之否生聞之且悲且喜不禁淚下女亦感泣遂以女校屬女辦理夫婦各以教育家著名于邑聞者莫不謂女賢且智而生能自勵究不失爲有志之士戚敢匿李亦有俠氣雖然若女者尤人所難能得不謂之女丈夫乎此清宣統時事吾樂記之以告世之青年

紀事
小說
蜀道魂

(水心)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前清宣統三年七月某日滬上某報載有四川專電謂趙屠擊斃學生二十餘名並聞伶界偉人王寄鷗君亦被難云云吾聞之歐人云支那人僅有五分鐘之熱力閱者諸君在當時怒氣填胸大有樊將軍之首何妨死入關中馬伏波之屍不願生還海上之概迨今日事過情遷河山猶是時局全非檢點舊字篋中尋覓終日不可得亦遂付之一笑腦筋中不復存在絲毫之襲績矣嗚呼蜀道艱難空灑英雄之血吳山慘談猶呼遊子之魂冰心吳人也王君亦吳人也相隔不

逾三十里。具有桑梓之誼。特爲之追訴。生平重尋舊夢。我有三寸筆。君有萬里志。借我三寸筆。寫君萬里志。而閱者諸君於心目之間。亦可再爲曇花之一現矣。

王君名俠。南字超塵。寄鷗其別號也。居於蘇城之南鄉太湖之濱。地名七里潭。周圍七里。數百家。聚族而居。成一小市。落王君幼失怙恃。無兄弟姊妹。伶仃一身。依叔父度日。叔本蠢然。一村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其唯一之生活問題。因責王君以牧牛之職務。王君雅不欲迫於長者之命。乃徘徊於綠野芳郊。俯仰於桃村柳渡。短笛長歌。聊寄愁悶而已。村有馮先生。頗熱心於普及教育。因陋就簡。創辦一義務小學。校王君心焉慕之。常繫牛于樹。竊聽于門外。後被馮師知悉。嘉其好學。費無量之口舌。與其叔屢開辯論。卒引之入校。三年畢業。復仗馮師之力。薦入襍貨店爲學徒。蛟龍雖未遇。風雲終不是。池中之物。寧肯終日碌碌。較量銖銖。與市僧爲伍耶。偶赴馮師處。借得幾本教育專書。偷片刻之間。作伏隅之誦。潛修默化。頗有心得。一日與馮師論教育。慨然曰。人言普及教育爲救國之本。其言雖是。而畧近于迂遠。今日者。滿政不綱。顛倒治亂。虎視鷹瞵。強鄰四逼。中原一幅好河山。沈沒之禍。朝不保暮。而此千鈞一髮之重任。付託于舞象舞勺之人。訓練而造就之行。見三江流域已遍樹白哲人種之旗幟。豈不索諸枯魚之肆乎。鄙意注重普及教育。尤當注重社會教育。務使農工商各界。畧識世界現在之傾向。與我國現在之危急。提耳而告。喚醒熟夢。然後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雙方並舉。脫離牛馬奴隸之役。還復自由平等之天。救國之道。其在茲孤注之一擲乎。馮師肅然起敬。曰。別來三日。便當刮目相

看聆此偉論。知將來之事業。遠出老夫萬倍矣。願君好爲之。

荏苒五載。而時機忽至。偶遇士人於茶肆。詢問起居。知係革命黨人。即著有革命軍之鄒君蓉也。爲愛七十二峰風景。放棹尋來。適因夕日銜山。遂宿泊于此。抵掌談心。互相欽慕。力勸君入黨。君頷首默許。並介紹入滬。上愛國社。得與諸偉人相識。而君之志願於是乎益堅。時邑人發起宣講會。君踴躍入會。曰。此亦社會教育之一端也。君既被舉爲宣講員。君之講演。以西哲蘇格拉底爲根據。不擇時。不擇地。無論庵觀廟宇。無論會場市集。無論酒樓茶店。無論巷口街頭。或笑或哭。或喜或怒。手舞足蹈。務求我說之能透達。有時奔走于邑之四鄉。徒步數十里。雖雨雪載途。寒威刺骨。而君固甘之如飴也。君之熱心毅力。誠足多者。既而曰。感化之力。與其示之以聲。不若示之以色。形之以口。不若形之以身。爲尤速。故非現身說法。不足以盡我社會教育之責。聞王君鐘聲。滬持刺往訪。與之商量。戲劇之改良。而新劇遂放一綫之曙光。君實不啻爲最初發起之第一人。

冰心叙述至此。且爲君補述一段風流佳話也。君年方弱冠。美丰姿。溫柔若好女子。爲赴友人約。小飲于杏花樓。友人集羣。花侑酒代。君飛箋召名妓。天香閣至。則一笑留情。芳心脉脉。歌情哥哥。小曲中有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句珠喉玉潤。合座拍案叫絕。且小鳥依依。久坐不去。堅請一臨。粧閣友人咸以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爲勸駕。強拉之行。話到更深。友人聯袂告別。天香閣附耳密語。願以痴情屬君。君笑曰。卿輩閱人多矣。何必污一狂生。天香閣正色曰。妾雖墮入煙花。稍知廉恥。所以戀戀于君子。

者爲圖終身計。非圖歡樂計也。語時忽面現紅雲。嫣然笑曰。此地非山梁之地。定有嚴重之規則。乃未飛李白之杯。遽下陳蕃之榻。豈不被水族羽族羣噪而起。傳爲一時笑柄乎。君泣然曰。情之所鍾。端在我輩承卿雅愛。獨具慧眼于風塵鄙人。感卿深矣。雖然。事有無可如何者。三竊未敢輕于然諾。餓生貧赤骨自問福薄。難爲金屋之貯一也。國事多艱。未敢以有用之精神。留戀家室二也。人生若朝露。好頭顱將爲誰斫。何忍累及紅顏三也。畢竟三生有約。請待異日。遂不歡而別。嗚呼。良緣未就。白骨先枯。閱者諸君。有悉天香閣之近況乎。君如地下。有知此恨綿綿千古矣。

爲日未幾。廣東革命之運動成熟。擬先據省城。次圖浙閩。湖北響影遍及于長江流域。君聞訊。倉皇南渡。身纔抵埠。可憐黃花岡七十二先烈。已飲刀頭之血。全局失敗。無可挽救。不得已。改道走鄂。而瑞莘儒又窮治革黨君之名。亦在捕亡籍中。乃茫茫如喪家之犬。改名寄鷗子。遁入蜀道。集同志四五人。借新劇以自掩晦。亦慰情聊勝於無也。嗚呼。君蒞蜀之時。正鐵路國有問題發生之時。亦即全蜀人民反對劇烈之時。君既躬歷其地。豈肯默爾而息。每逢演劇之際。苦口藥石。激動人心。惟君之主張。與衆畧異。不反對鐵路之收回。國有獨絕。端反對借外債。而收回國有。奪諸我民手中。以予心腹之敵。是直自殺之道也。其時省中教育界發起小學校聯合游藝會。意殆別有所屬。開會之日。學生表現。單中未有來賓。餘與一節。君以來賓資格。與同志合演一劇。劇名賣國賊。劇中大意。有項某自蔭生起家。專欲獻媚外人。外人利用之資。以巨款運動中央政府。朋比爲奸。始而賣路。既而賣鑛。既而賣地。既而賣國。賣

民終而自賣其身。與我最親愛之同胞。悉被外人驅入汪洋大海之中。一語一淚。有淚皆赤。因惹起學生之公憤。喧聲四擾。僉謂此劇之肖影。即我輩最後之結果。今日之賣路。即賣國賊最初之手段。生關頭。我輩安可不爭一人倡。百人。和千人。繼萬人。走相集。君乃振臂一呼。如山嶽之應聲。蜂擁出門。當事者不能阻止。君手持白旗。大書爲同胞請命五字。或有手捧前清光緒帝之神位。以示成命之不可違紛紛。長跪于督署之門。哭聲震郊野。完全以請求爲目的。絕無暴動行爲。豈知趙屠不問情由。遽令護兵開鎗轟擊。以爲恫懾之計。而君遂首先飲彈。與學生二十餘人同向枉死城去。嗚呼慘矣。

理想
小說
夢游述異

(榴 卮)

斜陽渡。嶺花影在窗。倦鳥緩啼。疎煙繞榻。於時蔽廬主人。獨坐小齋。逸興飄然。因思古人及時行樂之意。乃呼童開酒甕。酌瓦盞。山殺野蔬。雜然陳列。主人絕好飲。而量窄甚。故一觥甫盡。已覺微醺。又數觥頽然已醉。呼童烹茶。童應聲去。時靈曜已收新月入戶。主人乘醉豪情勃發。乃就榻畔援琴而歌。歌聲嘹唳。上徹雲衢。廣寒宮主聞之。幾欲下而竊聽。歌罷橫臥榻上。忽覺微風拂面。身如秋葉。迷離恍得至一處。遠望之城郭。巍然樓閣。連亘郭外。山青如畫。一水潏洄。翠陌縱橫。鳧鷗上下。固儼然一世外桃源也。

主人。心異之。乃沿河迤邐前行。所過之處。一帶深林。邃密清氣撲人。田中農人。皆軀幹偉大。面色紅潤。

畊田不用犁鋤。盡用機器。正惟詫問。至一橋。橋之建築。純仿新式。通體以鐵製成。長約三四丈。而闊亦幾及三丈。中分爲大路四條。與橋兩端空曠平直之馬路。啣接一片。馬路兩傍垂柳萬株。枝葉相齊。如曾經剪裁者然。主人佇立橋上。凝想若癡。意以爲此郊外荒野之地。既無車馬。又少人行。焉用如此之大鐵橋。必城中顯宦有別墅在橋之彼方。每公畢返舍。必經此路。因僕從甚盛。恐致擁擠。故特爲有此偉大之建築物。以便驅車而過。繼悟此意。雖亦近似究屬懸揣。不如逕前一窮其異。庶他日行篋中日記簿上。又添一新材料。亦大快事。遂復循馬路向前。而趨約半里。詎路忽折。而東正躊躇間。陡聞耳邊鐘聲大起。鏗然清脆。連擊數下。戛然而止。始悞係鐘樓上報時之大時計。知已近城市矣。私心甚喜。於是行益急。須臾商店鱗比。簷牙相望。細察往來行人。類皆西裝革履。相貌魁梧。或碧眼黃鬚。或奇形怪狀。私度此何國地。何竟無華人踪跡。耶偶一思索。計惟有詢之土人。乃瞥見街傍一皮鞋店。一人西裝革履。昂首兀立。若有所思。主人因趨前唱喏。其人惘然若未聞者。主人復叩之。其人忽回首俯視。驟見主人狀。若甚驚訝者。旋出其洪亮之聲音。向主人言。主人聽之不能解。一字復以詢問。路途意相告。其人亦不明。所謂主人。心知異地。語言隔閼。度易以筆談。當無不了解。遂探懷出日記簿。以鉛筆書（請問自何處入城）七字示之。其人索閱。茫然不識。主人見此狀。私忖此不知何國。租界何語言文字之不同。若是也。復上下審視其人。儼然碧眼正。窘急黃鬚。不類華人。正窘急無法。忽見道旁皮鞋店門首。有一人昂首兀立。亦西裝革靴。丰采奕奕。而面上微帶黃色。主人不禁大喜。以爲此必華人。遂趨前唱

喏而言曰：郊外散步，無意中偶涉貴土，務望俯念失路之人，指示途徑。黃面人曰：君欲何往？主人曰：余欲往城內一游，不知尙有若干路徑？黃面人聞之，大笑曰：（君誤矣！君誤矣！）

旋復對主人言曰：君亦知此地名小共和國乎？與地球上諸國不相往來，國內政治修明，閭閻安堵，故並無城垣。君欲往游，則逕往耳，無城可入也。主人詰之曰：彼巍然高矗者，究何物耶？且君言既與地球諸國不相往來，則君非黃種人乎？何爲得至此？黃面人笑曰：君且隨我入內，稍坐休息，當有以詳告君也。言時與主人攜手而入，主人留心觀察房屋建築之精巧，皆超越地球上數百倍，爲生平所未嘗見者。迴環屈曲至一圓室中，陳設精雅，四壁滿懸地圖，除地球外，尙有金、火、木、天、王等星，凡山川、湖、海、人物諸事，皆一一詳列，纖毫無遺。漏主人見之，幾疑身入天宮，瑤闕驚嘆不已。旋與黃面人分賓主，讓坐寒暄畢，黃面人起告主人曰：余性陳名逸，叟自先大父即遷居於此，營皮鞋業已五十年矣。因樂其風俗之淳，政治之美，故不復作歸鄉計。然恐地球上未必有此福地也。國中工業發達，屋宇高敞，君適言見巍然高聳者，某姓之垣牆耳。國中並無盜賊，居民夜不閉戶，出入息毫無機詐心。君今得至此，福良不淺，且久別故鄉，余將有所問於君也。主人聆畢，如聽莊子說南華經，老聃講大乘法，令人心神迷惘，爽然若失。逸叟言畢，主人忽以目注視門際，若有所思者。逸叟呼之曰：君癡耶？主人忽回首對逸叟曰：逸叟，君貴國真仙境也。余適聞君言國無盜賊，頗覺疑惑，乃細審君門上固無關鍵，始知爲至治之世。非人間世所得幾希望，其肩背惟不知貴國大總統及執政諸公果具何本領，而能令國家至此。

地步。語未畢。逸叟大笑不止。旋正色告主人曰。此間爲極端之社會主義國家。國內人人皆能自治。無須大總統與執政者。在昔開創之初。亦嘗有之。其後因人民自治日益發達。彼無所事事。自請辭之。至今已千餘歲矣。惟上下議院及司法衙門。於二五十年前始行廢去。因彼時人民雖能自治。尙未達完美之域。刻下則無須此矣。主人復曰。貴國安則安矣。不畏強鄰。侵畧乎。逸叟曰。敝國既與世不相往來。焉有強敵侵畧。故至今舉國未練一兵。言時向屏後呼其妻烹茶。須臾見一雪膚花貌之婦人。年紀約在三十左右。手捧金杯。姍姍而前。驟見之。幾疑天仙降世。甫出屏門。即聞異香撲鼻。自盃中溢出。主人起立致敬。雙手捧近唇際。畧一啜之。清新透肺。茶畢。逸叟曰。君盍同往一瞻。敝邦街市乎。主人欣然諾之。於是二人重復携手出門。途中絮絮問答不絕。過一閤宇。逸叟止。主人曰。請稍待。此中尙有一華人係余至友。當邀之與同遊也。語畢。遂入須臾。偕一少年出。修頤廣額。目灼灼有光。逸叟爲之介紹曰。此吾鄉人李君少庸也。乃相將至一十字街口。見往來行人如織。亦有黃皙紅棕等色。種人惟皆西裝革履。見主人裝無不詫怪。逸叟謂主人曰。君今日爲吾全國中第一異人。少頃新聞紙上定增一段佳話也。主人復留心細察。見大街中並無警察及軍人踪跡。倍益心折。又有電汽腳踏自御馬等車。以及平昔未見之奇異各車。目不暇給。惟獨無人力車。方欲向逸叟致問。忽悟社會國家人平等自由焉。得有人力車。正凝思間。忽一電車至。遙見逸叟及少年。立於車傍。招手令前。主人急趨之。共登車。未及就坐。卽已開行。無何行益急。風馳電掣。至一場所。風景絕佳。遊人如織。蓋國中最大公園也。二人下

車入見來游者無少長男女。面上莫不帶一種和悅可親之色。園中四時花卉。天冶濃艷。毫無折損痕跡。游人雖多。而往來順序。各行於道。左故並不擁擠。二人過葡萄架。繞迴廊。至一休息室。室中數十人。列坐閱報。見主人至。羣起立。高呼曰。來矣。來矣。主人大驚。就矚之。則見新聞紙上一條。大書曰。頃來一異人。不知姓氏。住北大街三十七號。陳逸叟家。現方出遊也。而報上之字。中西參半。主人閱畢。大詫。思新聞紙登載消息。焉有如是神速。旋與諸人見禮。畢各道款曲。其中亦有華人。亦有英美德法人。亦有他行星人。見主人皆語絮絮不止。惟不解所云為何耳。時三人游興正熾。不暇閱報。遂辭出。至東面。登望仙塔。塔中置升降機。一躍而登。舉目四顧。市廛連雲。直抵西山之麓。工廠林立。烟雲蔽天。忽聞汽笛一聲。起自耳畔。陡然驚駭。蓋附近某廠放晚工也。旋遙見工人三五成羣。迤邐南去。過適來所經之大橋。遂鳥獸散。始悟此橋之建。乃專爲工人行走之用。逸叟又以手指示主人曰。彼西南一片荒地。近因國內人滿。經國人議決。作爲新殖民地。現正在經營建築。尙未完全也。其經費皆由國民公攤。言時。又同主人行近鐵欄杆。俯首下視。不寒而慄。主人偶一失足。跌下適當巨石。驚魂欲裂。自分必死。忽聞耳畔有人呼曰。醒乎。茶熟矣。主人乃瞿然驚醒。見己身仍臥榻上。童子方捧茶立於榻次。明月自瓦際透入。照童子面。粒粒作珍珠色。長夜漫漫。猶未旦也。

● 奇情
小說 新投筆記

(瘦月)

晚霞。半天樹影參差。白山之畔一帶脩篁翠筱掩映層樓。樓之高處隱約出乎林杪。時值薄暮烟橫四野。遠望樓頭模糊不可辨。宅前有門臨清溪。春之夜秋之夕。長天一碧皓月千里。輒有漁夫三五駕小舟。蕩清流唱歌飲酒於綠楊枝下。伊何人之宅。蓋隱士雪湖先生別墅也。

時樓中有一老人手詩本坐藤椅中。椅面襯以絨氈。蓋爲老人安適計也。老人讀詩興正濃。忽見日影映上樓窗。點點作猩紅色。乃拋書起立。以手支頤。憑窗凝眺。樓外烟景正佳。老人對此意殊甚。得忽聞樓下笑語聲大作。漸次循梯而上一女子推門入樓。中年可十六七。窄袖長裙。頭挽時式。高髻胸際簪百合花一朵。綴以香荃團作圓形。丰致楚楚。望而知爲曾受教育之文明女士。笑容可掬。對老人言曰。阿爹願聽新聞乎。今日兒親覩一事。頗堪發噱。言罷狂笑不止。老人聞言乃從容問之曰。是何事。汝姑爲我述之。言時仍以手支頤。僅迴其首目注視女子之面。女子乃復正色柔聲言曰。適在戶外與隔隣珠姊妹拋球爲戲。藉以活身體。有男學生三五人散學歸家路過。見之癡立不去。但見彼等竊竊私語。狀類穿窬小賊。復時時縮頭播頸。嗤嗤作鷓鴣笑。余甚鄙之。拋球如故。詎珠姊妹鄉姐兒一回首覩此現象。色乃大頰急挈。余臂返身遁。余本不屑作此態。爲恐拂其意。致傷宿感。不得已從之。阿爹試思此種窮酸書生態度。豈不令人笑煞。老人聽畢亦笑不止。頃之謂其女曰。青兒汝謂窮酸書生不足道。固然惟汝將來選婿。總以學問淵深品行純潔者爲主。昨日劉家媪來說媒。謂沈氏玉郎品貌既佳。讀書亦甚淵博。有心得。余意此輩老嫗爲人做媒。大都多方炫說。其言不盡可信。况未目覩其人。殊難冒昧答。

應俟訪得確消息再告知吾兒也。女子聞言不置。可否但微搖其首。似不甚贊成其說者。老人見狀。方欲再有所言。忽梯上步。履聲乳媪韓媽入。含笑請曰。晚餐已具。盍用膳乎。老人急回顧樓外。果已暮色。四合。即攜女下樓晚餐。

老人即雪湖先生宦海倦游。卜居於此年五十餘矣。妻劉氏早亡。遺腹一子。一女子。僅五歲。尙嬌小。女名青孃。卽適在樓上。與老人問答之女子也。先生自念桑榆晚景。僅此一雙可憐雛娃。頗極愛護。不忍稍拂其意。而青孃之爲人。甚屬奇特。且曾居學校。有年。讀書聰慧絕倫。理想尤深。邃觀於世界文明之趨勢。以爲非工商實業。不足以立國。咬文嚼字之迂腐男子。直將受天然之淘汰。爲社會上一種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游手罪民。故平日腦海中。對於一般儒士。最存輕視之心。思倘有人焉。能奮發有爲。力圖擴張實業。爲吾國工商界之巨擘。則願委身事之。雖充婢妾。亦所甘心。故對於青年學子之求婚。毫不介意。青孃自以抱此主義。光明磊落。亦嘗慷慨對父。自陳。奈雪湖先生。雖屬胸襟廓達之士。而究係讀書種子。對於此意。終未能十分贊同。特以愛女心切。故未嘗顯斥其謬耳。

青孃自聞父議。後心頗鬱鬱不樂。然而青孃賢女子也。知老父甚鍾愛於己。及幼弟。故亦未忍大違其意。特抱定宗旨。矢志不移耳。一日。青孃挈幼弟。偕韓媽。閒游郊野。平原艸色。一青千里。傍白山東。麗灤洄一水。自莊前迴環。屈曲而出。夾岸垂楊嫩綠。可愛彷彿。迎人而笑。乃緣溪行去。有頃。至一所黃牆高聳。苔徑幽深。蓋多年古剎也。青孃素好靜。見廟外境地閒雅。乃偕乳媪幼弟等。迤邐渡橋。入廟佛殿。清

幽僧寮雅潔。循迴廊而東。有翼然亭。登亭以望。可瞰近郊全景。乃就亭中休息。片刻四顧。無人倚欄而坐。意頗自適。正眺覽。聞忽聞有笑聲起於亭後。漸次循廊而上。青孃驚愕。急回顧。則見三五少年聯翩而至。惶急無以爲計。乳媪則急撫幼弟於懷。蓋恐其見生客而啼哭也。幸諸少年甫至亭畔。卽折而東去。惟最後一人青袍布履。丰致翩翩。佇立不去。兩日向亭中凝望。不已似與亭中人相識者。青孃怪之。畧一回顧。亦頗覺微有面善。惟一時無從憶其爲誰。家子而見其一副癡狀。神情不覺微微一笑。卽顧而之。他少年至此亦似猛省。爲狀頗覺難堪者。回視諸伴。侶去已甚遠。急向樹陰深處疾行而逝。青孃旋亦倦游歸家。及抵宅門。則已皓魄東升矣。

月斜露冷。蕉影上窗。寂寞寢室中。鼾聲雷動。蓋某學校生徒就寢後之情形也。獨某生輾轉不寐。嘆息不絕。忽而燃燭觀書。忽而啓戶出立。偕下對月長吟。終乃援筆作書。書罷吟哦不已。同室中人亦有爲其擾醒者。然以夜深貪睡不復與較。且平日儕輩中素知其性好吟咏。今見此狀亦但知其一如尋常作詩而已。司空見慣無足怪也。須臾仍復睡去。某生則危坐達旦。始倦極而眠。天旣明。同室諸人皆起。有余仲鳴者。首先披衣起視。見某生和衣欹枕而臥。鼻息甚酣。雙眉緊縐。若重有憂者。燭淚點點淋漓。滿几旁有小花箋一幅。書七絕兩首。題爲有所思拈詞典麗墨。潘猶新仲鳴反覆讀之。見有（最是銷魂亭畔柳苗條。猶似箇儂腰）之句。知必有所感。而作

仲鳴讀罷。頗爲贊賞。急以手推某生而呼之曰。醒初兄……醒初兄……君昨日亦有奇遇乎。嘻異矣。

余等三五人前日行經某處亦有所見特不知較君所見者爲何如耳斯時張醒初夢中驚覺微睜其倦睡之眼睨仲鳴曰母相擾余長夜失眠正欲畧養精神少頃尙須上課也仲鳴曰君猶思睡乎試視時計已八句鐘矣距上課僅半小時尙欲貪戀床褥乎醒初見其笑初可掬且聞時間已迫即欻然坐起仲鳴復喚校役召水類面且盥且對醒初言曰讀君此詩乃與余等前日之事適同緣前晚散學後心中頗煩悶乃偕劉君王君等數人間步白山之麓路經某姓宅見二麗人拋球爲戲俱嬌艷絕倫少者丰神尤綽約見余等不避亦不笑但拋球如故有頃年稍長者偶回首驟見余等桃腮上遽泛紅霞返身挾少者踉蹌遁君多情人偷見之定然魂魄俱銷又不知幾夜不能眠作詩若干首也然而痴哉君乎嘗聞天下忍人首推女子男子往往鍾情於彼而彼反漠然不以爲意而世間一般痴心男子偏不自悟寧死心蹋地受一輩陰險女子之顛倒播弄而不知返不亦痛乎

醒初乍聞仲鳴言頗厭倦之繼聞白山下某姓女數語乃大驚愕而面上故作鎮靜態度從容謂仲鳴曰實告君君所見少女實吾戚串樊姓青娘其小字也樊氏頗有身家非尋常破落戶可比仲鳴聞言顏色大赧其實醒初之爲此言含一種極大之妬意思藉此以絕彼三五人之念讀者至此恐尙未知此張醒初者果爲何如人則不得不一述之蓋與雪湖先生微有瓜葛親幼時曾與青娘同師讀厥後年事均長各避嫌疑遂各分離醒初之於青娘本有求婚意恐父母不允反生障礙故遲遲未敢發昨日寺中翼然亭畔之少年卽醒初也舊侶重逢胸中一縷情緒復爲之惹起故輾轉終夜思所以得與

青孃爲婚者無聊之極發爲吟咏不期爲仲鳴所見復爲之述此一段情事益觸動心緒不能自己於是因情生妬發爲此嚴重恐嚇之語私忖青孃務須鍾情於己一人方爲快意醒初蓋多情種子也長夜淒淒孤窗寂寂一燈如豆臥榻呻吟此何人此何事卽吾書中之主人翁張醒初請假臥病在家時之情景也醒初自見青孃蒙其回眸一粲後心中特特不寧以爲青孃鍾情於己而苦無由通款曲於是憂鬱成疾其父母愛子素切覩此情狀焦灼殊甚醫巫禩進罔克有效而疾日益劇家人益惶急無以爲計是晚其母乘深夜無人私至病榻畔密詢醒初以致病之由醒初初猶隱諱繼而其母再三堅詰始以實告母卽奔告其父父聞言亦頗許之此日卽遣媒往說媒爲比隣吳媪性狡獪有口辯當時旣奉往樊家通媒之命卽慨然以必成自誇醒初母頗信之吳媪復安慰醒初鄭重而去朝嗽在戶嬌鳥啼枝晴窗曉起青孃正倚窗晨妝未已忽侍婢來報雪湖先生與一老媪語聞頗提及小姐事青孃聞言仍緩緩理裝斥婢曰痴婢子何事張皇至此老媪之往來吾家者一日之間不知幾許是何奇事而值得當作新聞前來報告乎侍婢唯唯而退

客室中雪湖先生與吳媪談青孃姻事叨叨不已雪湖亦素知醒初品行學問頗爲心許而懼青孃不允殊甚躊躇有頃乃徐徐溫語曰媪來意良佳惟小妮子性極乖僻而對於讀書子弟之求婚尤非其素願奈何奈何吳媪聞言殊爲詫異謂雪湖曰是何言人惟恐不得讀書種子爲夫婿耳惡有反不願意者况聞女公子曾入學堂受教育先生此言未免不類雪湖搖首曰否否苟不入學堂受教育者翻

恐未必有此乖謬脾氣也。媪休矣。勿復語。此時屏後青娘竊聽已久。對於乃父之言。心中十分滿意。但不知吳媪當復作何語。旋聞媪曰。讀得萬卷書。做得好文章。中高科做大官。皆書生之特長。非他人所能及。奈何爲一女子輕視至此。青娘聽至此處。不復能忍。遽隔屏呼曰。阿爹。午餐備矣。豈絮絮與人作此無謂之談。竟忘腹枵耶。吳媪聞言。知不可強。乃怏怏辭去。

吳媪既覆命醒初。殊不樂竊思。青娘何薄情至此。信是仲鳴之言。果不誣也。因作種種反想。乃轉自寬自解。而病勢遂覺微減。父母心亦竊喜。將爲媒某氏女。行納聘矣。醒初痴心未死。私念凡人之心。未有不可以情動者。何況柔懦女子。前所不成者。心未誠耳。或者吳媪言未盡善。致生誤會。亦未可知。不如藉書信達我微意。再覘彼美之動靜。何如。計畫已妥。即援華作書。書成置懷袖中。俟夜深人靜。往叩吳媪門。乞爲傳遞。吳媪初不允。醒初再三懇之。始允。醒初歡躍歸臥室。

醒初以書既送去。不知青娘覽後。當作何狀。更不知將如何答覆。又恐吳媪作事不密。致爲外人偵知。己身不足惜。青娘名譽將從此壞於己手。是愛之適以害之也。輾轉思量。終夜不寐。及天色微明。鄰鷄唱曉。吳媪猶不返心。殊焦急思極而倦。不覺朦朧睡去。甫合眼。忽有人在耳畔呼之。夢中驚醒。見吳媪手持一信。作怨語曰。君真放心。猶能安然高臥。余爲君受盡風露。甫得此片箋之覆書。尙不速謝我耶。言已擲信於床。返身掩門去。醒初聞之大喜。亦不暇細詢。媪以詳情急折信閱之。其言曰。

來書畢。悉世間痴情男子。如君者。誠屬罕見。然我國積習重文。輕式時。至今日世局大變。非實業不

足以立身。贍家致國。家於富強。文學不過爲藝術之一種。其有補於國家社會者。極少。況書生至今。日已成末路。往往依人作嫁。仰人鼻息。無絲毫自立能力。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頻年奔走。僅得一飽。於是百無聊奈。乃不得不降志辱身。受驅遣於金錢勢力之下。斯文至此。掃地盡矣。故我對於今日之書生。素持極端輕視主義。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威。此志不能稍爲更變。君果奇男子。則請棄儒而商。爲我國商界之偉人。造大幸福於社會。我以區區之身。爲君執筆。箒所甚願也。以君之才。何適而不可好。自爲之。我不負君也。

其下亦不署名。號字迹殊秀。美望而知爲閩秀手。筆醒初讀。竟不禁狂喜。繼思必強。我爲商亦大難事。又躊躇莫決。納書於懷。默坐沉思。有頃躍然起曰。大丈夫何事不可爲。特患立志不堅耳。青孃之言。金玉也。從今誓投筆作商人。青孃不負我。我焉能負青孃。志既決。待平明稟之父母。願出外經商。而絕不提及青孃事。父母以某氏婚爲言。醒初慨然辭曰。不能自立。何以家爲。父母見其病愈。亦頗許之。惟慮其缺少經驗。乃令人請其母舅江夢華來告。以故夢華故在滬經商者。聞言大喜。卽日收拾行李。挈醒初行。一面遣人詣校退學。一帆天際。而呶唔咕嗶之張醒初。乃一變而爲龍跳虎擲之巨商矣。

越數年。醒初爲商致富。居然名滿春申。挾資數十萬。過返梓里。創辦種種實業。便利貧民。鄉之人莫不稱之。舊同學之清貧瘠苦者。慨然周濟不少。吝時青孃猶待字閨中。乃倩人通煤爇。擇日成禮。一念之誠。居然成此奇事。聞者莫不傳爲佳話云。

幻情
短篇 雙魂

(著超)

新劇家以雙字命名者多至四五人一唱百和無真象可解久爲識者所嗤余亦尤而效之以命是篇摩時乎抑求真乎事在確逢情非無據三尺白楊之影午夜啼風一堆荒草之煙昔年埋玉雖莎眠蟲碣碧字已殘而草點鶻花紅心猶泣斯則殘燈破夢拜將玉齡之神冷月銷魂驚起秋墳之鬼哀而誌之亦法壇所嘉許也述如左

時則涼颼乍起疎星欲墮樓臺人倚洲渚簫吹珠搖的皪之光玉倒玲瓏之影金樽酒滿度子細之湖風玉宇歌成譜鏗鏘之水調秋何時而不白月與魄以長青惟藉清歌遺茲永夕予之夜與亦良佳已賃廬傍楊公堤邇迤行折而西路通耿家步夾道灌莽蕪蕪水益清山益峻風景益幽峭崖兀然高出其下則鏡水夾流荇藻中游魚可數有橋蜿蜒於其上撫其文曰環璧蓋象形者也余愛其幽而險絕不宜於俗嘗踞坐其上冀以自贖其真然層巒四障飛塵不到與耳緣者猿聲與鼻緣者木香與目緣者層陰赤日非紅青天如墨入月視之且幽城不啻也有樵而漁者或日一至或數日一至驟相遇詫爲隔世人習而見焉約略風塵語輸入余耳鼓余亦樂與之交焉

是年秋絕樵者三日俟其來詢所以樵者曰若愛斯地甚良不畏試爲若言之恒聞之父老橋之南白楊絮絮黃草離離者古塚焉年代無所考更不審何人天陰晴或夕陽西下與夫月色慘淡之際傍塚

發書聲，聲嬌滴，可聽纖細如女子。惟悲楚萬狀，令人不忍卒聽。或曰：離恨天裏人也。予來稀，經久無所遇。老於此者，能言之多，視爲鬼途。以是修木茂而無主，無敢斧者；游魚陣而可數，無敢餌者。將以遠鬼也。若久居此，亦有所聞乎？余爲之愕然，勉應之曰：否。

樵者言：告止，即別予向叢林去。折松枝，肩荷以歸。時暮雲四起，金烏西墜。予擬截其途，一窮此事之究竟。則樵者行如飛，背而呼之，絕不一回顧。予悟其遠，鬼毋敢強也。旋歸廬，把酒冥思，方無以自決。忽童子謂予曰：四顧無鄰，何來書聲？牆外行吟者，得毋非鬼乎？余躍然起，彎躬立牆下，屏酒息，斂神而聽之。則嫋嫋者如縷也，再過十分鐘，隱約有聲來。當其初細軟，不可聽；聲漸近，句豆已可辨；又近之，字字可咀嚼矣。予猝聆得十四字，方待其後文，則餘音又悠揚去。自是遂闕焉，無聲。

（人間亦有儂癡，甚不拜岳飛，拜小青之十四字，即予所聆之鬼音也。聲剛脆，不似女子態，玩其語意，確爲頑石之流。予又疑樵者之言爲不符意者，美人資恨於千秋才子，完情於斯土，予之所聞，非樵者之所言歟？不明瞭者，予寐且不安，牆外究作何狀，是不可不一探之也。急破扉出，距闕不三步，童子曳予裾切切，然請曰：夜深矣，將何之？予料其畏鬼也，脫有驚人者，楚楚三尺人，夜行將不忍，何如徐以圖機之爲愈乎？遂闔扉就寢。

入夜，竟無聲。維聞落葉迎風，寒蛩嘯月而已。翌日破曉，起不遑事盥沐，巡牆外一周，無所聞，并無所見也。既膳，緩步登環壁，行踞坐。故事向南審視，則葉蒼蒼而木森森，若與碧日爲生活，而一縷鬼氣躍躍。

叢林下白日青天胡爲來此。豈予亦感於樵者之言而造唯心之境耶。

予心終不釋。久欲迹而求之。一夕者天高氣爽。月白風清。童子乃樂甚。忘其鬼音之足恐怖而繞膝於廬外石磴上時哉。勿可失予之夜行。可以自由矣。一步兩步。飛奔橋上。凝神以望樵者所言地。立小時。陡聞嬌滴之音。從叢林透。出惜予猝不及防。已無自述。其起句所得而記憶者。則（大都來花開花謝。不堪回首。豈獨美人黃土恨。零落斷磚殘爨。把幻夢機關參透）數句。尤歷歷可辨。予聽良審。意爲可。以終首也。詎透字一逗。音南漸而北。彷彿繞予。廬經過。予又捷足追之。至門首。則聲已杳。然而雙扉且緊閉矣。叩數下。童子應門出。齒震震有聲。予甚訝之。詢所自。童子泣然曰。余盤石候。主人坐良久。有吟聲自西南來者。誤爲主人垂歸也。審而聽之不類。主人音漸行漸近。則一陣陰風掠予身。而過子急趨入廬。嚴關以堵之。鬼雖退。予手猶冰也。予曰。有是哉。其念作何。句子能讀之乎。童子曰。能。（寶劍沉淪。紅粉暗蝕。盡土花苔繡待覓得丹青妙手）其下則予之恐怖且起。如無所聞也。予曰。之鬼風雅甚。未必遽崇人子休矣。童子既歸。寢予乃抹殘燈檢禿筆。併錄揣摩之。固一闕絕妙之金縷曲也。縱陰陽相闕。視聽不全。而斷句飛聲亦吾人勉當呵護者。

如是我聞。樵者之言確有據。而楊公堤上環壁橋旁冷泣斜陽。淒啼夜月者。獨一魂也乎哉。嗟乎。黃土何心。紅顏有淚。玉釵墮地。風月之債難酬。金玦贈人。今古之情不盡。雖餘脂。脂粉不留。半面之殘粧。而黠板鶯。猶憶百年之幻夢。檢到舊時苔壁。無復題痕。徘徊此日。蘇泥空存履跡。誰能遣此。未免有情。

能無盛嘅盛衰惆悵今昔也乎。

童子經此嚇意怔忡不寧向予辭者再予亦以獨居不便乃爲之速記而移居焉。

滑稽
小說
遊春少年

(雪泥)

(全篇嵌入新劇家名字)

春光明媚春氣惱人流光迅速忽忽又屆杏花開放時矣蘇垣有辛嬰嘉者寒酸子也幼時不務生業傲然(自逸)嘗自嘆曰(浮生)若夢爲歡幾何時當(曉雲)靡漫杜(鵲聲)聲少年信步出門至涵梅村而已朝(旭東)昇(清風)拂拂行過(石橋)隱約見朱樓一角(畫簾)半捲少年喜(欣之)餘忽如步步(依雲)不覺已近玉樓之側仰視雕欄則見麗人(亭亭)獨立寶氣(琪光)珠圍翠繞少年(性痴)其獵艷也如(漁翁)之垂釣(一得)而復思再得故(雙影)翩翩而作鴛鴦露水者殊僕難數此時少年如讀(約翰)福音心神貫注忽聞麗人喚寶珊了環(麗聲)滴滴言餐後當往(錫林)寺拈香須蘭湯沐浴玉露(潤身)寶珊唯唯既而雙扉全啓有(莽兒)三四輩爭逐草場(嘻嘻)自樂移時有僕人形似(獸大)大呼(小雅)(幼稚)(冶兒)午餐矣(莽兒)乃相與聯袂入內回顧麗人亦已不見徬徨路側對(天悲)愁遙望(遠峯)羅列海上自念尋花(有年)終未有如是者艷福如斯(恨生)不逢辰祖不(種德)於是氣喘喘如(湘濤)之湧起頭搖搖如(楚鶴)之翱翔覺(憐影)(惜花)不過一時(懵懂)然竟有憐之而無可憐惜之而無可惜者豈非(琴心)(劍胆)等諸水月(鏡花)醉生夢死

(猛省)何時不知者必(笑吾)情魔而吾則天邊(孤雁)從此看(破塵)埃矣正在籌思忽聞琴韻幽揚(文聲)朗朗謝(家聲)息蔡氏遺風然(天影)雲踪可望而不可即(雷音)風嘯所聞而無所見仰(天呆)立移時憂然闐焉無聲春花寂寂既而嬌滴之聲音又作少年知是麗人吟(詠馥)郁之詩寶鴨添香且吟且誦薰風一片似(隱隱)有低喚辛嬰嘉三字者少年忽如(夢覺)默念辛嬰嘉(是吾)姓氏口角流香怡怡(孟喜)意欲出聲猶恐冒瀆麗人乃(伶伶)仃仃徘徊簷下正欲行時門忽又啓少年回顧則見如(玉如)花之麗人方止門域低頭(一笑)答答羞人後隨一女(子美)而艷知是寶珊手持香筐西往(錫林)寺少年亦隨其後比至有(病僧)(瘋僧)(痴僧)招呼入內少年(微笑)跬步不離凝視麗人則(翠翠)羅衫冰肌(素素)不言亦不笑少年雖抱(惜花)(憐花)之宗旨而對此(冰心)冷面亦覺懊悶不堪大有顧盼自(憐影)天(寒鶴)守花之概唏噓良久冷寂何如及入寺門見(化佛)一尊開口(冷笑)外堂又見大慈(大悲)四大字而人影幢幢往來不絕自念(性痴)如吾知者必(笑吾)(笨伯)何爲其(囂囂)然也拂衣竟出低頭沉思決計來上海謀生計訪諸友人友人皆(一笑)却之落魄多年而夤緣入某劇場執役少年喜客串偶爾登台必以(光明)磊落之詞以(化民)智名譽遂日漸震動人咸以新劇家稱之。

新劇謎語

簡兒年十五鑽日坐吟詩 (人名一) (幼雅)

聽到杜鵑聲咽處秋墳短碣染啼痕 (劇名一) (血淚碑)

一片離情何處寄嫩黃枝畔且登臨 (劇名一) (楊柳樓臺)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人名一) (君良)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人名一) (無形)

懸崖上行結婚禮 (人名一) (險姻緣)

在密室中誠心製藥 (人名一) (天知)

洗清池客盆沐浴 (人名一) (潤身)

鳴琴垂拱而天下治 (人名一) (無爲)

脚本

啸天

劇情
白牡丹



此劇原本係英文小說之一種。嘯天曾於八年前譯為華文。情節離奇。變幻艷動。人乃偵探的兼愛情的大可編為劇本而實演之。其第一章雖載諸女報餘稿皆被散失。每欲續成正以不復記憶。為憾。幸內子劍華曾寓目原稿。每於燈前月下為我溯述曲折無遺。乃詳為記錄。而以劇本編制之。則是本之成。內子之助力實多。不敢掩美。因述其緣起焉。

許嘯天編
高劍華女士述

嘯天識

●第一幕 娟娟此豸

登場人名

垂死之老父 鮑卻爾

老伯爵 邁脫

孤女 蘭靈

邁脫之僕 寶三

脚 本

牧師

脚

本

某

場上佈景矮屋一椽燈光慘淡室偶板床一架上睡垂死之老父一女耶蓬首亂服於艷麗中含悲傷色俯首坐床前室左有出入之門藥罐茶竈破桌殘器雜列室中鼻鳴嘸嘸聲發屋頂良久良久老父發聲微唱。

(鮑)咳……蘭兒蘭兒……苦命的蘭兒……你母親生下你來不到三年便丟了你死了我那時將父作母千辛萬苦撫養着你看着你的身體一天長一天你的臉兒一天美麗一天我心中便愈看愈高興愈看愈歡喜愈高興便愈希望愈歡喜便愈恐怕希望的便希望你長大成人配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婿不獨你幸福無量便是爲父的也有半子之靠可是希望到極點又恐怕起來了恐怕我這樣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早晚倘有不測那便丟了你孤苦零丁的……咳希望的到沒有成功那恐怕的倒恐怕要成功了……

老父言至此作枯泣氣喘不成聲女郎蘭靈且泣且撫抱老父

(蘭)爸爸你心裡不要難過爸爸撫養着女兒希望着女兒到這樣長大女兒沒有盡一點孝心在爸爸身上……爸爸現在病着又爲女兒操這個心倘若爸爸有什麼三長兩短那叫女兒什麼對得起爸爸呢……爸爸你心裏不要難過呀

(鮑)家裏又沒有一畝田一間屋又沒有親眷本家的照應我活在這裏還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我死

了。叫。你。一。個。女。孩。子。怎。麼。過。日。子。呢。……那。邁。脫。雖。說。是。我。的。老。朋。友。他。平。日。也。很。歡。喜。你。我。們。家。裏。也。常。常。靠。他。照。應。我。和。他。彼。此。是。道。義。結。交。原。不。論。這。些。可。是。人。心。難。料。我。若。將。你。託。給。他。知。道。他。心。裏。怎。麼。樣。即。使。他。肯。好。好。的。看。待。你。也。難。保。傍。人。不。說。長。道。短。……

此。時。蘭。靈。背。向。門。撫。抱。老。父。老。伯。爵。邁。脫。與。僕。寶。三。自。門。入。立。蘭。靈。身。後。靜。聽。鮑。卻。爾。之。言。頻。頻。拭。淚。

(邁。鮑。卻。爾。……老。友。……你。說。的。倒。是。笑。話。了。我。和。你。這。樣。要。好。的。朋。友。自。問。不。至。於。信。託。不。過。我。是。很。佩。服。你。的。道。德。學。問。的。我。看。你。這。樣。貧。困。我。原。想。請。你。住。在。我。家。裏。享。享。清。福。無。奈。你。恐。怕。辱。沒。了。你。的。志。氣。委。曲。了。你。的。品。格。所。以。纔。不。敢。勉。強。你。……至。於。令。愛。蘭。靈。小。姐。我。是。很。歡。喜。他。的。狠。可。憐。他。的。差。不。多。比。我。自。己。的。親。生。女。兒。還。要。歡。喜。十。倍。因。為。令。愛。的。性。情。品。貌。才。學。件。件。都。令。人。可。愛。我。自。己。又。沒。有。親。生。女。兒。我。不。歡。喜。他。倒。歡。喜。誰。去。……老。朋。友。……你。放。着。心。靜。靜。的。養。你。的。病。你。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我。總。盡。我。的。心。照。看。他。和。你。親。生。的。父。親。照。看。他。一。樣。你。此。刻。不。要。煩。這。個。心。了。

(鮑。老。伯。爵。……謝。謝。你。……我。真。對。你。不。起。你。待。我。的。真。心。我。狠。知。道。……我。是。朝。不。保。暮。的。人。了。我。若。死。了。還。要。請。你。照。料。我。的。後。事。那。蘭。兒。你。便。帶。了。去。你。可。憐。他。是。沒。有。父。母。的。苦。命。孩。子。他。有。什。麼。不。好。之。處。還。要。請。你。格。外。原。諒。他。……等。他。滿。了。孝。便。給。令。耶。作。了。妻。子。那。我。的。心。也。放。了。也。

總算報答你的一番熱心罷……

此時邁脫移坐床前。鮑卻爾伸其如枯柴之手。力握邁脫。且言且顫。

(邁)是了……我一定可以撫養着。令愛到長大成人好好的配一個才貌雙全的郎君。享那一生的幸福……我那不成器的小畜生。天天在外邊吃酒逛窯子。我早晚要趕他出去。這如花如玉的小姐。萬不能給他做妻子。你心裏也不必過意不去。你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我總撫養他是了。此時鮑卻爾釋手。面色改變。雙目緊閉。暈絕。

(蘭)呵。呵……爸爸……爸爸呀……醒來呀。女兒在這裏喚你……爸爸你怎麼不醒了嗎。

(邁)鮑卻爾。鮑卻爾……老友。老友……你話還沒有說完呢。

鮑卻爾漸醒。張目四顧。蘭靈撫其胸。且泣。

(鮑)蘭兒……你快謝了伯父罷。你以後便好好的跟了伯父去……我是。要。丟。你。去。了。

蘭靈跪邁脫前。接吻於邁脫之手。鮑卻爾視而作微笑。

(鮑)好朋友……謝謝你……蘭兒。蘭兒……我……

鮑卻爾死去。蘭靈抱頭大哭。邁脫立床前。視老友之面。而拭淚。寶三急奔走室中。搬置器物。

(邁)寶三……快快去請了牧師來。

寶三去。蘭靈清理屍身。

(邁)我到倫敦去了一個多禮拜。今天回來急急的來看你再想不到我今天便送了你的心……這也算是我和你朋友交好一場的結果。

蘭靈復伏屍哭邁脫勸之

(邁)小姐……不要哭壞了身體。你可知道你父親活着是狠歡喜小姐的你這樣的傷心。要是你父親知道了豈不是也要心疼的麼……我待小姐雖不算什麼好。可是我歡喜小姐的心與你父親也差不多。你要是想着你父親的時候你便多親近親近我也是一樣的。

牧師入寶三携花圈入置死人身上。牧師行洗禮俯首禱告室中寂靜無聲遠聞晨鐘聲。

閉幕

●第二幕 花前情話

登場人名

伯爵子

克登

孤女

蘭靈

克登之情女

憐芬

蘭靈之友

華雷

憐芬之婢女

小翠

脚 本

邁脫之僕 寶三

場上佈景作公園之一部。淺草平舖好花雜列。遠樹森森。夕陽紅艷。自林際映射。作可憐色。花前鐵椅二三。蘭靈素服。愁容坐椅上。俯首作沉思狀。老伯爵之子克登與其情女憐芬携手談笑。自林際行來。

(憐) 啊。啊。……我昨天在央格爾湖上跑馬。不知怎的那馬受了驚。提起了前蹄。一跳險些把我摔下馬來……到現在我的心還是砰砰的跳個不住呢。

(克) 姑娘以後要小心騎馬。是很危險的。有時那馬發了性子。姑娘又是長得很嬌嫩的。那裏有這樣大的力氣。控住他到闖了禍的時候兒。那叫我心裏怎麼呢……

憐芬向克登微笑。

(克) 姑娘歡喜騎馬以後。倒不如我和姑娘一起去。也可以保護着姑娘。

(憐) 這便謝謝你……

(克) 哈哈。這是應盡的義務。

憐芬與克登行近鐵椅。蘭靈起立。欲避之。爲克登所見。

(克) 蘭靈小姐。我看你臉上很不快活的樣子。你有什麼心事。可以和我說說。我是最多情的人。吓。

(蘭) 多謝公子。我是一個零丁孤苦的女子。我心中的愁苦。是與有生俱來。除死方休的了……公子。

雖是多情。可是我沒有和公子說心事的分兒。請公子不問我罷。

(克)這也是笑話了。想你住在我家裏有的。是吃有的。是穿了頭使女的服事。着你高廳大屋的供養。着你我父親的愛。你比愛我親生的兒子。還要強。你也可以心滿意足的了。

(憐)是吓公子家裏待你這樣好。你今天見了公子也應該格外的親愛些。爲什麼反是一臉的不高興樣子。

(蘭)憐芬姊姊。你是富家小姐。上有父母保養。下有公子這樣的戀愛。著你自然是心滿意足……可憐我既無父母。又是貧苦出身。現在雖有老伯爵十分的保護。著我。可是老伯爵春秋很高的。我受著老伯爵保護。也是有限的日子。後願茫茫。叫我怎的不傷心呢。

蘭靈言至此。拭淚嗚咽。

(克)這有什麼。後願茫茫的那繼續。老伯爵保護你的。便有我在……

(憐)是吓公子肯繼續。老伯爵保護著你……你趁此親近親近公子。好得多呢。

(蘭)憐芬姊姊不要胡說。我不敢受公子的保護。也不敢親近著公子。

(克)啊。喲。你這說話。簡直和憐芬姑娘起了衝突了……你不願親近我。又不願受我的保護。你簡直是個……

此時婢女小翠奔躍而至。拽憐芬手。攀克登肩。狀極輕俏。

(翠)好呀。你們在這裏樂也不喚我。一聲兒。如今夫人在那裏喚著姑娘。叫我來同姑娘回家去呢。

(克)好了。頭給我們多樂一息兒……我明天也和你樂一天罷……哈哈。

(翠)我不要樂……我也沒這個福……

(憐)我們回家去罷。

小翠攀克登肩。克登拽憐。芬手喜笑行去。

此時蘭靈仍俯首坐椅上拭淚。

林外白烟一縷。汽笛嗚嗚作聲。稍頃一少年名華雷。携革囊行來。蘭靈先見之。急起迎之。微露喜色。

(蘭)華雷……真是意想不到……怎麼你今天來了你。一向身體好嗎。你這一個月裏爲什麼一封信也不給我。叫我好記掛。

(華)你還問我呢。我這個月裏共總寄給你三封信。你倒一封回信也沒有。我倒要問你什麼道理。

(蘭)啊啲……我糊塗了我現在是寄住在老伯爵邁脫家裏。我的父親是死了。我的家也沒了你那

三封信。自然是沒處送的了。我這個月裏因爲哭父親哭昏了也忘了給你一個信……可是你現

在是爲什麼來的呢。

(華)是吓……我倒不是爲你死了。父親來的麼。我前禮拜接著我父親的信。說你父親死了。我想你

是從小沒了娘的本來是個工愁善病的人。你父親在時還可以保護你。安慰你。現在你父親死了。

你又沒有可靠的親族長輩也沒有。一個知己的朋友零了。孤苦的倒不要苦死了你麼……所以我聽了這個信學堂裏大考也沒考完便跑來看你了。

蘭靈聞華雷言初拭淚繼且握手伏華雷肩頭嗚咽哭。

(華)就是你現在寄住在老伯爵家裏也不是長久之計老伯爵雖是歡喜你不少你吃不少你穿可是總是表面上的事我知道妹妹心裏的苦楚也沒有人可以說況且依人作客又是處處要避嫌疑的所以我不得不趕快的來看你了。

(蘭)華雷……哥哥……你不要再說了我的心已經要碎了承蒙哥哥不棄愛我到了十分可憐我到了十分我也很願意受哥哥的愛受哥哥的可憐我和哥哥從小在一個學校裏念書的時候兒已是情投意合的……我父親的死我原想寫一封信通知哥哥後來我想哥哥在高等實業學堂裏正應該用功讀書的時候我若寫信通知你倒不要分了你的心麼……我是狠希望哥哥學業成就將來在社會上做個大大的人物的呀。

(華)咳……學業成就……說起來也是我的命苦……恐怕不能如你的心願的了。

(蘭)不能如我的心願……這是怎麼說……這是怎麼說……

(華)這個原因說起來話長……我是從小沒有母親的我父親是一個有名的建築家不幸在中年上因為從紀念塔上摔下來折斷了腳骨傷害了腦筋從此變了殘疾的人閒住在家不能操他的

舊業每年雖得些公家的郵費也是有限因此上家境不甚寬裕這是妹妹知道的……不料前幾個禮拜我父親來了信說道因爲家中貧困父親的意思今年下半年要我出了學堂去幹那謀生的事兒……這個也是做兒子的應盡之責可是我在高等實業學堂裏已經四年半的工夫了還有一年半快要畢業了如今依我父親的話出了學堂豈不可惜呢……我想起這件事兒所以我心裏老不高興的

(蘭)華雷你快不要出學堂你是個有志氣有才幹的人在這高等實業學堂裏畢業出來是很有名譽的

(華)父親年老家境窮困也是沒法……我祇得屈着我的志氣依了我父親的意思做去便了

(蘭)這萬不能這萬不能你家裏窮困我可以幫助你一定可以幫助你
蘭靈言時將指上一鑽石戒指脫下交華雷

(蘭)華雷你快把這個戒指拿去變了錢給你父親充作家用這個戒指是老伯爵給我的聽人說還值一千金磅呢……你一年半的學費我回去拿我的首飾變換了給你罷……這起東西都是老伯爵給我的我本來也沒什麼希罕如今爲了你讀書的事體我不得不用他一用請你快收了罷
華雷束手俯首不動

(華)妹妹……妹妹的盛情可感得狠可是這些東西都是伯爵的妹妹爲了我統統變換了倘若老

伯爵問起妹妹來。妹妹怎樣的對付這件事情。體給別人知道了。不說妹妹是熱心助人。倒要疑心。妹妹有別的意思。在裏邊。於妹妹名譽上也很有妨礙的。妹妹快快收了這個罷。

(蘭) 我不知道別人疑心不疑心。我也不管。老伯爵問不問我。祇求你學業成就。

(華) 男兒貴自立……我決決不做這個。苟且自私的事。請妹妹快收了罷。

(蘭) 啊。……這樣說來。你倒疑心。我有什麼壞意麼……咳……哥哥你真不知道我的心……

蘭靈復泣。華雷撫慰之。

(華) 我知道你的心……我很感激你的心……你望我學業成就。我無論如何總成就我的學業。我一面謀生一面也可以讀書的。

(蘭) 我老實對你說了罷……我終身所佩服的。所希望的。所依靠的。所親愛的。便是……

(華) 哈哈……便是什麼……快說吓。

(蘭) 便是……便是哥哥。

(華) 謝謝妹妹……

華雷抱蘭靈之腰而接吻。
遠遠聞晚鐘聲。

閉幕

浪子回頭新劇說明

(大悲氏編)

常州陳貴卿富於資財有子有媳子愚而頑媳賢而慧貴卿遣其子赴日本留學道經上海以遊蕩耗其資改女裝爲妓備其妻聞之亦改男裝至滬誘之歸百方婉勸卒以術悟其夫使成善士劇名浪子回頭。

第一幕

佈一書房景。先生坐閱報紙。學生坐側案口誦書而身搖晃。陳貴卿緩步入。意將察視其子功課者。先生起立。學生輟誦亦起立。三人生定書童進茶。

(陳貴卿問先生)先生看的甚麼報。

(先生)上海的申報。

(陳貴卿)有甚麼新聞嗎。

(先生)最新聞的就是暗殺案。這幾個月裏上海一連出了不少呢。

(貴卿指着學生)我想他年紀不小了將來還須進進學堂學些新學纔有出頭的希望。在私塾裏是不中用的。但不知他現在唸甚麼書。中學上頭可有些根底麼。

(先生)他到不笨。五經也算唸完了。就是作文章還有點不大通順。

(貴卿)呵。五經居然唸完了。我到要來考試他。(指着學生)把你唸過的書隨便拿幾本過來。

(學生作惶恐局促狀將書數本拿至父前)

(貴卿)這本書你經是唸過的。了你懂的嗎。

(學生沉吟)懂得。

(貴卿)懂得甚好。我來考問考問你(慢慢的翻閱書本)

(學生移身向檯前自語)平日先生講書我那裏有心去聽。現在我爹爹要考我。這便怎麼好。(抓耳撓腮)有了我不免瞎三話四說一陣。隨他打我也罷。罵我也罷。敷衍過去再說。(回身至父前)

(貴卿)厥士惟上上怎麼講。

(學生)阿爹土是鴉片烟土上上是最好。這是說個個鴉片烟土是頂瓜瓜的。

(貴卿作怒目狀)胡說(隨手又取書本)易經你也唸過的。了麼懂的嗎。

(學生)也懂得。

(貴卿)一索得男怎麼講。

(學生)阿爹這個是操麻雀的事情。有一個人一索開槓槓頭上摸了個南風就叫作一索得男。

(貴卿微笑)胡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怎麼講。

(學生)阿爹這個更好懂了。這是講推牌九的事情。天一是拿了一個天牌配一九點。叫作是天九。一地二是拿了一個地牌配一個梅花就叫地二。餘此類推。這有甚麼難。

(貴卿問先生道)這簡直不成話了。

(先生)他的經書上程度還低要是歷史地理到有點明白請東家考他歷史地理這兩科罷
(貴卿)好我先考你的地理從前外國人和我們中國立了條約要五口通商是那五個口子
(學生沉吟半晌)五口嗎張家口獨石口飛狐口殺虎口周家口

(貴卿微笑)雖然不對你曉得這幾個口子的名目到也難爲你我再來問你你學過算學嗎

(學生)學過的

(貴卿)我來考你譬如一個人一天吸一角大洋錢香烟一年吃了多少洋錢呢

(學生)這個好算一天一角十天一元一个月三十天就是三元一年十二个月就是三十六元對不對

(貴卿)對的對的譬如這個人從二十歲吃香烟照這個吃法吃到六十歲該吃了多少洋錢呢

(學生)多了多了一年三十六元十年三百六十元從二十歲到六十歲就是四十年三四一千二百六十二元四就是一千四百四十元對不對呢阿爹這裏頭還未算閏月還未算利息要算起來還不止這些呢

(貴卿吐舌)不錯不錯這真了不得一個人吸一點香烟四十年間便送去一千四百多洋錢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要是有萬分之一吃外國香烟這個利權比一條鐵路還大呢(回頭問先生)先生我看我這小孩子中文不甚好算學到有點心得我有意叫他到學堂裏用用功先生看現在甚麼學

堂好呢。

(先生)中國的學堂好的甚少不是管理上不得法就是教授上不認真那些教習先生都是拿教育兩個字當糊口之計那裏有甚麼熱心去教育老先生要是打算叫令耶認真求學以我的主意還是叫他出出洋到好出洋七八年就可以學一種專門的學問了老先生你看怎麼樣。

(貴卿)好是甚好但是他年紀太輕又未有出過門這可以的嗎。

(先生)不要緊出洋留學總以日本爲近便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日本讀書令耶若是去的時候我可以切實介紹一封信託他照應就是了。

(貴卿)甚好甚好待我立刻和他母親商量商量定規了之後再請先生寫信罷。

(先生)好好。

(貴卿)正是國家強盛由英俊子弟賢才賴父兄。

●第二幕

佈一家庭景中桌供一磁佛。宣爐上焚檀香。陳夫人拈珠念佛。少夫人旁坐作女紅。女僕旁侍。貴卿徐徐從外入。陳夫人一面念佛。一面起立。少夫人亦起立。三人坐定。

(貴卿自語)終日念經也未够的時候(回頭對夫人道)你先不要念你的經我現在有要緊話和你商量。

(陳夫人將佛珠放好在佛前叩首徐徐起立)商量甚麼事。

第

(貴卿) 咎們阿狗今年二十二歲在家請先生念書許多年一點長進也沒有我想叫他到學堂裏去又沒有合式的學堂他老師剛才勸我花幾個錢送他到日本去留學不久就要走了所以我來告訴你一。

(陳夫人) 日本在甚麼地方離我們家多少路呢。

(貴卿) 多少路我也不知總之是外國就是了大約不過七八天就可以到的。

(陳夫人) 噯唷外國嗎我今年六十歲止有這一個孩子不要說外國就是從家裏到南京去我都不放心近來各處這裏也兵變那裏也兵變今年也革命明年也革命我是斷斷不敢叫他出門的請你不要打算罷。

(貴卿) 你又來了現在他去的是日本國也未有兵變也未有革命比我們家鄉太平的多哩常言說得好男子志在四方終日在家裏還有出息嗎。

(陳夫人) 我想讀書不過爲求名求利我們許多家財是用不着的要說是求名現在這種樣的世界不要說未有功名功名越大越是担心到不如一家人家團團圓圓安安樂樂過點日子還唸甚麼洋書上甚麼外國照我說算了罷。

(貴卿) 你真是女人之見一個人念書並不專爲求名求利要他有了高尚智識有了專門學問往大處說可以爲國家做事往小處說也可以持家立業要是年輕的人沒有智識沒有學問不要說我們

這點家財就是比我們再多些出一個敗家子還不夠他三年兩載就要精光我是往長遠處打算你不要再糊塗。

(陳夫人向外自語)這句話是不錯我記得我娘家姪子小和尚從小不念書長大了將家業都敗淨了據老爺這樣說是應該去的(回身向貴卿道)老爺叫孩子求學難道中國就未有學堂學堂統統都不合式嗎何必老遠的跑到外國去呢。

(貴卿)你這句話也不錯不過我叫他出洋並不是圖那個留學生的虛名也不是望他畢業回來考甚麼舉人進士我看見中國學堂的風氣是壞極了當管理的不是怕學生反對怕把他飯碗打破一味縱容學生吃着嫖賭都不管就是野蠻壓制弄的學生一點自由精神都沒有當教員的不是程度不夠敷衍學生就是花天酒地無心教授你想這種學堂還有好人才出嗎人家外國是拿著教育兩個字狠認真的我所以有這個意思。

(陳夫人)照這樣說你要等我擇個好日子再叫他動身。

(貴卿)求學的事情分陰可惜你又發甚麼迷信擇甚麼日子就是明天罷。

(少夫人)媽媽我也要至東洋讀書。

(陳夫人)你這不是發痴女人家又不要作官又不要作生意好好地唸甚麼書我老夫妻偕大年紀許多家務無人照管你也去他也去弄的一家人冷冷清清這不是活見鬼。

(貴卿)你又來了。要說家務無人管理。到說得下去。要說女人不應該念書。那就不通了。女人家不明白道理。怎樣持家。教子。要人。人和你一樣的溺愛。一樣的糊塗。那就是亡國敗家的根本。(回頭對兒媳)你婆婆年老多病。你暫且在家料理家務罷。

(少夫人)是是。

(貴卿向外自語)我的兒媳婦。到是狠開通。狠賢慧的。這一對佳婦佳兒。我陳貴卿。幾生修到。呵。呵。你們趕緊。全他收拾行李。我請先生馬上寫信去。

●第二幕 仍佈書房景。先生中坐講書。學生側立聽講。貴卿至。輕講。先生起立。學生歸本座。三人坐定。

(先生)留學的事情。商量的怎麼樣了。

(貴卿)這有甚麼商量。不過和他們說一聲就是了。先生的信寫好未有呢。

(先生)信到容易。馬上就可以寫。但不知他到了東洋。叫他進甚麼專門的學堂。說明了好寫信。

(貴卿)是呀。我一時也想不到這上頭。先生你看。叫他學甚麼好呢。

(先生)他這樣的程度。我也解決不下。

(學生)阿爹。最好學法政。

(貴卿)爲甚麼要學法政呢。

(學生)學了回來。可以作官。括地皮。再不然。當個律師。也可以調詞架訟。弄幾個洋錢。花花。

(貴卿)你就知道想錢。要是中國的官人。和你一樣。還能不亡國嗎。不要胡說罷。

(學生)再不然。學陸軍也好。

(貴卿)爲甚麼呢。你這樣的身體。這樣的程度。也夠軍人資格嗎。

(學生)現在的事情。不要講資格。要是學會陸軍。中國再有革命的辰光。我也可以作司令。也可以作都督了。

(貴卿)胡說。軍人是純粹保衛國家。不是求功名富貴的。照你這樣的思想。怪不得要多兵。變許多革命了。我也不望你作官。也不望你發財。但有一藝之長。就好你老老實實的替我學點實業罷。先生煩你寫信就叫他進工藝學堂。就是(喚書童)來呀。打聽明。早到上海的火車。幾點開(書童)是。

●第四幕

佈家庭景。先生首座。貴卿陪坐。老少夫人側坐。家人僕婦侍立廳前。置一皮包一行篋。學生穿西式外單。東洋帽。從後廂房出。

(貴卿指兒子)你看你穿的。不中不西。成個甚麼樣子。就要穿中國衣服。就要穿西裝。快快喚來。(學學一笑入房)(貴卿對先生說)現在年輕的都喜歡這種裝束。我看着實在難看。

(先生)還有一種頭。既不是西式。又不是和尚。好像女人一樣。全頭長起。從前面梳掃過去。那才難看呢。

(貴卿)簡直是妖怪。(學生和服上)(貴卿交一大紙包與兒子)這是一萬銀子。你去留學。日子甚長。

要省儉些。要是有些甚麼意外的花銷儘可以寫來取（回頭對老少夫人說）你們臨別有些甚麼話此刻可以說說罷。

（少夫人）你出門要自己愛惜身體勤力讀書常常寫家信年假暑假早些回來（言畢拭淚）

（老夫人）這是一道平安符你帶在身邊一路平平安安的這是三千銀子鈔票你帶着零用（說至此偷眼看貴卿）我也無甚話說你總要快些畢業快快回來（言畢拭淚）（學生納金於懷歡喜介）

（貴卿對先生）請老師教訓。

（先生）你這一次留學是我贊成的你的中學程度很低到東洋進了學堂還要加功常常讀點中國書須知中學未有根底就是別的功課再好些也是一個科學學生回轉國來未有甚麼大用處的你看前清時候有許多留學生回來考了舉人進士豈不知他的中國文學還是不通呢這不成了笑話麼。

（學生）是了。

（貴卿至兒子前）你年長二十多歲了也曾讀過點子書明白點子道理這一次留學那些吃着嫖賭下流的事你是不會粘的我到放心但是我有一宗話要告訴你一個人一輩子要分三種時代從十五歲到三十五歲叫作求學時代甚麼學問都從這個時代學來從三十五到五十五歲叫作事業時代或是作官從政治上作事業或是不作官也可以從社會裏作點事業總之甚麼事業都從這個時

代作來從五十五歲以後就叫休息時代或是遊山玩水或是飲酒賦詩。只要不害衛生不傷風化。將平生聽來的銀錢都可以從這個時代找點開心的事。現在的人往往弄錯了。不是將求學時代當作事業時代。就是將事業時代當作休息時代。甚至於將求學時代也當作休息時代。就玩起來了。這是狠不對的。你刻下正在求學時代。不但不能遊戲。並且不是作事的時候。年輕的人血氣不定。看見人家開甚麼會。自己也算一份子。看見人家組織黨自己。就要進去聽見人家說兩句激烈的話。自己連命也不顧。跟着人家瞎鬧。又是甚麼革命囉。又是甚麼暗殺囉。些這事。無論他對不對。你們年輕的學生也不是作事的時候。國家強弱。靠人才。靠你們的學問。你想要是人才不夠。就是革一萬萬次命。國家也不會強。你到了日本。總要好好用功。不入黨會。我在家也就放心了。

(學生) 是是(向先生鞠躬)(向父母各鞠躬)(夫妻執手)(家人携行李外出)

(貴卿向先生道) 老夫子在我家辛苦多年。現在小孩子到東洋去。老夫子可以休息休息。不必教讀了。就請先生在我家裏管管帳目罷。

(先生) 甚好甚好。就是就是(退出)

(陳夫人對貴卿道) 好好的孩子。你把他送到外國去。叫我好捨不得(拭淚)

(貴卿) 這是正大的事情。你捨不得。難道我就捨得嗎(語帶悲音。言畢拭淚)

●第五幕 佈旅館景。學生陳少青獨立茶房側立。與少青談話。隔房住客王霸高竊聽。良久隨入。與少青接談。

(茶房)少爺。府上甚地方。

(陳少青)常州東門外。

(茶房)少爺。飯後弗要到外廂。白伴。白伴。麼。

(陳少青)此地有甚地方好白伴的呢。

(茶房)到大馬路看看洋貨堂子裏。碰碰和坐汽車兜兜圈子。四馬路聽聽書民鳴社裏看看新戲。

(陳少青)此地我不熟。不去了。(隔房王位客聽至此微微點首)你可曉得日本輪船的碼頭在甚地方。幾時有船上日本。

(茶房)在外虹口。不過三兩天就有船出口了。

(王霸高)茶房。茶房。

(茶房)來哉。來哉。

(陳少青)甚人喊你。

(茶房)隔壁王先生。

(陳少青)我一家頭悶坐無聊。你何不代我請他過來談談。

(茶房)滿好。王先生。陳少爺。請儂說閑話呢。(言畢退出)

(陳少青)請坐。請教貴姓名。

(王霸高)姓王草字霸高轉請教

(陳少青)我叫陳少青做處常州

(王霸高)陳先生到上海有甚貴幹

(陳少青)兄弟要到東洋留學經過此地耽擱幾天就要走的王先生作甚生意

(王霸高沉吟)兄弟在上海專販人參請了請了

(陳少青)正在談的高興先生要到那裏去

(王霸高)今天有個朋友請到堂子裏吃花酒

(陳少青)甚麼叫堂子

(王霸高)上海頭等妓女叫長三他住的地方就叫堂子

(陳少青)原來如此可惜兄弟到此人地生疏不然也可以玩玩去

(王霸高)老哥喜歡何不一同去

(陳少青)笑話笑話你的朋友請的是你未有請我我怎好不請自來

(王霸高)你不曉得上海吃花酒有一種特別的風氣賓主不必認識由朋友介紹便可同吃老兄要去兄弟可以介紹這算不了甚麼的

(陳少青)好好這到好玩咯

(王霸高)上海好玩的事情多着呢。可惜你快要走了。時光不早。請罷。茶房馬車來否。

(茶房)早來了。

●第六幕

佈一堂子景。鴉母默坐。王陳二人入。寒暄後。王霸高與鴉母定計。偽爲請客也。者少頃。諸客至。圍坐吃酒。衆妓雜坐。客人身後。王薦妓。花月痕與少青。絲竹雜陳。觥等交錯。少青與花妓席間眉目傳情。殷勤備至。少青手舞足蹈。樂不可支。

(鴉母)王先生長遠。弗見今天。甚風。适到兩家頭。請坐介。

(王霸高)個個陰歷年。關忙來。兮呢。(招鴉母至檯前)這個陳先生是常州的。土財主。這是一筆好生意。我舉薦給你。你今天隨便弄幾個客人來吃吃酒。

(鴉母)好咯。好咯。謝謝儂。

(王霸高)他們請客到這辰光。還未到嗎。

(鴉母)就要來哉。(龜奴報客到)(諸客齊至)(開筵)

(王霸高)陳先生。今天我薦一個先生。把你就是這個。他叫花月痕。

(陳少青)滿好。滿好。

(王霸高指陳少青對衆人道)這位陳兄。初到上海。不日就要到東洋讀書。我們相聚。甚歡。可惜。又缺一個。

(花月痕問少青)你這兩天就走麼。

(陳少青)不要緊好在船還未到就是到了遲個十天八天也可以的。

(王霸高)其實老兄是太拘了老兄又不指着讀書來吃飯何必老遠的跑到東洋去據我說你簡直在上海玩三年兩年到那時候花上幾百銀子買一張文憑就可以回覆老人了前清時候這樣辦法的人多得狠呢。

(陳少青出席招王霸高密語)王先生我有一件事拜託你我見了花月痕實在喜歡他你看却可以。

(王霸高)可以甚麼。

(陳少青附耳)

(王霸高)我只管代你說說成不成未可知(呼搗母)(耳語片時)(覆少青)不成功不成功交關交關太可惡了。

(陳少青)怎樣怎樣。

(王霸高)他要擺一個雙雙拾碰兩場和兩付金手銅一付珍珠頭面還要一個金剛鑽的戒指纔能達你的目的。

(陳少青)這些物事要多少洋錢。

(王霸高)洋錢到弗多不過一萬出頭。

(陳少青)我也不懂得甚麼雙雙拾單單拾也不懂得甚麼頭面脚面你費神代我還他三千塊洋錢看看怎樣

(王霸高)看儂的運氣

(花月痕招王霸高)你不說他是個財主嗎剛才我母媽要的物件他怎麼了

(王霸高)不成功太多了他只還了兩千只洋

(花月痕)你再和他說就說是我的主意一個洋錢弗要他的將來我自有的花

(王霸高手招少青)你真是造化怪不得人家說小標緻面孔樣樣占光

(陳少青)怎樣三千成成了麼

(王霸高)三千三千

(陳少青)怎樣不夠嗎

(王霸高)你好運氣花月痕從前不曉多少大佬倌要花三萬兩萬都不得到手現在他親口對我說他自願招待你一個銅錢弗要你花他母媽個方面他自有法子對付這不是你的運氣嗎太便宜你了我還有一句話(聲畧低)我聽見花月痕手頭上有三萬五萬呢

(陳少青手舞足蹈)謝謝儂謝謝儂(花月痕與少青携手入房大家散席)

(王霸高招鴛母)生意是作成功了你可曉得我的景况

(搗母)曉得曉得我的女兒和你的女兒一樣。唔甚話頭。

(王霸高)胡說你女兒和我女兒一樣。我不成了王八嗎。總之憑你的良心就是了。將來我還要好好替你參謀參謀。

(搗母)好好終歸少弗了你王先生個一份你放心罷。

(王霸高)正是害人子弟尋常事。只要腰纏萬貫錢。

●第七幕 佈家庭景。陳貴卿首座。夫人次座。少夫人側座。作女紅。家人僕婦侍立。

(陳夫人問貴卿)阿狗可有信回來。

(貴卿)我這兩天正在發愁他去了差不多兩個月。不但電報未有。接着連信都未有一封。真是奇怪。

(陳夫人)周媽你快到街上喊一個瞎子來我起起卦。

(貴卿)起甚麼卦。鬧的人心思更亂。你們到書房裏請先生來罷。

(陳夫人)我前夜作了一個夢。夢見阿狗身上流血。我是狠掛心的。

(貴卿)夢是心頭想。你不要胡思亂想就好了。血主財。流血不過是破財。未有甚麼要緊的。

(家人)先生到(先生登堂坐定)

(貴卿)先生可接到日本朋友來信未有。

(先生)怪得狠。不但說敵友的信未有。連令郎也無一字回來。難道說他未到日本嗎。

(陳夫人)不要。是叫拐子拐了去罷。

(貴卿)他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那能拐去。

(少夫人)不要。是在上海玩起來。還未到日本哩。

(先生)不是我吹大氣。我教的學生。他萬不會在上海流蕩起來的。你想他到上海才幾天。又未有熟人那裏會玩呢。即便上海玩也應該寫封信回來呀。

(貴卿)還是請先生趕緊打個電報到日本問問。如日本回電。這個人未到。一定還在上海了。

(先生)是我打電報去。

(僕婦)太太。瞎子來了。

(陳夫人)叫他進來。(瞎子隨進下坐)

(貴卿微笑)我看他算的怎樣。

(陳夫人親搖卦)

(瞎子用手摸摸口中念念有辭。忽然大聲疾呼)不好。不好。空亡。空亡。(陳夫人哭)(少夫人哭)(僕婦家人皆作驚駭狀)

(貴卿)先生。你知道我們問甚麼事。你一口一個不好。

(瞎子)是呀。你問甚麼事情。

(貴卿)我問我的兒子出門去許久未有信來是吉是凶

(瞎子)原來如此(手指亂押)不要緊不要緊不出十天就要回來這個卦算甚麼都不好就是算行人好卦語說空空亡行人在路旁

(貴卿)啐你就不該大驚小怪來(家人應喏)叫他滾出去(發卦資瞎子退出)

(先生倉皇進廳)奇怪奇怪我那朋友回電到了說令郎并未到日本

(陳夫人少夫人又哭)

(貴卿)這個樣罷請先生趕緊寫信給上海各報館登半個月的告白就說有人知到陳少青下落來送信的謝他五百塊錢有人將陳少青送回來的謝他一千塊洋錢

(先生)是是我寫信登告白

(貴卿)(嘆氣)孩子好好的在家念書罷又出甚洋呢我這不是自尋苦惱

(未完)

腋談風秋

我們同志辛辛苦苦辦此新劇雜誌
各人心意中滿擬爲新劇界增光
一旦出了版
豈不快活呢
但望從此後
努力大擴充
苟不失我們的天職並我們的責任
那時候我們的榮耀自然是說不盡

蘇軾
秋風



● 文

● 與管義華書

(汪 洋)

損書。囑為新劇雜誌。作文不佞。無文且未諳劇學。何敢率爾執筆。第數月來。有欲吐之言。敢為足下。陳之。或亦土壤細流之類也。歟。今之號為新劇家者。其開宗明義第一語。不曰社會教育。即曰改良風俗。使言行果能符合。豈不甚善。然覽其告白。涉其所演。則描金鳳也。珍珠塔也。三笑姻緣也。興高采烈。聚精會神。而為之演者。皆若津津有餘。味焉嗚呼。使此類小說。而可以改良風俗。而可以為社會教育也。則吾國社會之組織。改良也久矣。

又何待今日。何待今日之新劇家。研精積慮。慘澹經營。而始收改良之效。耶。不佞此言。果非大謬。則考究脚本。實為今日第一要義。歐美劇場所用脚本。皆出專門名家之手。恆見座客人手一編。目注而耳傾焉。即吾國舊劇所用脚本。雖多鄙野不適於用。然亦幾經淘汰。始得流傳於今日。要亦未失脚本之價值也。近十年來文學家。頗多從事於新劇脚本之編纂。其間佳作。正復不少。然以吾所觀。舍黑籍冤魂一齣。外求有合於社會教育改良風俗之旨者。鮮矣。不佞倡改良戲劇。宜重脚本之說者。數年顧未敢率爾操觚。以阻新劇之進步。而近世作者。又未能悉合我心。用是欲吐常茹者。數稔。新劇雜誌之作。儻亦有意於此也。乎是則為社會教育改良風俗之前途。歡呼無量者矣。數日不見。作也。屢生海上風寒。尚希珍重。三月二十八日。

●陸子美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十里春堤杏花如醉風塵僕僕正切想
 思前上一函想已達到而君無片紙隻字見示吳
 山越水睽隔經年然當此客窻寂寂落花無言情
 對孤燈其何以堪君於朝吟夕詠之暇不知亦念
 及故人否弟來申忽忽數月矣流光如水故我依
 然浪跡劇場本非得意不過如醉如痴一日一日
 渾過去文章遊戲亦足以消此鬱抑而上海言論
 界率多肆意謾罵盛氣凌人淆惑視聽此亦妄人
 也已矣(下略)

●亞子致子美函

子美足下展奉手書并小影兩幅藉稔故人惓惓
 之懷欣感靡極前此一函迄未寅目豈為洪喬之
 所誤耶弟以塵事牽絆卒鮮暇晷滬遊之約久未
 能踐悵惘奚如握手言歡計當在送春迎夏時矣

比來海上評劇家如雲而起顧聆其議論龐雜已
 甚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掬沙揀金雅難其選何況
 蘭忌當門珠悲投暗宜足下之怏怏也弟本非曲
 子相公亦不願為評劇專家偶以結習未空雌黃
 粉墨斯迺文人寄興之常實亦豪士耗奇之法頃
 憶雲有言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緬懷
 斯語心骨為酸而忌者惡其異已騰謗無端集矢
 操戈於今為烈寧非可笑要之吾曹期許各有千秋
 撼樹蚍蜉終當啜其不量耳足下解人亦以斯
 言為不謬否靈水何人覩其記語兩則文采斐然
 既佩足下持論之超復賞斯人遺詞之雅得友如
 此當為足下賀矣春風駘蕩百卉芳菲伏難愛惜
 學光慎時自葆不盡縷縷亞子敬白三月二十二
 日

●懷儂與諸新劇大家書

諸新劇家大鑒別來無恙否新劇聞甚發展可賀可賀。懊儂到東未及一月諸新劇未能詳悉。今就考察所及略筆一二以供諸大家一推敲。何如日本劇場以帝國劇場爲最。建築成方形以白磁磚砌成。計樓四層。可容萬餘人。臺亦成方形（略闊於現在開明新舞臺）而容積甚深。佈景之佳。目所未睹（容後考查詳細再當佈諸同志繪佈景者均曾遊歷西洋而得其奧妙者最著如和田英場中價目不等約平均特等三元左右。長期票有一種專爲研究最著名新劇而設者每月五元。懊儂由友介紹曾得其一枚。惟苦於語言不通耳。次則有樂座。然遠遜不及特較之中國各舞臺已勝多多矣。餘則本鄉座。明治座。新富座。東京座。歌舞技座。則均係日本式矣。演員男女均有描摸略近似之。其新劇多攝爲影片者。但如劇場仍無文藝

新劇如中國。現在文藝劇之發達（文藝劇如中國現在新劇團之新劇平常新劇即如新舞臺新茶花大舞臺鄂州血等）惟即劇場中之新劇已較懊儂在申時所見各新劇團程度高倍餘矣。文藝新劇初創爲文藝協會。其會長爲文學博士坪內氏。陸君鏡若即其中會員。後因女優松井須磨學事而解散。會員遂四散。女優松井氏與島村抱月氏立爲藝術座。新劇團伊庭孝氏創新劇社。餘則無名會。美術座等。專演各國名家文學劇。留學界最初爲春陽社。創於文藝協會後。即有李滔痕君創春柳社。今尙存在。然已久不出演矣。今年如天聲社成立。曾出演三次。脚本甚充足。經濟亦數餘。演員之最著者。旦角名江益兒。前演茶花女。遺事爲各界所稱許。今從和田英作面師事之餘。如張月痕。蕭醉生。鄭夢痴。陳痴生。溥黑奴。李笛生。均

學識深博。技術純良。將來當介紹諸君。前陸君露沙（鏡若弟）創辦僑社內有一部分為研究新劇。尙未開成立會一切後詳再佈。

●贈許瘦梅文

（秋風館主）

一般腐儒心地不清。專於馮陸凌李諸子前百端獻殷勤。今日予以詩明日贈以詞。不說天仙就說玉女。非曰藝精即曰貌好。余實為之汗毛直豎。然余亦難免不過態度較冷靜耳。昨日之夕風暖月明。書酒堪賞。忽發一奇想。欲另表一幟。愛老問題是也。新劇界中以君之老且為最故。愛老先自愛君始。愛君者無以遺君。其惟展幅寫數行滑稽文章乎。吁嗟馮陸凌李果何足奇哉。粉白黛綠徒博浪子破顏。鳳啼燕言。祇貽馱子爛舌。窈窕也。嬌羞也。究其實愛之適所以輕之也。曷一反視我頑固神形。惹起笑風多少。曷一反聆我顛狂歌笑引來。

掌點幾許。老之為老也。亦有可取。愛老者其終不以老為老。佞老妖而嫌之。憎之乎。信如斯。愛老問題益堅且固矣。余之為是文。一以贈瘦梅。乃執瘦梅之心理而形容之母。乃諛而虐乎。然非余所介意。然非余所容心。不然雖不為腐儒。當亦為笨伯矣。

●詩

●陸郎曲贈子美

（亞子）

三生花草夢。蘇州好夢如雲不自由。（二句仿定庵）一自五湖西子去。浣沙女伴至今羞。屢廊香徑空。愁絕翻道生男解。傾國問姓吳。亡入洛人聞。名天寶。傷時客善笑。江東陸士龍。早年芳譽擅。吳中羊車偶。駕人爭看鳳德還。愁世莫容豈有青衿。僂。詩明書悅禮記當時一朝。雕翼圖南去。斥鷃。

藩籬笑。豈知骨相封侯恨。末成儒冠多事誤。蒼生
 三郎自經梨園籍。從此人間識姓名。陸郎此時年
 十八。珠喉玉貌嬌難索。別以哀情蕩綺懷。不平怕
 近彈棋局。一曲登場總苦辛。哀歌婉舞不由人。鞭
 鸞笞鳳滄桑劫。檻鶴籠花憔悴春。蛾眉自古多謠
 詠。淚珠洗面心。情惡飄泊天涯。又幾秋茫茫海上
 成連躅。相逢僕也傷心人。知音未敢輕相親。酒酣
 耳熱一執手。迴腸盪氣難具陳。陸郎慎勿嫌唐突
 我有長歌訴胸臆。爛熳春華能幾時。樹人至竟祈
 秋實。千秋幾見傳伶客。紫稼雲郎骨。早寒況是求
 仙天上。易飛聲。鷄犬滿淮南。不如歸臥鹿台側。讀
 書還折平生節。十載名山絕業成。老夫為汝傳衣
 鉢。逆耳忠言古有諸。未知耶意却何如。願郎珍重
 千金體。輕薄休疑舊酒徒。

●子美索題醉中合影率成一絕 (亞子)

美人如玉劍如虹。尺幅還能證雪鴻。莫怪酒酣狂
 氣露。死生流轉一相逢。(首尾凡定借復生)

●題子美諸子化粧合影并調長公 (亞子)

撲朔迷離事有無。環肥燕瘦儘堪娛。無端着個劉
 公幹。贏得旁人罵老奴。

●題照贈子美 (長公)

劇憐踪跡等蓬飄。遊戲人間太沒聊。珍重美人千
 萬意。父書滿架忍輕拋。

●索子美畫分湖舊隱圖即簡蘆墟 (亞子)

聞君踪跡滯菰蘆。我亦烟波舊釣徒。一夜曉鶯殘
 月夢。無端惆悵落分湖。

腕底烟雲萬態殊。不須下筆費踟躕。願將潭水千
 尋意。為寫荒寒一幅圖。

露白葭蒼水接天。伊人宛在意茫然。文鴛辛苦年
 年恨。輸與閒鷗自在眠。

結。束。風。華。懺。綺。情。竭。來。我。亦。厭。才。名。耦。耕。偷。遂。他。

年。約。兩。笠。烟。簑。過。此。生。君有明農之志

● 滄浪亭口占示子美 (亞子)

只。惜。登。臨。易。夕。陽。一。池。流。水。自。滄。浪。濯。纓。濯。足。關。

清。濁。此。意。還。須。仔。細。商。

● 將赴海上訊子美疾 (亞子)

十。日。吳。門。叙。相。逢。慰。我。思。如。何。忽。示。疾。恰。又。賦。將。

離。擁。枕。憐。蕉。萃。臨。歧。敢。涕。洟。萬。千。珍。重。意。莫。忘。杜。

秋。詩。

● 憶憐影集疑雨集句得三絕 (瘦月)

翹。首。東。風。一。雁。翔。天。涯。幾。處。爲。迴。腸。離。魂。路。有。雲。

千。疊。夢。入。關。河。夜。正。長。

一。摺。銀。屏。萬。疊。山。香。風。吹。至。又。吹。還。君來瀝幾象句即便歸湘排

愁。剩。有。聽。歌。處。烟。水。連。雲。一。望。間。

情。交。總。是。慧。心。開。夜。半。分。明。到。鏡。臺。他。日。憶。君。雲。

路。杳。幾。回。偷。看。畫。圖。來。君曾贈吾化裝小影一

● 憐影以化裝小影見貽畫裏真真呼之

欲。出。因。拈。疑。雨。集。中。壹。百。十。二。字。題。之。

(瘦月)

雲。作。雙。鬢。雪。作。肌。橫。看。側。視。總。相。宜。生。香。活。色。天。

真。態。便。遺。蕭。郎。不。自。持。

眉。灣。宜。哭。更。宜。顰。折。得。瓶。梅。韻。頗。真。綽。約。肌。膚。相。

雪。似。雲。端。喚。出。月。蛾。身。

剪。冰。裁。雪。貌。姑。仙。較。似。愁。眉。第。一。妍。行。向。中。庭。風。

日。好。可。人。風。格。自。飄。然。

尺。六。腰。肢。上。掌。擎。風。流。天。付。與。卿。卿。看。來。姿。韻。超。

天。下。瓊。樹。瑤。枝。分。外。清。

● 春航返珠開明與毛氏重諧舊侶又將得小

雲。爲。配。昔。日。淚。碑。絕。唱。行。且。重。現。人。間。是。亦。

紅。氍。毹。上。一。段。可。歌。史。料。也。今。得。公。展。集。龔。

句。緩。縫。無。跡。妙。音。如。寫。亟。錄。之。
(小鳳)

文人珠玉女兒喉紅似相思綠似愁消我關山風

雪怨東南一部小陽秋

江左吟壇百輩狂湖西一曲墜明璫文章風誼細

評度翠墨淋漓繭紙香

少年哀艷雜雄奇生就燈前兒女詩此外若容添

一語但開風氣不為師

一自天鍾第一流是仙是幻是溫柔六朝文體間

徵遍鳳泊鸞飄別有愁

伐鼓撞鐘海內知東華飛辨少年時新詩急記銷

魂事秀出天南筆一枝

活色生香五百春難憑肉眼測天人牡丹絕色三

春暖恐是優曇示現身

對人才調若飛仙小語輕微瀝耳圓一種春聲忘

不得况聆珠玉瀉如泉

歌哭前情較有情美人才調信縱橫過江子弟傾
風采我亦當筵拜盛名

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一卷臨風開

不得使君談藝筆通神

品題天女本來難絕色呼他心未安梅痕菊影商

量徧忍作人間花草看

少年奇氣稱才華救得人間薄命花撐住東南金

粉氣略工感慨是名家

不是逢人苦譽君胸中靈氣欲成雲自知語乏煙

霞氣刪盡蛾眉惜誓文

●觀祝英台劇贈春航

(雪泥)

迷離撲朔有誰知萬種淒涼不語時慢把同牕靈

右喚情深一往淚揮之

血字幾行仔細思天生兒女總情痴傳來一紙傷

心語化作斜陽悲悼詩

荒烟蔓草種情根來奠傷心酒一罇暗祝來生圓
蝶夢西風踈雨黯銷魂

●贈幼雅

(玉兒)

髻年聰慧自生成新劇團中價不輕宛轉悲啼聽
滿座家庭恩怨記分明

●君磐於歲暮赴湘不及送別賦此寄之

(樂子)

人生幾見別離時日短天寒發遠思鳴北杜鵑空
有血巢南越鳥豈無枝隨身竿木原逃世撐腹詩
書不救飢此去煙波千里闊何妨投贈汨羅詩

●觀善惡鑑口占三絕

(成龍)

夫也何不良忠言祇自傷可憐累妻子陌上別離

長

悲喜本無常遭逢欲斷腸好還天道近仲子看驚

惶

風姿真絕世移步意徘徊姊妹無猜忌荊枝手自
栽

●當代新劇編演各大家真能體會入微

描摹盡致鄙人不勝欽佩率成絕句錄

塵囂天大家評鑒

(漁公)

嘯天

梨園日日換新腔離合悲歡意味長漫道偶然游

戲事寫來都是大文章

大悲

將釵易弁豈無心世乏男兒憤最深說法故甘身

現女大悲原是一觀音

母恐

登場每現宰官身聲色居然僞若真形到憂民憂

國處却教愧煞個中人

麗聲

粲然一語便闕堂。豈果談諧獨擅長。笑裡藉將針砭。下須知譎諫。効東方。

天影

瀟洒風流迴絕倫。書生面目本來真。每當義烈傳神處。惹得英雄淚滿身。

觀雙鴛鴦劇贈韻珂

(拜花)

玉環體態稱豐腴。冰雪聰明絕世無。儘把深情工體貼。英雄兒女兩模糊。(指黃鶴樓等劇)

貼地花氍引步遲。隔窗明月比圓姿。玉顏映出桃花色。正是何郎傅粉時。

哽噎悲歌韻繞梁。故將人態斷人腸。思量影事分明在。濕透青衫淚幾行。

離合悲歡一刹那。那愛河無處不風波。人間豈獨傷心我。每到逢場涕淚多。

觀雙珠記贈青樵

(設簫)

縣令道是畜生耳。亡清末造益無恥。誰知此中大有。人歌場猶說江南李。

贈依雲

(設簫)

亦狂亦俠亦溫文。仙語精圓瀝耳聞。我為羽玲添絕唱。江南重見舊依雲。

觀民鳴社諸社員演劇偶占

(成龍)

雙宜

凶悍應多別後思。一腔愁緒問誰知。心神悟到傳情處。鼓掌聲中風教維。

孤雁

瀟洒丰姿我亦憐。徐娘半老有餘妍。秋波光煜登徒子。巧笑難將衣鉢傳。

幼稚

天生活潑一髻齡。行住言談四座傾。才藝動人稱妹季。好為後進博榮名。

一笑。

美君不器是雄才亦諧亦莊信口開儘許婦孺都解意不須疑問更疑猜。

天呆。

編閱伶倫形勝多誰將風俗細描摩兢言世教堪羽翼遠勝梨園檀板歌。

君良。

長康妙技欲通神設色鮮妍善寫真脉脉相思現身說丰姿綽約宛佳人。

則鳴。

放懷世故笑紛爭憔悴榮華辨已明優孟衣冠聊寄托高歌且作不平鳴。

化佛。

歸真反樸學鄉愚幻想離奇亦足娛頃刻誦經閒兀坐痴頑喜笑亦典謨。

子青。

豪氣英風貫斗牛法言妙理石顛頭力將叔世頹風挽救破茫茫頑固流。

利聲。

舌鋒犀利快無前妙語詠諧我亦憐髡胡偷教同入座也應並駕鼓鳶肩。

翠翠。

窈人狀貌最堪憐苦楚情形曲曲傳縱使心腸如鐵石也將雙淚落君前。

潤身。

翩翩現出宰官身竟欲編氓奉若神一片冰心明照處居然廉潔葆天真。

文聲。

賣盡風流裝盡腔花添錦上世無雙如簧齒頰沁香脾不愧聲名遍大江。

詠馥

凶橫悍潑逼眞狂。言語驚人別有腸。時學平康乖詐女。神情栩栩若心臧。

瘦梅

龍鍾鶴髮如衰年。顛首偃儻劇可憐。剛復自私招怨尤。一般慾壑却難填。

天影

天真爛漫勝當年。言語溫文欲悟禪。曲繪深情流座淚。移風易俗媿先賢。

子美

柳腰嬈嬈邁吳歛。悲憤填膺意態蘇。體貼閨中紅淚女。清盈嬌弱倩誰扶。

笑吾

才似東方學楚狂。無心咳唾皆文章。解人頤處非非想。滿座神清欲夢莊。

●詠新民惡家庭

(成龍)

汪優游

演惡家庭已數年。幾參三昧可人憐。曲摩卜母餘悲憤。易俗優游獨占先。

王无恐

精研法理幾何年。无恐无憂任重肩。揭盡官場中糞事。釋紛排難慕魯連。

凌憐影

嗚咽狼狽愈增妍。况味凄凉影自憐。嬈嬈柳腰嬌弱質。邢堪悍虐日顛連。

李悲世

二八芳華性素貞。一腔熱血愿含辛。投江抱璞驚悲世。猶足呼冤夢裡人。

鄭藥風

孽海濛濛宦海中。莫言無藥愈頭風。憐他獅吼身。

無主半作顛蒙半作聾

藝 府

詞

清平樂(癸丑民鳴社封箱倒串戲十

詠)

(新戲迷)

家庭腐敗悍婦無雙派忽扮佳兒容貌改一片天
真爛漫 演來酣暢淋漓濟旁觀拍掌稱奇恨煞又
將愛煞令人喜怒雙宜 (詠雙宜)

老生狀貌每聽常談好忽地化妝成老鴛總是不
離乎老 看君風度天然吐詞宛轉輕圓畢竟老
成資格勝他諸子青年 (詠子青)

滑稽面目是東方朔侍婢青樓能改作高唱驚
人一曲 主人謀毒先知見幾不願相隨儘有婆
心救世定然化佛無疑 (詠化佛)

登場小丑變相饒姿首一個良家閨閣秀一個章

十二

臺嫩柳 忽聾忽笑多情千嬌百媚橫生臺下聲
聲贊嘆利聲又是文聲(二人合詠)

文明思想未是書生狀現女兒身來座上變做平
康模樣 不言不語神傳含情脉脉堪憐蘊結熱
心千萬國民俠氣橫天 (詠民俠)

青春美少裙履風流貌扮作歌姬尤窈窕博得黃
金買笑 中宵白刃如霜霎時夢醒黃梁聽得聲
聲嘹唳天邊孤雁淒涼 (詠孤雁)

閨門婉靜翻若驚鴻影忽扮龜奴偏擅勝令我
禁忍俊 妓家勢利驚人演來妙趣橫生是否頭
巾綠色故教翠翠裝成 (詠翠翠)

天生兩美麗質都嬌媚扮做家人福與壽誰識從
前閨秀 一人老態龍鍾一人殺賊英雄二子美
真美矣者番可惜花容(二人合詠)

婆心苦口老旦稱能手飾夏敦仁殊不謬一副面

皮真厚。神情表。白無差。果然新劇名家紀念客。
中臘月庭前消瘦梅花。（詠瘦梅）

翩翩美少人說潘安貌改扮老生又叫好嫖客青

樓初到

看他好色收場也應夢醒黃梁若輩再休錯認前

天影裏情耶。（詠天影）

●高陽臺觀新劇血手印贈韻珂（瘦月）

皓腕流光濃眉簇黛胸紗掩映深紅蘇發（英國

楊名）斜欹碧雲恍隔簾櫳偷試情詞如玉潤料

臨言想碎方衷最玲瓏攬卷凝眸意態融融山

重水複情關遠底風波平地荆棘千叢乍樂旋憂

無端驚散雙鴻月圓花落尋常事怎含冤欲訴無

從漫傷窮詞臣未老傳曲猶工

●新劇報出現勉譜俚詞敬祝即希

嘯天大詞家教正

●調寄齊天樂

（笠漁）

登臺歌舞翻新樣梨園現光明象面目還真衣冠
汰古洗淨箏琶凡響凝眸暗想比舊日伶倫迴殊

霄壤神妙傳來一望歡佩競鳴掌

憑高才著小誌與桃花燕子風雅無兩字疊珠瓊

行垂綿繡好把奇文欣賞情怡意爽更筆有春秋

令人欽仰若個書成定教聲價長

●梅花落唱詞

梅花落梅花落芳菲一夕歸空漠韶華轉瞬成蕭

索香泥長護女兒魂頰井斷垣蛛絲絡淚痕掩玉

樓清波渺渺銀河澗雨絲風片織成愁生生都是

春蠶縛吁嗟乎梅花落（一闋）梅花落梅花落風

也飄驚也泊春老碧陰深天寒翠袖薄悄掩銀播

與環閣酒闌茶熟不成眠共數秋星拳珠箔而今

嚶唱丁娘索吁嗟乎梅花落（二闋）

●觀薄命花新劇戲歌

(雪泥)

呆人自古有。呆福張子緣。何遭不祿羨。煞文聲。技
 藝精。長歌一曲聊當哭。羅衫翠翠。膚似雪。蟻伏深
 閨。妖艷絕。天生玉霞命。不由拚將一死全。貞節瘦
 梅。江上春潮白。驚耗傳來動魂魄。莫笑夫人愛子
 深。堪憐張氏無遺澤。玉峯山下聲。龐雜淒涼。匝地
 愁雲合。子青淡。寫復輕描淋漓。感慨心神。嗒巧言
 詠。馥語熨貼。老大年華。猶婢妾。自古妄人狡。計多
 心靈。智悟神敏捷。周升惡僕。何荼毒。詭譎厲人無
 結。束湘濤。驟起不平鳴。塚前一死罪。難贖。

●贈別凌憐影

(楚囚)

●調寄滿江紅

飄泊天涯。休傷感。萍蹤絮跡。就此地。西窗翦燭。渾
 忘晨夕。杜宇無端。頻怨別。金風有意。催寒急。悵臨
 歧。攀折柳枝。條弱無力。當前景。楓感感。離後苦。夢

寂寂。歎茫茫。世事蘊警。電掣秋色。秋光何處。好江
 花。江水年年碧。忍淒涼。靜聽海潮。鳴聲。嗚咽。



襍俎
書

武

雜俎



●新舊劇之異點一

(瘦月)

舊劇純係刻板文章。凡舉動進退唱工道白皆有一定限制。故一戲而千百人演之不能變更其毫末。雖有奇才祇能賣力於嗓音與架子。其弊易於令人厭。新戲最重自然天機。活潑絕不似舊戲之千篇一律。然而演者或自恃才智。注意更改其弊。又往往至於情節不相聯貫。蓋二者一以平穩見長。一以靈活取勝。欲鎔化二者之利弊而另鑄一完善之規模。頗為不易。無已其舍舊而從新乎。

●新舊劇之異點二

舊劇多迷信。大都皆取荒誕無稽之事。希圖迎合。

雜俎

觀者心理在舊社會時代。民智未開。誠能閃動一時。然而時至今日。此等習慣早已不適用於用。且為新戲中之大忌。故一般主持言論之士。對於新戲。插用迷信情節。口誅筆伐。絕之唯恐不盡。良以新舊戲劃分優劣之大關鍵。即在於此。萬不可輕輕讓過也。

●新劇瑣言

(詩樵)

舊劇講工架聲容。非練習純熟。不敢率爾登場。新劇亦何獨不講聲容哉。蓋新劇不飾粉墨。忠奸賢佞。一憑其表情態度。能使觀者一望了然。此則為新劇之優點。非舊日優伶胸無點墨者所能刻畫。重以晚近風俗日靡。非僅野老村姑。待以指迷。即上流社會者。尤宜默為糾正。願今日之執新劇牛耳者。熟察上中下社會之人心曲。為導引宜運用。晚近之故事。取便化粧。並約束社員。壹意研究劇。

一

情時時以進德之規約爲法雖不入會社卽亦無妨苟社員有一長足取者更宜力求深造就性之所近講求真實學問蔚爲將來新劇歷史之光榮萬不可予智自矜輒受人之運動輕過老戲班致貶其聲價至其餘細行爲他報所紀載者記者雅不欲諸君有此事優勝劣敗天演公理新劇日來又處極勝之地位記者心有所危不敢不告願吾同志共勉之。

●教鞭

(寒梅)

舞臺之上開幕閉幕時有呼嘯之聲如巡捕之警笛者用以爲開幕閉幕之號哨也一般人均稱之教鞭。

我知小學校之內教壇之上有細而長之竹杖教師授唱歌時用以按拍或授習字國文時用以指點筆劃者曰教鞭。

舞臺之上安用教鞭此物之名何所取義曰教鞭願與同志商榷之。

●劇字釋誤

(瘦月)

查康熙字典引集韻韻會正韻劇字皆作竭或反音履而吳音滬音皆讀如茄北音則讀如句皆誤也此等謬誤不知何從而來多不可解或曰習慣已然頗難糾正亦猶宓家昌之宓字本即伏羲之伏字(按大馬路東首一家其樓上尙有伏羲後裔橫額一方)而滬俗相沿皆讀如宓字之類耳。

●新劇中之外國派

(瘦月)

邇來演新劇者每喜學外國派其意以爲滬地東西洋人甚多必能博其歡迎殊不知中國人做中國戲總以純粹之本國態度爲最佳若勉強效尤反成畫虎舉其一端如每演自盡必用手鎗其實細查國中情形以手鎗自盡者實屬罕見甚且終

身未嘗見手鎗爲何許物。余謂不如改作服毒或持刀自殺較爲妥善。

●民鳴社雙珠鳳

(玉兒)

來富唱山歌一幕萬朵荷花滿檯燈火輝煌燦爛甚是可觀。趙文聲飾來富上裸其身下赤其足右手持扇左手執壺猶曰熱煞熱煞作揮汗如雨之狀使觀者忘却春寒料峭風雨淒斜時候所唱山歌打紗窗一曲觀者捧腹不置。

●新民主玉蜻蜓

(玉兒)

玉蜻蜓者本有趣味之故事也。演之於戲亦能喚醒痴人優游飾申貴升憐影飾三師太於一搜再搜之際三師太再四勸之回家一則足以保尼菴之名譽二則足以慰家中之憑念而申貴升則聲聲口口曰吾願老死於是及遺囑一幕則曰家中無一人知吾之死於此也而悔已遲矣然于此慘

然之中不知教醒多少青年矣。

●喜劇與悲劇

(劇魔)

喜劇者積極的也悲劇者消極的也。戲劇有關世道庸可尙消極而輕積極。

然而愁苦之音易好歡愉之辭難工用是編者演者咸趨于悲劇一道。況乎人生境遇順少逆多先王作劇旨在宣人湮鬱羣作悲觀夫豈無故此固不特中國爲然即歐美諸國亦何獨不然。

八大哀劇四字洋洋溢于耳鼓是可知先進諸邦亦徒以哀劇鳴時如謂喜劇儘多則何以第聞八大哀劇之名而不及喜劇也。吾國之舊劇無論矣即以新劇而論亦多哀怨之作餘則悉係趣劇而非喜劇。

喜劇者雍穆華貴廣大熙皞所謂盛世元音非以博人一粲者也。

吾國不知有喜劇業此者以哀悲之不悅于人也
 迺為突梯滑稽之作以求悅乎里社戲情匪所計
 宗旨靡所定苟得婦孺一笑即為極其能事媚俗
 而已通俗教育之為何哉

嗚呼吾國之所謂喜劇既如是如是乃不得不重
 悲劇以悲劇之尚可覺世也

悲劇成行喜劇絕跡夫豈國之福哉此有心人之
 對于近今戲劇輒太息而不自禁也

● 摧殘新劇

● 有形與無形

(選)

新劇至今日幾有一瀉千里之勢然摧殘之者亦
 正不乏其人連類舉之大別為二一有形一無形
 長沙之進化團受都督之語誠上海之移風社遭
 警廳之干涉此為有形者也若夫滿地劇社到處
 劇人不知教育為何物惟私利之是圖甚則誨盜

誨淫所為與老劇中無異是尙得謂有社會教育
 之原旨絲毫存於胸際耶迹其失敗俄頃間耳此
 為無形之摧殘也有形摧殘能引起演劇家之覺
 悟無形摧殘則演劇者與開設劇社者均隨於冥
 冥中而不自覺矣新劇前途之危險莫此為甚吾
 尙望一般新劇中人多討論少尋錢尤望少立團
 體庶足以挽救於萬一也

● 新劇五更調

(雪泥)

一更一點月未明 藥風本姓鄭 呀呀得噲
 團體叫新民 總理先生陸志青 眞熱心 看
 戲文呀 順便帶望清 呀呀得噲 鐵面不留
 情
 二更二點月生光 民鳴辦事忙 呀呀得噲
 實在會裝潢 新鮮佈景電氣光 亮煌煌 家
 庭戲呀 看看眞心傷 呀呀得噲 大家淚汪

汪。

三。更。三。點。月。正。中。開。明。真。開。通。呀。呀。得。噲。

跳。舞。怪。發。鬆。音。樂。大。家。朱。旭。東。板。面。孔。後。

台。人。呀。看。他。實。在。兇。呀。呀。得。噲。做。事。真。明。

公。

四。更。四。點。月。正。圓。文。明。新。劇。團。呀。呀。得。噲。

群。樂。影。戲。館。孟。鳴。先。生。真。能。幹。會。打。算。再。

生。緣。呀。新。戲。怪。好。看。呀。呀。得。噲。情。節。都。勿。

亂。

五。更。五。點。月。朝。東。啓。明。大。興。轟。呀。呀。得。噲。

雇。起。泥。水。工。戲。館。造。得。真。玲。瓏。有。威。風。演。

劇。員。呀。大。家。志。向。同。呀。呀。得。噲。個。個。文。理。

通。

●乞巧同志會

(君躍)

某。晚。民。鳴。社。演。馮。介。甫。富。尹。氏。自。盡。一。幕。扮。男。巧。

者(甲)爲金天真(乙)爲邵迺焜(丙)爲樂涵梅

甲乙丙發起乞巧同志會滿口新名詞甲巧且警

語尤諷豔

(乙)現在乞巧亦不容易了我們不如發起一同

志會罷

(丙)我贊成我極端贊成的乃同舉甲爲正會長

乙爲副會長

(甲)會已成立當先宣布大綱應抱定叫化宗旨

當達到討飯目的(乙)如有外來乞巧不准入會

如介紹入會者須一律反對

此外記憶不周故不贅述只此數語已足令人捧

腹不置

●貧兒暴富

(君躍)

日。上。三。竿。午。炊。告。畢。猶。橫。在。床。上。張。口。作。呵。欠。未。幾。一。躍。起。作。梳。洗。叫。阿。三。斥。阿。四。致。阿。三。阿。四。忙。

得無可言。狀梳洗畢，就飯。魚肉猶嫌不適口。飯畢換行頭，由灰鼠而銀鼠，間換珠皮，不說裁縫做得不好，就悔買料時欠揀，時式打扮畢，昂然出戶。跳上三灣頭包車，鼻架金絲邊眼鏡，口銜綠錫包香煙，招搖過市。途人皆指目之曰：此某新劇大家也。此某新劇大家也。

長三書寓打茶圍，小房子訪餅頭談談說說，煞是開心。入夜或宵夜，或番菜登場，發一言得一彩俸。薪日漲，架子日高，戲畢即向目的地進發，或返寓安頓，有一等則尋花問柳，永宵圖歡，野雞岩牌，勿論也。

吾迹新劇家行動舉止，至此吾且羨煞，但願一般新劇家稍留些心，毋過奢侈，勿太驕傲。盡反思數年前新劇不發達時代，穿破棉袍，拾香煙頭吃山東老餅，日夕躲在小茶館裏之滋味，為何如乎？今

日者月得厚俸，衣帛食肉，景况相去猶若霄淵。乃貧兒暴富，遽置本來面目於度外，耶噫！吾書至此，吾且知其不能久，也不能久，吾又何羨之有。

●新新新

(君躍)

有一位新出道新劇大家，住在大新街某旅館，每想一露新頭角，乃至民鳴新民等社參觀，復至其他新劇社一新一耳目。夜間至新留春園聽書，結了幾個新朋友，亦是新劇中人，很得了些新劇門徑。飽受了新思想，居然登場實演新劇，觀者以新角兒奏技成來觀，此絕好新戲。後來那新劇大家得了新秘訣，其身價遂日新而月異，余嘗於望平街新世界社見之，歸而乃作新新新。

●鄉下人

(君躍)

哈哈，呵呵，好看，得來，好看得來。老戲館裏，紅袍上綠袍，下拉胡琴，唱京調，什麼，諸葛亮，什麼，伍子胥。

咿咿唔唔到底沒有什麼意思我跑了進去聽得大鑼大鼓聲音就被他鬧昏了實在不要看忙急急滾了出來

此言不差文明戲究竟有意思情節亦好而且打扮時髦並不像拖雞毛帶高帽穿八卦衣我們看不慣的

此何聲此何言鄉下人初到上海看新戲之寫真也

●老戲翻新

(雪泥)

尙憶某劇社在鄉間開演時適值年終循例倒串然倒串猶恐不足號召看客也於是添串老戲且以老戲中之最有價值者演之即空城計是也開演之先則大登廣告以利招徠屆時而行頭無着急迫萬分且該處地僻鄉隅無從索借籌思無策忽念八卦衣綸巾等可以至道院借之惟司馬懿

衣冠則無從設法乃往城隍廟木偶身上得之而管城門則難之又難不得已向巡警局假警察衣代之惟城隍靴司馬懿竟不合度祇得將所有釘靴勉強從事其餘琴童小卒竟隨身衣服敷衍過去演時該處人雖極頑固而空城計一戲早已存在心目中矣見此非驢非馬亦大奇特奇遂稱之爲新空城計云

●確礮水

(白圭)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日前約二三知己遨遊呂廟遇桂花廳遠東隅有甲乙二人茗談甲曰現在文明戲真好看乙低頭者再甲曰確礮水害人不淺真是毒極毒極乙急問曰此何戲此何戲確礮水乃外國毒藥水戲中何得有此乙大聲曰明明是家庭恩怨記中的婊子什麼藥水不藥水二人爭執不已余急視二人蓋一似鄉愚一似商人云

●死人咳嗽

(白圭)

久悶者思噎。猶肺炎時欲咳嗽也。然每至勃發時必直出而無可遏。雖欲忍之而亦無可忍也。日前某劇社演生死緣。某旦死後僵臥台上。觀者視之固不啻一死人也。然死者非眞實死。呼吸固猶是常人。一時喉間忽作奇癢。竟非咳嗽。不可於是吼吼的噓了幾聲。座中好事者以爲死人猶能咳嗽。大奇特。奇連連拍掌。數下。要知死非眞死。那得如死人一樣全無氣息耶。一笑。

●新死新劇社

(血俠)

瘦人。凉古。奸惶。土匪。著名。拆白黨。之。頭腦也。吹牛皮之大家也。近在枉死城。何奈路組織一新。死新劇社召集一班新死冤鬼。如凍死鬼。餓死鬼。送死鬼。該死鬼。等。自命爲鬼界新劇大家者。演習種種鬼戲。專以引起人送死觀念爲目的。將假孽鏡臺

開演。惟社中紙錢太少。用費太緊。一般鬼物都不能飽烹羹飯。以致鬼意見大起。鬼面大板鬼態猙獰。正在鬼鬪之際。忽被閻羅王所覺。立飭牛頭馬面前往捉拿。究辦一班新劇鬼。急竄入屋後。跳在坑廁中。匿避。然雖逃得性命而已。飽嘗糞蛆空腹爲果矣。滿口毒氣。不知再呵向何處。害人也可怕哉。



國民印刷有限公司

廣告

文明愈進印刷用品愈廣故
本公司不惜重貲特聘頭等
技師購辦最新機器研究功
深開辦迄今所出各品久蒙
各界歡迎若活字排版石印
五彩純墨電鍍照相銅版鋅
版各色俱全任憑選擇他若
代印書籍報章紙幣股票地
圖月份牌仿單兼售印書機
器銅模鉛字花邊紙張油墨
等項均可承辦限日繳貨
惠顧諸君請駕臨上海寧
波路S字十六號即四明銀
行隔壁電話三千七百七十
八號外埠函詢即日奉覆

國民印刷有限公司謹啓

THE NATIONAL PRESS, LTD.,

have the finest and most up to-date
equipment in Shanghai for all kinds of

PRINTING

Quotations submitted and all orders promptly executed

ARTISTIC LITHOGRAPHIC WORK A SPECIALITY.

Orders from outports receive special attention.

Office & Works : S. 16 Ningpo Road, Shanghai.

Telephone No. 3778.

民國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新劇雜誌價目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如欲定購者請先交足報費郵費空函恕不奉覆郵票購書九折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五分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一角歐美各國加郵費一角五分

廣告價目				
每	每	每	每	定
期	期	期	期	期
封面	四分之	半	全	頁
底面	之一	頁	頁	數
另	三	六	十二	定
議	元	元	元	價

閱者注意

新劇雜誌第壹期

發行人 張 蝕 川

編輯者 新劇雜誌社

發行者 新劇雜誌社

印刷者 國民印刷公司

經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本雜誌第一期匆促出版外埠分派處多未接洽茲為推廣銷路起見外埠各大書坊願經售本雜誌者請通函商議辦法可也